Don DeLillo

美国全国图书奖得主力作

2007年《纽约时报》年度瞩目好书

2007年《新闻周刊》等十余家美国主流媒体年度最佳图书

“9·11”小说定义之作

Falling Man

坠落的人

[美国] 唐·德里罗 著

严忠志 译

凤凰[illegible]集团

[illegible]出版社

她准备独自生活下去，以可靠的镇定态度独自生活下去；她和孩子将会以撞楼飞机——划过蓝天的银色——出现前一天的方式生活下去。

——《坠落的人》

德里罗写下了“9·11”小说定义之作……他在《坠落的人》中达到了一种罕见的细腻程度，找到了他对荒谬的感知和再现真正悲痛的能力之间的平衡……这标志着一位美国卓越小说家的归来。

——《哈佛书评》

《坠落的人》是为“9·11”中的纽约和那些坠落者而作的一曲圣歌。这歌用平静而节制的声音唱出来，毫不故作姿态……德里罗将所有的细枝末叶削去，以简短、利落、直接、明快、俭约的方式展现了一个重大的时刻，通过简明扼要的讲述抓住了其可怖的冲击力……出色。

——《泰晤士报》

《坠落的人》是一部攫人心魂的合唱作品……它更多是关于通过单个家庭的生活展现的公共历史事件的心理辐射作用，而较少关于事件本身。德里罗在其内心深处发问：“现在我们如何生活？”

——《洛杉矶时报书评》


ISBN 978-7-5447-1111-1
9 787544 711111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22.00元

Don DeLillo

美国全国图书奖得主力作
2007年《纽约时报》年度瞩目好书
2007年《新闻周刊》等十余家美国主流媒体年度最佳图书

"9•11"小说定义之作

Falling Man

坠落的人

[美国] 唐·德里罗 著
严忠志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坠落的人／（美）德里罗(DeLillo，D.)著;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书名原文:Falling Man

ISBN 978-7-5447-1111-1

Ⅰ.坠… Ⅱ.①德… ②严… Ⅲ.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7047号

书　　名	坠落的人
作　　者	[美国]唐·德里罗
译　　者	严忠志
责任编辑	王理行
原文出版	Scribner,200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163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111-1
定　　价	2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坠落的人》的隐喻意义和叙事手法
（译序）

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　）是美国当代四大文豪之一，后现代小说阵营中独具魅力的领军人物。迄今为止，他已创作十五部长篇小说、四本剧作以及若干短篇小说和散文，是一位既拥有众多读者又在评论界享有盛名的艺术家，获得的著名奖项包括美国艺术和文学院文学奖、美国全国图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福克纳笔会小说奖。

1971年，唐·德里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的传说》问世，他从此佳作不断，早期作品包括《球门区》（1972）、《琼斯大街》（1973）、《拉特纳之星》（1976）、《球员们》（1977）、《走狗》（1978）、《名字》（1982）。

1985 年的《白噪音》被誉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1988 年的《天秤星座》获《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1991 年出版的《毛二世》轰动美国文坛和世界文坛。1997 年的《地下世界》成功描绘了 20 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在《纽约时报书评》2006 年评选的过去二十五年中美国最佳小说里名列第二。2001 年创作的《人体艺术家》从内心世界角度关注人们的生存状况。2003 年他推出了长篇小说《大都会》,该书被评论界称为"后现代社会的万花筒"。

《坠落的人》于 2007 年出版,在美国好评如潮。作品以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为题材,历史背景恢弘,语言张力巨大,时空变化频繁,叙事结构复杂。在此,笔者不妨根据男主角基思的经历,梳理一条故事脉络:

基思是一名律师,在世贸大楼里工作。在"9·11"袭击那天,基思大难不死,身上带着尘土和血迹,手里提着别人的公文包,回到已经分居多时的妻子丽昂的寓所。在随后数周中,基思被幻灭所困,与妻儿渐行渐远。或许是由于同病相怜、需要相互慰藉的原因,基思与公文包的主人、恐怖袭击的另一名受害者弗洛伦斯发生了一段婚外情。后来,基思逃避家庭生活,成为一名职业扑克牌玩家。然而,在游戏人生的过程中,他不断回忆起在恐怖袭击中丧命的牌友,"9·11"已经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坠落的人》带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作者脱离传统小说的写作常规,解构小说常见的叙事架构,取消悬念,模糊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戏仿传统文学中的某些表现手法,在叙事结构和时空调

度上别具匠心,形成了多个层面上的不确定性。读者可根据自己喜好,进行深入探索。本文仅就小说的隐喻意义和叙事手法作简略讨论。

首先,《坠落的人》这一书名寓意丰富,具有画龙点睛之妙,说法大致有二。

其一,唐·德里罗从一幅同名照片得到了灵感。2003年9月,《时尚先生》刊发了一幅表现"9·11"跳楼者的照片,并且配发了相同标题的报道。摄影者名叫理查德·德鲁,照片是9月11日上午9点41分拍摄的。当时的媒体曾用"跳楼者"(jumper)一词来称呼那些绝望的受害者。他们被困在双子塔楼高层,周围烈火熊熊、烟雾弥漫,最终被迫从窗口跳下。据现场目击者统计,至少有两百人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坠落的人"(falling man)成为世纪之初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被各类媒体广泛使用,例如,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相继播出的一部反映"9·11"恐怖袭击的纪录片就叫《坠落的人》。

我们看到,小说用简练的文字生动描述了这张照片,深刻揭示了它给女主角丽昂带来的心理冲击,将历史事件与艺术表现巧妙地融为一体: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照片时,丽昂"心里产生了极大震撼。那名男子脑袋朝下,身后是塔楼。巨大的楼体填满整个画面。那个人在坠落,她觉得塔楼在他身后随即倒塌。巨大的线条刺破天际,垂直的支柱形成条纹。她觉得,男子身上的衬衣上血迹斑斑,或许那是燃烧的痕迹;她觉得,他身后的支柱产生了强烈的构图效果:近处的塔楼——北楼——是颜色较深的线条,另外一座塔楼是比较明亮的线条,画面

是巨大的楼体,那个男子几乎就在明暗两种线条之间。她心里想,脑袋朝下,自由落体;这个画面在她心灵上烧了一个洞,亲爱的上帝,他是一位坠落的天使,他的美丽令人感到恐怖"。

其二,它指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位行为艺术家。读者看到,在飞机撞楼十天之后,他开始在公众场合表演,以不动的坠落状态倒立在空中。他身着套装,系着领带,穿着正装皮鞋,总是脑袋朝地,悬吊在建筑物上。

以丽昂亲眼目睹的一场表演为例:"坠落的人"在列车经过时从高架上跳下,"车上的人有的会看见他站在这里,有的会看见他跳下,他们都会受到巨大冲击,从幻想中,从正在阅读的报纸中,从目瞪口呆地对着手机讲话的行为中震醒"。那些乘客不知道他是系着安全带的。他们只能看到他坠落下来,离开他们的视线。在丽昂的猜想中,那些人会用手机向别人描述自己见到或者邻座人看见、试图向他们描述的情景。"从根本上说,他们要说的只有一件事情。有人坠落了。坠落的人。"与丽昂的看法类似,读者也会身临其境,明白无误地领会这位行为艺术家的意图:"以这种方式传播语言,通过手机以私密的方式传播,就像当时在双子塔楼里和被劫飞机上出现的情形。"

看到他在坠落中使用的姿势,读者心里不禁要问:这是否意在表现从世贸中心北楼坠落的那名男子的样子?人们不会忘记,那张照片上有一个自由落体的男子,脑袋朝下,双手靠在身体两侧,一条腿弯曲,身后是隐隐出现的塔楼支柱外墙。在小说中,德里罗借助叙述者之口,将这位艺术家的行为与照片中的影像联系起来,让人回想起世

贸双子塔楼里陷入火海的人摔下或者被迫跳下的可怕情景。

其次,“坠落”作为核心隐喻,贯穿整部小说,具有多层面的深刻意蕴,既出现在照片反映的现实中,也出现在这位行为艺术家的表演中。

从表层意义看,“坠落”是叙述者和角色感官所及的东西。除了那位行为艺术家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坠落表演之外,我们再次目睹双子塔被袭击之后的惨象:“有人从一千英尺高的窗口坠落下来,进入自由的空间;燃烧的油料发出一股股刺鼻的气味。”我们看见“生命在那里痛苦挣扎,东西不停地坠落下来,烧焦的物品被火焰冲向天空”。我们看见经济在坠落,“纸片、合同、简历在空中飞扬……完整的生意片段在狂风中飞舞”。我们看见信心在坠落,听到“带着不相信口气的哭泣声、诅咒声、不知所措的呼唤声此起彼伏”。

叙述者借助基思之口道出了人们的惊恐和疑问:“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它并不属于这里,高高在上。他看着它坠落下来。”读者看到“那个侧身坠落的人,胳膊向上展开,仿佛指着苍天,仿佛在说,为什么我在这里,不在别处”。

从深层意义看,“坠落”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心灵冲击,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读者发现,大难不死的基思常常处在梦魇中。他看见死去的“鲁姆齐坐在窗户旁边的椅子上。这意味着,他的记忆没有被抑制……一个梦境,一个清醒的形象;无论是什么原因,鲁姆齐在浓烟之中,周围的一切正在坠落”。读者看到,那位行为艺术家的“脸上有一种空白感,然而却显得深沉,一种迷茫的注视……他注视的裸露空间肯定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坠落的恐怖情景”。在看到坠

落人的表演时,那个衣衫褴褛的人的"面孔仿佛将思维和可能性限制起来。他眼下观察到的事情与他在平常时候遇到的大不相同。他必须学习如何以正确方式理解它,在世界中为它找到一条可能适合的缝隙"。

心理创伤在儿童言行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贾斯廷和玩伴们经常用望远镜观察天空,担心灾难再次出现。另一方面,他们无法接受恐怖袭击已经发生这一事实,臆想双子塔楼依然矗立。恐怖袭击给孩子们"提供信息。它们会形成朦胧的意义"。孩子们对事件重新定位,"建构比实际情况更好的某种东西……可是,时间倒退了,最后攻击是黑暗的,更好的东西如何变得糟糕,这些是一个失败童话故事的元素,异常怪异,没有连贯性"。在幼小的心灵深处,焦虑仍然存在。"时候到了……它们真的会倒塌。"

有时候,"坠落"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融为一体。例如,在小说结尾,读者仿佛和基思一道走出了大楼,觉得"这就是灾难发生的现场,就在他周围,一切都在坠落,路牌、人,还有他无法说出的东西"。读者也会顺着基思的目光,看见空中飘过一件衬衣,"看见它坠落,两袖挥舞,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

就叙事手法而言,《坠落的人》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三个人的名字:比尔·洛顿、恩斯特·赫钦格、戴维·雅尼阿克。小说的叙事围绕它们展开,恰如一张节点密布的线路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个名字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匿名性,三个角色分别以不同形式与现实发生冲突。

其实，比尔·洛顿是一个被误传的名字，它出自贾斯廷的几个玩伴之一罗伯特之口："罗伯特觉得，从电视上或者学校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他听到了某个名字。也许，他曾经听到这个名字，或者误听到这个名字，然后把这个说法硬加在后来出现的场合上。换句话说，他根本没有调整他听到的最初意义。"于是，"他听到的是比尔·洛顿。他们说是本·拉登"。不管是何原因，罗伯特与伙伴们一起，形成了关于比尔·洛顿的虚构神话：比尔·洛顿长着长长的胡子，穿着长袍，赤脚到处走，会开飞机，能够讲十三种语言，除了对他的妻子之外，和其他人都不讲英语。他有本事给我们吃的东西下毒。

在丽昂看来，这个错误说法"可能有某种重要意义。她看着基思，希望看到他的赞同表示，发现某种东西，以便让她确定自己自由飘浮的敬畏感"。围绕比尔·洛顿，小说展开了关于心理创伤的叙事。那几个孩子备受"9·11"恐怖事件的惊吓，罹患了后遗症。例如，他们使用的望远镜就是"这帮孩子所卷进去的整个秘密综合征的组成部分"。

从语言上看，小说作者使用的 falling 一词除了表示"坠落"的意思之外，还有"堕落"、"沦落"等意思。读者不禁会问：为什么作者将这一部分冠以"比尔·洛顿"这个名字？"比尔·洛顿"的隐含意义是什么？几个孩子杜撰的这个名字与 falling 一词的哪些意义层面相关？读者应该如何看待基思在"9·11"之后的行为？是"坠落"、"堕落"、"沦落"，还是其他什么呢？

恩斯特·赫钦格是马丁·里德诺的真名。有趣的是，即便妮娜将这名字告诉了丽昂之后，她心里仍持怀疑态度："也许，我并不知道他

的真实姓名。”马丁是艺术品商人、收藏家，“也许还是艺术品投资者”，与妮娜保持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情人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马丁参加了左翼集体“一号公社”。该组织进行反政府游行示威，“起初掷鸡蛋，后来扔炸弹”。马丁当年在意大利待了一段时间，当时红色旅活动频繁，社会出现了动乱。在马丁保存的一张通缉布告上，有十九个70年代初期的德国恐怖主义者的名字和面孔。无独有偶，参与“9·11”袭击的11号航班上有十九个犯罪嫌疑人。这使妮娜觉得，马丁可能是红色旅这类组织的成员。

更为重要的是，马丁认为如今的圣战者与60年代和70年代的激进人士有共同之处：“他们全是同样的经典模式的组成部分。他们拥有自己的理论家。他们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马丁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美国行为不当。“人们提到美国时，心里想到的只有它带来的危险。它正在慢慢失去中心地位。它变为它自身的臭狗屎中心。这就是它占据的唯一中心。”

我们知道，在德里罗近年创作的作品中，某些角色在政治上有左倾特征，在文化上有非欧美（主要是阿拉伯和伊斯兰）特征。在作者看来，左翼政治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马丁在作者笔下的人生轨迹变化。在此，作者似乎暗示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左翼政治根深蒂固的敌视。读者不禁会问：为什么作者将这一部分冠以“恩斯特·赫钦格”这个名字？表现在马丁这个角色上的匿名性有何隐含意义？为什么作者把马丁与当年遭到通缉的那十九个人联系起来？

有趣的是，小说中虽然确有戴维·雅尼阿克这个角色，但是在作品的前两个部分中，作者一直让戴维处于“隐姓埋名”状态，人们只知道他是“坠落的人”。戴维这个人物具有匿名性；不仅如此，他的“坠落”表演也具有多义性，而且往往被人误读。有人觉得他是“冷酷的自我表现者”；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愤慨；一位市长甚至公开表态说：“坠落的人是傻瓜。”

在小说中，首次将“戴维·雅尼阿克”这个名字与“坠落的人”联系起来的是一则简短的讣告。在讣告中，关于死者生平和死亡原因的文字非常简短，“没有照片，没有那个男子的照片，没有关于曾经让他众所周知的行为的照片”。他的艺术行为被“一个句子一笔带过”。

读者跟着丽昂一起探索，让戴维·雅尼阿克完整的鲜活形象慢慢浮现出来：他曾经多次被捕，涉嫌擅自进入、从事鲁莽的危险行为以及引起混乱的行为；大多数指控被驳回，对他进行了罚款和警告。如果说戴维从《坠落的人》那张照片中得到灵感，从而形成了表演的一个元素，戴维在一次被捕之后接受询问时却并未提到这一点。在被问及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中是否有人在袭击中丧生时，他也没有提供任何情况。他没有向媒体就任何问题发表评论。

显然，戴维并不是要哗众取宠。所有坠落“事先没有通知”。他的行为艺术作品的设计并不是为了让人拍摄的。现有的照片“有的是偶然在场的人拍摄的，有的是得到旁观者提醒、赶到现场的专业人士拍摄的”。而且，他谢绝了在为期三周的时间里定时从古根海姆博物馆上端坠落的邀请，谢绝了在日本协会、纽约公共图书馆和欧洲的文化

机构发表演讲的邀请。

读者看到，通过表演“坠落的人”，戴维·雅尼阿克以实际行动担当起“恐怖时代的勇敢的新型记录者”的角色。戴维坠落的姿势是对人们绝望心理的模仿，是“一个身躯转瞬即逝的最后气息，一个身躯所保持的东西”。它吸引了世人的注视，“具有可怕的公开性，某种我们不曾见过的东西——一个引起集体恐惧的向下坠落的人影，一个落到我们中间的躯体”。他似乎希望借此提醒人们：不要忘记“9·11”事件，不要忘记死去的无辜，不要忘记倒塌的世贸大楼在人们内心深处形成的余震。

总的说来，《坠落的人》富于现实色彩，文笔刻画细腻，形象地呈现了当代的社会冲突和人们的心灵挣扎。唐·德里罗再次展示了他观察生活的敏锐能力，将重大历史事件与对人生的情感关注和心理关注结合起来，通过别具匠心的审美活动，揭示了“9·11”事件带给世人的种种困惑和心理创伤，批判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文化融合这一深刻课题。

第一部
比尔·洛顿

1

街道不复存在，已然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时空，散落的尘土遮天蔽日，近乎黑夜。他踩着瓦砾和泥土，往北行走；人们从他身边跑过，有的脸上系着毛巾，有的头上顶着上衣。他们用手绢捂着嘴巴。他们手里拿着鞋子，一个女人两只手里各抓着一只鞋，从他身旁跑过。碎片和残砾在他们四周不断落下，有的人在奔跑中跌倒，神情茫然，动作笨拙；有的人钻到小车下面躲避。

隆隆的声音依然在空中回荡，双子塔楼变形倒塌的轰响。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浓烟裹着尘土，一浪接着一浪，夹带着办公室文件，夹带着切口锋利的复印纸，呼呼地飞掠而过，冲过街道拐角，涌向四周的街道——这是笼罩在上午黑暗之中的另一个世界。

他身穿套装，手里拎着公文包。玻璃碎片在头发和脸上闪亮，就像殷红的大理石圆荚。他路过一个写着“特价早餐”字样的招贴；这时，有人从他身边匆匆而过——警察和保安人员，他们两手抓住枪柄，以便稳住武器。

里面的情景模模糊糊，死气沉沉，他本来应待在那里的。他环顾四周：一辆轿车半截埋在残砾中，车窗碎了，噪音传了出来，遭到严重破坏的汽车收音机传出的声音。他看到人们湿淋淋地从身旁跑过，衣服和身体被消防喷淋器洒下的水浸透了。街道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被遗弃的鞋子、手袋、手提电脑。一个男子坐在人行道上咳嗽，鲜血从嘴里冒了出来。纸杯怪异地跳跃着，从他身边滚过。

周围的情景也是这样的，有人从一千英尺高的窗口坠落下来，进入自由的空间；燃烧的油料发出一股股刺鼻的气味；空中掠过一阵阵尖利的警笛声。人们所到之处，引起一阵骚动，在周围聚集起议论的声音；他离开一个人群，同时又走入另一个人群。

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它并不属于这里，高高在上。他看着它坠落下来。一件衬衣钻出蹿入高空的浓烟，在微弱的阳光中飘浮，慢慢降落下来，朝着河面飞去。

他们跑着，然后停下脚步，有的站在那里，身体摇摇晃晃，在炙热的空气中吃力地呼吸；带着不相信口气的哭泣声、诅咒声、不知所措的呼唤声此起彼伏；纸片、合同、简历在空中飞扬，从他身边扫过，完整的生意片段在狂风中飞舞。

他一直走着。有的奔跑者停下了脚步，有的改变方向，进入小街。有的往回走，望着它的核心区域——生命在那里痛苦挣扎，东西不停地坠落下来，烧焦的物品被火焰冲向天空。

他看见在返回的人群中有两名穿着运动短裤的妇女；她们哭泣着，目光从他身边扫过，脸上露出崩溃的神色。

他看见一帮打太极拳的人从附近公园里出来：他们两手伸开，大致与胸部持平，肘部弯曲，似乎所有这一切——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可能被置于中止状态之中。

有人从一家餐馆里出来，想递给他一瓶水。是一个女人，脸上挂着防尘口罩，头上戴着棒球帽；她把瓶子收回去，拧开盖子，然后重新递给他。他放下公文包，伸手去接，几乎没有意识到他没有使用左手，他只得放下公文包，伸手接过瓶子。三辆警车驶入街道，响着警笛，朝老城飞驰而去。他闭上眼睛，喝下一大口水，觉得那水流夹带着尘土和烟雾，进入了身体，向下流淌。她说了什么，他没有听见，只是把瓶子递还给她，抓起公文包。他觉得吞下的那一大口水带有血腥的回味。

他继续走。一辆超市购物车出现在他面前，里面空空的。车后有一个女人，面对着他，脑袋和脸上缠着警用塑料带——标示警戒的黄色带子，标记犯罪现场用的。她的眼睛就像发亮的面膜中微小的白色涟漪；她站在那里，两手抓住购物车把手，望着滚滚浓烟。

这时，他听到了第二幢塔楼倒塌的声音。他穿过坚尼街，觉得眼前的情景，不知何故完全变了样。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铺着大鹅卵石的街面，铸铁制成的建筑，一切全都变了样。周围的一切缺少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它们全都没有完工。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它们是看不见的：橱窗、装卸平台、喷漆的墙壁。也许，东西在没人观看时就是这个样子。

他听到第二幢塔楼倒塌的声音，或者说在颤抖的空气中感觉到

它，北楼坍塌了，远处传来夹着畏惧的轻语声。这就是他倒下的声音，北楼。

在这里，天空的颜色稍淡一些，他可以不那么费力地呼吸。他身后有其他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填充着中景，密密麻麻的一团，从浓烟中走出来。他走着，后来不得不停下脚步。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再也不能继续走了。

他试图告诉自己，他还活着，但是，这个念头模糊不清，让他捉摸不定。没有出租车，其他车辆也很少。这时，出现了一辆旧的小型货车，车身上印着：长岛市电力承包公司。小货车在路边停下来，开车的从副驾驶座一侧探出头来，审视眼前出现的情形：一个满身尘土、满身碎片的男子。于是开车的问他要到哪里去。他上了车，关了车门之后，才明白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

2

性感并不限于缠绵床笫的那些日日夜夜。它最初无处不在，在词语中，在短语中，在心有灵犀的肢体动作中，在对变换空间的最简单暗示中。她放下手里的书本或者杂志时，他们身边就会出现一种短暂的关注。这就是性感。他俩一起漫步街道，在灰蒙蒙的窗户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一起爬楼梯也是性感：她靠着墙壁行走，他紧跟在她身后；肢体时而接触，无论是轻轻拂过，还是紧紧相挨，她发现他从下面搂着她，两手在她的大腿上滑动，挡住她的去路；他小心翼翼地移动，来到她身边，她伸手抓住他的手腕。她的举手投足同样充满性感：当她转过头来看着他，让太阳镜微微一斜的方式；当她走进空荡荡的房间，将目光投向电视上播放的电影时的姿态；无论她是拿起电话，还是脱下裙子，只要只有她一个人，只要他们相互注视就行。他们租用的海滨住宅让人觉得性感——她长时间驾车之后身体僵硬，觉得关节已经不能再活动，在夜色中步入房间；她听到轻柔的海浪声从沙丘另一侧传来，哗——哗——这是海水被分开的声音，黑暗中响起的声音凸

显出血液中的尘世脉动。

她坐在那里，浮想联翩。思绪回到从前，回到八年以前，回到称为婚姻的那一段旷日持久的糟糕岁月。她的大腿上放着今天的信件。有事情需要处理，有些活动引起了这些事情，然而，她的目光移过台灯，落在墙壁上，仿佛看到了投射在墙壁上的影子，男人和女人，身体并不完整，但却栩栩如生。

一张明信片把她拉回到现实中来，它就在一堆账单和信件上面。她瞟了一眼内容，常见的手书问候，那是在罗马逗留的一个朋友寄来的；接着，她看了一下明信片的正面。那是雪莱的十二章诗歌《伊斯兰的起义》首版封面的复制品。即便出现在明信片上，原书的封面设计依然显得非常漂亮，一个彩饰的字母R，包括的图案有动物装饰——一个公羊头，还有一条奇特的鱼，它长着长牙和象鼻。《伊斯兰的起义》。明信片是从坐落在罗马西班牙广场上的济慈—雪莱纪念馆寄出的。她心里一怔，明白了这张明信片是一两周之前发出的。一张印有这本书封面的明信片此时此刻来到这里，这纯属巧合，或者说，这事情并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这就是在飞机撞楼三天之后，在那个漫长一周的星期五出现的一个已经逝去的瞬间。

她告诉她母亲："他从死人堆里爬起来，出现在门道里，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贾斯廷运气好，和你待在这里。要是贾斯廷看到他父亲

那模样，会非常难受的。他站在那里，从头到脚全是灰色的尘土，我说不上来，就像烟雾，脸上和衣服上血迹斑斑。”

“我们玩了猜迷游戏，是一个动物谜语，田野里的马匹。”

她母亲的公寓离第五大道不远，室内空间经过精心安排，墙上挂着艺术品，桌子和书架上摆放着小型铜雕。今天，起居室里气氛不错，地板上七零八落地摆着贾斯廷的玩具和游戏机，颠覆了房间没有时间感的格局。丽昂觉得，这不错，否则，置身这样的场景中，她不得不低声说话。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意思是，电话全打不通。后来，我们步行去了医院。步行，一步一步地挪动，就像牵着学步的儿童。”

“他怎么会首先到那里去，到你的公寓去呢？”

“我不知道。”

“他干吗不直接到医院去？在那里，就在老城。他干吗没有到哪一个朋友家去？”

朋友意味着女友，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她心里一下冒出这个念头，完全是自发的。

“我不知道。”

“你们没有说过这事儿。他现在在哪里？”

“他没事儿。已经看完了医生。”

“你们聊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大问题，他受了伤。”

“你们聊了些什么？”她问道。

她母亲妮娜·巴托斯过去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大学里教书，两年之前退休，就像基思曾说的，是二流高校的二流教授。她——她母亲——接受了膝关节置换术，脸色苍白，身体瘦弱。她最终完全老了。这是她心里期望的，看来也是这样的：年老退休，接受老龄状态，用它把自己包裹起来。需要拐杖，需要服药，需要午睡，需要限制饮食，需要去看医生。

“现在没有什么可聊的。他需要避开干扰，其中包括聊天。”

“沉默寡言。”

“你了解基思。”

“我一直佩服他这一点。他给人的印象是，除了徒步旅行和滑雪——还有玩扑克牌——之外，还有更深奥的东西。不过，是什么呢？”

“攀岩。可不要忘了哦。”

“你和他一起去过。我真的忘了。”

她母亲在椅子上动了一下，两脚放在脚凳上；已近正午，仍然穿着睡袍，很想吸烟。

“我喜欢他沉默寡言的样子，喜欢他这样子，”她说。“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儿。”

“他和你在一起时沉默寡言，或者说过去是这样的。实际交流的时间很少。”

“小心点儿。他现在情况很糟糕，这我知道。他的朋友留在那里了，这我也知道，”她母亲说。“不过，如果你让同情和善意影响自己的

判断的话。”

她和朋友以及以前的同事谈过膝关节置换术，谈过髋关节置换术，谈过短期记忆和长期健康保险带来的种种可怕后果。在丽昂看来，这一切与自己对母亲的了解相去甚远，以至于她觉得，这里有故意表演的成分。妮娜将慢慢变老戏剧化，这给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反讽距离，让她努力接受这一现实。

“还有贾斯廷。又能和父亲一起待在家里了。”

“这孩子没事儿。谁知道这孩子心里想的什么？他没事儿，回学校上课了，”她说。“学校复课了。”

“可是你担心。我知道的。你喜欢让自己感到恐惧。”

“下一次会怎么样？难道你没有想过这一点？不仅是下一个月。在将来数年里。”

“下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存在什么下一次不下一次的。这就是下一次。八年以前，他们把炸弹放在其中的一幢楼里。当时，没有人说下一次会怎么样。这就是下一次。让人害怕的时刻是没有理由害怕的时刻。现在为时已晚。”

丽昂站在窗户旁边。

“不过，当塔楼倒下时。”

“我知道。”

“我以为他死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妮娜说。“那么多人看着的。”

“以为他死了，她也死了。”

“我知道。”

“亲眼看见双子塔楼倒下。”

“先是一幢，后来是另一幢。我知道，”她母亲说。

她有几条拐杖可供挑选；有时候，在非高峰时间和下雨天，她步行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欣赏绘画藏品。她在一个半小时的欣赏时间里看三四幅画。她看经久不衰的东西。她喜欢那些展览大厅，喜欢年老的管理员，喜欢那些经久不衰的东西；它们吸引观众的视线，触及他们的心灵，勾起他们的回忆，激发他们认识自我。然后，她回家看书。她在读书的过程中进入梦乡。

“当然，有孩子是幸事；除此之外——这一点你比我懂——和男人结婚是巨大的错误。你那时下决心这么做，去寻找自己的意中人。你希望以某种方式生活，从不在乎结果。你希望得到某种东西，你想到了基思。”

“我希望什么呢？”

“你觉得基思可以帮助你实现愿望。”

“我希望什么呢？”

“希望有自己活在危险之中的感觉。这就是你觉得你父亲拥有的东西。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你父亲其实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而且，你的儿子非常可爱、非常敏感，”她说。“不过，其他方面可就另当别论了。”

实际上，丽昂喜欢这个房间，这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没有游戏机和满地散开的玩具。她母亲在此仅仅住了几年，丽昂总是以访客

的目光进行审视。这个空间给人从容、镇静的感觉；如果说它可能让人产生一点畏惧感，那又怎么样呢？她最喜欢挂在北面墙上的两幅静物画，它们出自乔治·莫兰迪之手，那是她母亲研究并且发表过著述的一位画家。画面上只有一些瓶子、水罐、饼干盒，但是作品的笔法隐含着某种东西，一种她无法言表的神秘感；或者说，在花瓶和罐子的不规则边缘下面，存在着某种不被人注意的内在审视，远离了画作的光线和色彩。Natura morta（静物画）这个意大利语词汇使人觉得过于有力，甚至会有点不祥之感；不过，这些感觉她没有和母亲讲过。就让那些隐含意义不受权威评论的束缚，随风变化去吧。

"你从小就爱问这问那，总是想刨根问底。不过，你感到好奇的总是些不好的东西。"

"那是我的事情，不关你的事。"

"基思希望遇到一个将会后悔和他在一起的女人。这就是他的风格，让一个女人干她将会后悔的事情。你呢，你需要的可不仅仅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他天生就是度周末的。你随了他。"

"现在谈这个不合适。"

"你却和这个男人结了婚。"

"可是，我后来把他轰走了。我很反感，是慢慢形成的。你不喜欢的是其他的东西。他既不是学者，也不是艺术家；既不会绘画，也不会写诗。如果他有这样的能耐，你会忽略其他的事情。他可以是脾气火爆的艺术家。他的行为举止不可言喻我也就认了。给我说说吧。"

"这回你将失去更多的东西。自尊。想一想吧。"

“给我说说吧。哪一种画家的行为举止更不可言喻，是具象派还是抽象派？”

她听到门铃响了，起身走到内部通话系统跟前，听一听门卫说什么。她已经知道来者是谁。这是马丁来了，她母亲的情人。

3

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接着又是一份。有的人躺在轮床上，有的人——他们为数不多——坐在轮椅上。对他来说，动手写名字有点儿困难，伸手从背后系病员服难度更大。丽昂在一旁帮忙。后来，她不见了，一名护工扶他上了轮椅，推着他穿过一条走廊，进入一排检查室。需要紧急处置的伤员不断送来。

身穿临时凑合的工作服装、戴着纸质口罩的医生检查了他的呼吸道，测量了血压。他们关心是否出现了对外伤、出血和脱水的潜在致命反应。他们检查是否出现了组织缺血的情况。他们仔细查看了他身上的挫伤，检查了眼睛和耳朵。有人给他做了心电图检查。他的目光穿过开启的房门，看到有人推着输液架从外面经过。他们测试了他的握力，给他做了透视。他们告诉他关于韧带或者软骨的情况，被撕裂还是扭伤什么的，这些术语他没有听懂。

有人把他脸上的玻璃取出来。那个人嘴里一直念叨着，使用他称为抓取器的工具，把陷得不深的细小玻璃碎片弄出来。他说，大多数

重伤员在老城的医院里，或者在一个码头的外伤救护中心里。他说，看来幸存者没有预计的那么多。他受到这一事件的刺激，嘴里唠唠叨叨的，无法停下来。他说，大多数需要抢救的人被埋在了废墟里，所以医生和志愿者站在那里无事可干。他说，他可以使用夹钳取出深陷在肉里的玻璃碎片。

"在自杀式爆炸出现的地方——也许，你不想听这些。"

"你说吧。"

"在发生这类爆炸的地方，幸存者——那些在现场附近受伤的人——身上数月之后出现肿块。没有更好的术语，人们就这么叫。这样的肿块是由细小碎片造成的，就是自杀爆炸实施者身体的细小碎片。爆炸者被炸成了碎片，那真是叫粉身碎骨，骨头和血肉的碎片飞溅开来，力量非常大，速度非常快，射入处在爆炸范围之内的人员体内，然后陷在那里。你相信吗？一名学生坐在餐馆里。她幸存下来。然而，几个月之后，人们在她的身上发现了这样微小的人肉颗粒。它们穿过她的皮肤。他们管它叫有机弹片。"

他用镊子又从基思脸上取出了一块玻璃碎片。

"我觉得，你身上没有这样的东西，"他说。

贾斯廷最好的两个朋友是姐弟俩，住在十个街区之外的一幢高楼里。丽昂开始时记不清他们名字，就叫他们姐弟，后来想起来了。贾斯廷说，这肯定是他们的名字；她觉得，当他愿意时，他的行为真的让

人觉得开心。

她在街上见到伊莎贝尔，姐弟俩的母亲。于是，她们站在拐角处聊了一会儿。

“小孩子就是这样的，我敢肯定，不过，我得承认，我也开始怀疑了。”

“他们有点像是在干什么秘密勾当。”

“对，有点像是在说暗语，而且，他们在凯蒂房间的窗口站了很长时间，房门一直关着的。”

“你知道他们在窗口。”

“因为我能够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当时我从旁边经过，我知道他们的位置。他们在窗口说暗语。贾斯廷也许会告诉你一些事情。”

“我看不会吧。”

“坦率地说，因为事情变得有点奇怪了，他们就像总是抱成一团似的。后来，他们——我也不知怎么说——使用这种不清不楚的语言，没完没了地嘀咕什么事情。这绝对是小孩子干的事情，不过让人还是觉得怪怪的。”

丽昂并不确定这里边究竟有什么名堂。它是三个小孩待在一起干的事情。

“贾斯廷对天气产生了兴趣。我看他们在学校里学习气象吧，”她刚说出口，又觉得这听起来不着边际。

“他们说的可不是什么天气哦。”

“对。”

“和这个男人有关。”

“什么男人?”

“这个名字。你已经听说了。”

“这个名字,”丽昂说。

“他们反复嘟哝的不就是这个名字吗?我的孩子完全不想谈这件事情。凯蒂硬弄的。基本上说,她让她弟弟产生了恐惧感。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我不知道这事儿。”

“贾斯廷压根儿没有提过有关的事情?”

“没有。什么男人?”

“什么男人?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伊莎贝尔说。

他身材高大,留着短发;她觉得他的样子像是军人,职业军人,身板仍然结实,刚刚开始显得老练——这一点不是表现在战斗方面,而是表现在艰辛的生活中,也许在分居状态中,在独自一人、远远地扮演着父亲角色中。

这时,他躺在床上,看着她站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正在扣衬衣。他们在一张床上睡觉,因为她无法开口叫他睡在沙发上,因为她喜欢他躺在自己的身边。他看来并没睡觉。他仰面躺着说话,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听她说,这样不错。她不必了解一个男人对事物的感受,不再需要了,不再需要从这个男人嘴里知道这一点了。她喜欢他形成的空

间。她喜欢当着他的面穿衣服。她知道那一刻就要来临：在她穿好衣服之前，他会把她摁在墙上。他会下床，看着她；她会停下来，等着他过来，把她摁在墙上。

他躺在封闭单元里的一张长桌上。他的膝盖下面有一个枕头，头顶有两盏活动式投射灯。他正侧耳听着音乐。在扫描器发出的强烈噪音中，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乐器上，把一组乐器与另一组区分开来：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噪音是一种正在敲击的断音，一种有金属感的喧嚣声，这使他觉得，他置身于一座即将毁灭的科幻城市中心的深处。

他的手腕上戴着一种拍摄详细影像的装置，这种处于封闭状态的无助感使他想起那位放射线研究人员说的事情。那是一个俄罗斯人，他发现俄罗斯人的口音使自己感到放心，因为这是些办事认真的人，他们说话算话。也许，这就是她让他挑选时，他选择听古典音乐的原因。这时他听见耳机里传来她的声音说，噪音的下一个片断会持续三分钟。当音乐恢复时，他想起了在波士顿开睡眠诊所的南希·丁纳尔施泰因。人们付钱让她催眠。要么是另外一个南希，她叫什么来着？那一次，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她萍水交欢，匆匆完事之后，没有问她姓什么。那座城市有根有底，那个女人却有名无姓。

冲击声和破碎声与变调的电子脉冲信号交替出现，这噪音使他觉得无法忍受。他听着音乐，想起了那个女放射线研究员带着俄罗斯口

音的话语：只要一结束，你就会立刻忘记整个经历。它可能会有多糟糕呢？他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在描述死亡过程。不过，那是另外一种噪音中的另外一码事，对吧？而且，那个被困住的人不会从那里的管道中滑落出来的。他听着音乐。他很想听到长笛声，想把它们与单簧管——如果有的话——区分开来。但是，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对抗力量是在波士顿喝得酩酊大醉的南希·丁纳尔施泰因。他想到和她在一起的情景，想到待在能看到部分河岸景色、通风良好的酒店里的时光，下面顿时不禁勃起。

他听到耳机里的声音说：下一个噪音片断的长度为七分钟。

她在报纸上看见了那个面孔，11 号航班上的那个男人。在那十九人中，只有一个人这时看来有面孔。他出现在这张照片上，面部绷得紧紧的，严峻的目光显得很有知性，这样的目光不应该出现在驾驶执照照片上。

她接到卡罗尔·肖普——一家大出版社的执行编辑——的电话。卡罗尔偶尔让丽昂帮忙干活——丽昂是一名自由编辑，通常在家里或图书馆里工作。

从罗马的济慈—雪莱纪念馆寄来明信片的正是卡罗尔；按照她的性格，她回来之后肯定会专门问丽昂："你收到我的明信片了吗？"

卡罗尔说话的声音总是介于极度不安和刚刚开始的不满之间。

然而，她却轻声问道："日子是不是难过？"

他走进她的公寓门之后，人们开始听到有关消息，他们在随后几天里打电话问她："日子是不是难过？"

当然，他们的意思是：你忙不忙，你肯定很忙，手里肯定有事情需要处理，我是否应该回电话，我能帮忙做点什么，他的情况如何，他会待一段时间吗，我们能不能聚一聚，就我们四个，找一个安静地方？

这个说法不过复制了它自身的特征；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她变得如此寡言，如此不愿交流，逐渐讨厌这个说法，逐渐怀疑这些人说话的声音，觉得它们简直令人沮丧。

"如果难过，"卡罗尔说，"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聊一聊。"

她并不觉得自己决定独享这一权利、以这种方式守护这个幸存者的做法是自私的。这是他希望待的地方，避开鼎沸人声和面孔浪潮，避开上帝和国家，独自坐在安静的房间里，身边只有他看重的人。

"顺便说一句，"卡罗尔说，"你们俩谁收到了我寄的明信片？"

她听到公寓下面一层的什么地方传来了音乐声，于是往门口走了两步，把电话从耳边移开，然后开了门，站在那里，听着。

一天晚上，她做完工作，站在他的床边，看着他躺在那里，轻声问他。

"你干吗到这里来？"

“这是问题,对吧?”

“是为了贾斯廷,对吧?”

这是她希望听到的回答,因为它最有意义。

“这样,他就能看到你还活着,”她说。

然而,这仅仅是一半答案;她意识到,她需要听到的不仅是这一点,而且还有他的行为的更大动机,或者说直觉什么的。

他考虑良久。

“难以重新说明那时的念头。我不知道我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一个人开着客货两用车过来,我想他是管道工。是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他的车载收音机被人偷走了,他听到警笛声音,知道出了事,但是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故。在路上的某个地方,他清楚地看到了老城的情况,不过只看到一幢塔楼。他以为一幢塔楼挡住了另外一幢,要么是被浓烟遮住了。他看见了浓烟。他往东边行驶了一段,然后再看了看,只有一幢塔楼。他不明白怎么只有一幢塔楼。后来,他往上城方向行驶,因为那是他要去的地方。在路上,他看到了我,让我上了他的车。那时,第二幢塔楼已经消失了。他说,三年之内八部收音机,全是被偷的。我想,是搞电器的人干的。他有一个水壶,一直要我喝水。”

“你的公寓,你当时知道你没法到那里去吧。”

“我知道,公寓楼就在塔楼附近,也许我知道没法到那里去,也许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反正,那都不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肯定不是的。”

这时,她感觉好了一些。

“他想把我送进医院，开客货两用车那个伙计，但是我让他把我带到这里来。”

他看着她。

“我告诉了他这个地址，”他强调说，她听到后感觉更好了。

事情很简单：一个门诊手术，病人的韧带或软骨损伤；丽昂在医院的接待区等候，准备把他送回公寓。他躺在手术台上，在失去——或者恢复——知觉之前，想到了自己的朋友鲁姆齐。那位医生——那位麻醉师——给他打了一针很厉害的镇静剂，或者别的什么针剂，一种含有记忆抑制成分的东西；也许，一共打了两针，但是，他看见鲁姆齐坐在窗户旁边的椅子上。这意味着，他的记忆没有被抑制，或者说，那药品这时尚未产生效果，一个梦境，一个清醒的形象；无论是什么原因，鲁姆齐在浓烟之中，周围的一切正在坠落。

她走进街道，心里想着日常的事情，要做晚餐、去干洗店、取一些现金。哦，对了，回家。

她编辑的这本书需要作重大改动。这是一家大学出版社的选题，关于古代字母的，交稿日期就要到了。这件事情肯定得完成。

她不知道孩子是否喜欢她买的印度风味芒果酸辣酱。也许，在那姐弟家里，他已经吃过了，吃过了并且讨厌它——凯蒂曾经说过印度

风味芒果酸辣酱，要么，是别的什么人说过。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用英语写作的保加利亚人。

突然，在一个街区之外的那个交通灯的位置，出现了成排的出租车，接着有三四辆，快速朝她驶来。她站在过街横道的中间，一时茫然失措。

在圣菲，在一家店铺的橱窗里，她曾经见过一幅推销少数民族洗发水的招贴。当时，她处于分居期间，和一个那时相好的男人在新墨西哥州旅行。他是电视台的管理人员，常常自夸学识渊博，牙齿经过激光处理，白得耀眼。那个男人说，他喜欢她狭长的脸庞和柔软灵活的身体，还有关节突出的四肢。他仔细地注视她的身体，指尖滑过凸起和凹陷的部位——他用地质时代称呼它们，那方式让她在一天半里常常发出笑声。也许，那是因为他们做爱的海拔高度的缘故，那是在高原的天空下。

这时，她朝着远处的路边冲去，感觉没有身体，只有一条裙子和上衣，真不错。她伸手举起从干洗店取出的闪闪发光的塑料紧身服装，护在身前，摆出一种自卫姿势。她想象出租车驾驶员的紧张样子：眼睛眯着，脑袋顶着方向盘。正如她母亲的情人马丁曾经说过的，她仍然有应对情景的需要方面的问题。

她脑海里出现今天早上基思淋浴的样子：他麻木地站在水流下——远处树脂玻璃中的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

然而，在第三大道的街中间，是什么使她想起了少数民族洗发水呢？也许，它是这本关于古代字母的著作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书充

满细致的解释，解读了出现在陶器、树皮、石头、铜器和莎草上的文字。可笑之处——这让她大伤脑筋——在于，这部书稿是用老式机械打字机敲的，文本的修订文字是作者手写的，感情深沉，简直无法阅读。

第一名警察叫他往东面走，到距离这里一个街区的那个检查站去，他照办了。悍马车拉着许多军警和士兵，护送一个由倾卸车、清扫车组成的车队，通过打开的锯木架路障，往南行进。他出示了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和地址证明，第二名警察叫他往东面的检查站走，他照办了。他看见一道链条式路障横在百老汇大街中间，戴着防毒面罩的军人在附近巡逻。他告诉检查站的警察，他有一只猫咪需要喂食。如果它死了，他的孩子会非常沮丧。那个人对此表示同情，但是建议他到下一个检查站去试一试。路上出现了消防车、救护车，还有州警察巡逻车、平板卡车以及带有起重机的车辆，它们一一通过路障，驶入遮天蔽日的尘土之中。

他向一名警察出示了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和地址证明，说自己需要去喂猫，一共有三只。如果它们死了，他的孩子们会非常沮丧。而且，他还让警察看了他左臂上的夹板。这时，他得把路让开，一队巨型推土机和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驶过打开的路障。他向那名警察重复了一遍，露出了手腕上的夹板。他说他只需要在公寓里待十五分钟，给猫咪喂食，然后他就回到上城的酒店去，不带动物，告诉孩子们放心。警察说，好吧，不过，如果你在路上被人拦住了，记住告诉他

们,你是从百老汇检查站通过的,不是从这里通过的。

他穿过禁止通行地带,往南边和西边走,经过较小的检查站,绕过其他的检查站。有一名海岸警卫队士兵身穿作战服,佩带着手枪。他偶尔看见戴着防尘面罩的人,行动隐蔽,偷偷摸摸,这是他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平民。街道和车辆全都覆盖着尘土,垃圾袋高高堆放在路沿上,斜靠在建筑物的墙面上。他慢慢走着,提防着他看不清的东西。这座城市遭到了重创,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波纹钢卷帘门后面的店面灰蒙蒙的,就像一座在另外某个地方的城市,处于持久的包围之中,空气中飘过一股恶臭,钻进了人的皮肤。

他站在挂着全国围栏出租公司标牌的路障旁,抬头望着烟雾,看见了弯曲的钢筋网——它们是仍然矗立在那里的东西,他工作了十年的塔楼的残骸。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在空气中,在瓦砾堆里,在附近的房顶上,在河上吹来的微风中。它们混在尘土里,落在沿街窗户的玻璃上,落在他的头发里、衣服上。

他发现,有一个人出现在栅栏前,站在他的身边。这是一个头戴防尘面罩的男子,刻意没有出声,但是希望打破这沉默。

"看吧,"那男子后来开口说。"我告诉自己,我在现场。难以相信,在这里面对它。"

他的声音被防尘面罩减弱了。

"爆炸发生之后,我步行到了布鲁克林,"他说。"我不住在这里。我住在上城的西边,但是我在附近上班。爆炸发生之后,大家都在过桥,往布鲁克林走,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过了桥,因为他们都在

过桥。”

他说起话来像有言语缺陷，有点吞音，模糊不清。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我在现场，”他说，但是他得重复，因为对方无法听清他说的话。

“我在现场，”他说。

基思朝自己住的公寓楼走。他看见三个头戴安全帽的人，他们身穿印有“纽约警察”字样的防风外套，手里牵着搜救犬。他们朝他走来，其中一个扭头询问。基思告诉他自己要去的方向，提到了猫咪和孩子。那个人停下脚步对他说，五十多层高的自由广场一号大厦——就在基思的公寓附近——可能要倒塌。等待的人露出了不耐烦的神情，那个人接着说，那座建筑实际上出现了明显移位。基思点了点头，等他们离开后，继续往南走，接着往西，穿过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两个哈西德派教徒站在橱窗破碎的商店外面。他们看上去老态龙钟。快到自己的公寓楼时，他看见头戴防毒面具、身穿防护服的工人正操作着一台大型吸尘器，清扫那里的人行道。

公寓的大门往里斜着，是被风吹的或者让人踢的。他想，不是抢劫的人干的。他觉得，在双子塔楼倒塌时，人们都在惊慌地四处躲避，藏在可以找到的任何隐蔽场所里。公寓门厅散发出浓烈的气味，它来自地下室里没有运走的垃圾。他知道，已经恢复供电，没有理由不使用电梯。不过，他还是爬九层楼，到自己住所去，途中在第三层和第七层停下来，在走廊靠近楼梯的一端休息。他站着，听着。大楼里看来没有人，它寂静无声，给他没有人的感觉。他走进自己的住所，站了片

刻，环顾四周。窗户上满是沙子和灰尘，地上散落着纸片，床单埋在尘垢中。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异样，与他星期二早上离家上班时一模一样。他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同。分居之后，一年半以来，他一直住在这里。它在办公室附近，生活方便，尽管视野狭仄，他却并不在乎。

但是，他这时用目光扫视室内。光线穿过破碎的窗玻璃，照进了房间。现在他用不同的眼光观察这里。他在这里，眼前的这两间半房间光线昏暗、一片寂静，发出一丝无人居住的气味，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牌桌在那里，那是唯一值得留念的东西。绿色的绒毛桌面，是台面呢或者毛毡做的，每周玩扑克牌的地方。一个牌友说是台面呢做的，那是一种仿毛毡；基思或多或少承认这一点。玩扑克牌是他在一周之中，在一月之中唯一觉得放松的休息时间；它是一种期待，不带割断联系形成的杀人罪痕迹。跟注或弃牌。毛毡或台面呢。

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这里。没有什么猫咪，只有些衣服。他把一些东西放进箱子，几件衬衣，几条裤子，他的瑞士登山靴，让其他东西见鬼去吧。这东西，那东西，还有瑞士靴子，因为靴子十分重要；牌桌也十分重要的，然而，他并不需要牌桌——两个牌友死了，一个受了重伤。一个箱子，装下全部东西：他的护照、支票簿、出生证明以及一些文件——证明身份的政府文件。他站在这里，四下环顾，有一种孤零零的感觉，几乎可以伸手触及。在窗户旁边，一页完整无缺的报纸在微风中颤动，他走过去，想看一看上面的字迹是否清晰。然而，他看着仅可窥及的自由广场大楼的一线侧影，开始从下向上数，看它有多少层楼，数到一半时失去了兴趣，脑子里冒出了别的念头。

他打开冰箱。也许，他想到了曾经住在这里的那个男人；他看了看那些瓶子和盒子，想要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窗户旁边的报纸发出了刷刷声，他提起箱子，走出房门，顺手锁上。他走了大约十五步，进入了走廊，离开楼梯，用稍微比低语大一点的声音说话。

他说："我在现场。"然后他提高了嗓门喊叫："我在现场。"

如果在电影里，大楼里会有人出现，一个感情受到伤害的女人，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老头，然后会出现对话，接着是特写镜头。

实际的情况是，他害怕电梯。他不想知道这一点，然而却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顺着楼梯，往入口大厅走，垃圾的臭味越来越浓烈。那个操作吸尘器的人已经走了。他听到现场传来的重型机械的轰鸣——运土机、敲碎水泥的挖掘机，还有示意危险的报警器发出的响声，可能是附近有建筑物坍塌了。他等待着，他们都等待着；接着，艰难的清理工作重新开始。

他到了邮局，拿到没有投递的信件，然后往北，走向路障，心里想，在如今的纽约市，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叫穆罕默德，可能很难找到出租车了。

4

他们的分居生活有某种对称性，两人都固定地与对等的人群打交道。他有牌友，一共六个人，每周一个晚上在老城相聚；她在东哈莱姆参加故事会，也是每周一次，下午与五六位老头和老太太在一起，他们全都是老年性痴呆症初期患者。

双子塔楼倒塌之后，牌友聚会结束了，但是，故事会却颇为热闹。在宽敞的社区活动中心，一个房间安装了临时凑合的胶合板门，小组成员坐在折叠椅上。过道里不时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孩子们跑来跑去，成年人在上特殊培训班。有的人在玩多米诺牌，有的人在打乒乓球，志愿者正在准备派发给老人们的食品。

这个故事小组当初是由一位临床心理医生发起的，后来让丽昂独自一人主持；这样的聚会完全是为了改善老人们的心理状态。通常，她和组员们讨论，谈一谈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和他们生活中的事情，然后分发印有格子的便签纸和圆珠笔，让他们写作文。题目要么由她建议，要么让他们自选，例如，我记忆中的父亲、我没有实现的夙愿、我的

孩子是否知道我是谁。

他们写二十分钟左右，然后每个人朗读自己的作文。有时候，她听到他们的作文后会觉得非常害怕：反应迟钝的最初症状，失去的东西和失败的事情，从心灵深处间或释放出来的令人恐怖的预兆显示——他们的心灵已经开始脱离人必须具有的依附性摩擦作用。它表现在语言中，表现在颠倒的字母上，表现在难以达意的句尾处没有出现的词汇里。它表现在可能失去控制的字迹里。但是，这种写作行为使见解和记忆有机会得以交汇，小组成员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他们常常开怀大笑。他们探索自己的内心，发现混乱的叙事；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样做显得十分自然。

罗斯琳·S.看见，失踪四年的父亲走进了家门。他满脸胡须，脑袋光光的，一条胳膊不见了。这是她十岁时发生的事情，她以一种喋喋不休的汇合方式讲述了这些事情，明确的现实细节与没有明显联系的梦幻回忆密切配合——电台的节目、名叫路德的两个表姐，还有一件礼服，那是她母亲在某人的婚礼上穿过的。他们听着她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一条胳膊不见了。本尼坐在她旁边，在她讲述时一直闭着眼睛，身体不停地摇晃。奥马尔说，这是他们的祈祷室。他们汇聚终极权威的力量。在他们的心灵完全封闭之前的最后清醒时刻，没人懂得他们知道的东西。

他们在便签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姓氏的首字母。这是丽昂的主意；她觉得，这也许有一点矫情，仿佛他们是欧洲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既是角色，又是作者，能够讲述他们的希望，并且将其余的部分安放在

沉默中。卡曼·G.朗读故事时喜欢用西班牙语短语来进行修饰，以便捕捉事件或情感的听觉精髓。本尼·T.讨厌动笔，喜欢动嘴。他给大家带来油酥大馅饼，里面包着果冻——除了他之外，没有人愿意去动那些东西。过道里人声鼎沸，孩子们有的弹钢琴，有的敲大鼓，有的滑旱冰；大人们带着口音说话，他们的多语种英语在大楼里回荡。

小组成员写的东西既有艰难岁月，也有幸福时光，还有女儿是如何当上母亲的。安娜写的是写作本身给她的启迪：她原来觉得，自己连十个单词也写不出来，现在看看吧，自己能写这么多东西。这位叫安娜·C.，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来自社区活动中心附近。他们大都住在附近，年龄最大的是柯蒂斯·C.，八十一岁，一位沉默寡言的高个老头，曾经蹲过监狱。他朗读时声音洪亮，仿佛念的是《大英百科全书》——那套书他服刑期间从头到尾通读过——的条目。

有一个题目大家一直都喜欢写，只有奥马尔·H.不喜欢。它让奥马尔感到紧张，不过他后来还是同意了。他们想写飞机。

他回到上城时，他的公寓里空空如也。他查看信件。在两三个信封上，他的名字给拼错了，这种情形时常出现。他顺手从电话机旁边的杯子里取出一支圆珠笔，一一更正错误。他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做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没什么原因。如果拼错了，收信人就不是他了，这就是原因。他那时开始更正错误，后来就一直这样做；也许，他觉得，在自己的某种蛇脑知觉层次上，他必须这样

做，这样的行为可能持续数年、数十年。他并非以清楚的方式建构这一未来，但是，它大概在那里，在脑袋里嗡嗡作响。见到装有明显属于大宗投递广告的信封，他从不更正上面的错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邮件时，他差一点更正，不过没有做。垃圾邮件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把人们的身份预先笼统地并为一类，然后错误地拼写收信人的名字。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他首先更正他的姓氏 Neudecker（诺伊德克尔）中的第一个字母，然后拆开信封。他从来都不当着别人的面进行更正。他非常谨慎，不让别人看到这一行为。

她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前面的一个男学生正对着手机说，*希望如此*。天气晴朗，有人坐在小桌旁边下象棋，一帮人在拱门里拍摄时装照片。他们说，*希望如此*。他们说，*哦，天哪*，神色愉快，稍微有一点敬畏。她看见一个年轻妇女将腿盘成莲花状，坐在椅子上看书。在父亲去世之后的数周、数月之内，丽昂盘腿坐在地板上，阅读俳句。她回想起芭蕉的一首诗，是诗中的第一行和第三行。她记不清第二行是什么。*即便身在京都——我也渴望京都*。没有第二行，然而，她觉得自己不需要它。

半小时之后，她到了中央车站，接搭乘火车来纽约的母亲。她最近没到纽约来，不习惯眼前成群结队的警察和军人，还有牵狗巡逻的警卫。她心里想，其他地方，其他国度，尘土覆盖的终点站，大的十字路口，这样的情形是常态，而且将来也会如此。与其说这是深思熟虑

的反思，毋宁说它是记忆的一种颤动，一种向下的涌动——在她曾经见过的那些城市里，乱哄哄的人流四处可见。不过，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常的秩序：游客们照相留念，上班族行色匆匆。她正要去问询处了解乘坐那一次列车的旅客出站口，突然，在第 42 大街街口，有一样东西吸引了她的视线。

车站入口处的街道两旁聚集着三三两两的人群，有的人拥入车站大门，但是眼睛看来却仍旧向外张望。她挤出车站，来到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街道上的车辆越来越多，有些在鸣喇叭。她沿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商店，缓缓向前移动，抬头看到跨越珀欣广场的绿色钢制结构；车辆通过高架路的这一部分，分为两个方向行驶。

一名男子悬荡在那里，脑袋朝地，身体在街道上空。他穿着西装，一条腿弯曲，两臂放在身体两侧。一根保险绳隐约可见，从打直的那条腿的裤子里露出来，连接在高架路的装饰栏杆上。

她听说过这个人，一位行为艺术家，被称为**坠落的人**。在过去一周里，他在本市各种场所进行并不事先通知的表演。他身着西装，系着领带，穿着正装皮鞋，总是脑袋朝地，悬吊在建筑物上。他让人们回想起世贸双子塔楼陷入火海、人们摔下去或者被迫跳下去的可怕情景。有人曾经看见他悬挂在一家酒店的阳台外面。警察曾经押着他走出音乐厅，走出两三幢带有露台或者屋顶可以上去的公寓楼。

车流几乎停止下来。有的人冲着他高声喊叫，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慨——那是对人们绝望心理的模仿，一个身躯转瞬即逝的最后气息，一个身躯所保持的东西。她心想，它吸引了世人的注视。它具有可怕

的公开性,某种我们不曾见过的东西——一个引起集体恐惧的向下坠落的人影,一个落到我们中间的躯体。她觉得,这个小小的戏剧表演引起一阵骚动,它足以阻塞交通,足以让她回到车站。

她母亲手里拄着拐杖,正在下面一层的大门口等候。

她说:“我不得不离开那里。”

“我以为,你至少还要在那里待一个星期。那里比这里好些。”

“我想待在自己的公寓里。”

“马丁怎么样?”

“马丁还在那里。我俩一直在吵。我想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阅读自己的欧洲图书。”

丽昂接过旅行袋,她们乘坐扶梯上行,到了中央大厅。灰蒙蒙的光线穿过半圆形玻璃窗,洒在她们身上。在东面楼梯附近,十几个人站在一名导游周围,抬头望着天花板,上面是饰有金色叶子的图案,一名警卫牵着狗站在旁边。她母亲情不自禁地评论那个士兵身上的军装——在曼哈顿城里,竟然有人穿着丛林迷彩服。

“别人往外跑,你却回来了。”

“没有谁离开,”她母亲说。“离开的那些人根本并不住在这里。”

“我得承认,我也想到过离开。带着孩子走。”

“别惹我心烦,”她母亲说。

她心里想,即便身在纽约。当然,她错了,这不是那首俳句的第二行。她知道。无论那一行是什么,它无疑对这一首俳句至关重要。*即便身在纽约——我也渴望纽约。*

她领着母亲，穿过中央大厅，沿着一条通道往北，走向距离主出口三个街区的出口。在那里，看不到那个在飞机撞楼十天之后以不动的坠落状态倒吊在空中的人，所以交通不会拥堵，可以找到出租车。

有意思，对吧？跟自己的丈夫同睡一床，一个是三十八岁的女人，另一个是三十九岁的男人，但是从来没有听到性行为的响动。他是自己的前夫，但是严格来讲，却从来没有前夫的意思——他是你在另一生中所嫁的陌生人。她穿衣，脱衣，他看着，没有反应。这情景奇怪而有趣。一点也不亢奋。这非常奇怪。她希望他待在这里，待在她身边，但却没有自我矛盾或者自我否定的感觉。只是等待，如此而已，在回忆一千个苦涩的日日夜夜过程中的一段较长停顿，那些糟糕日子是不会被人轻易地置之脑后的。这样的事情需要时间，不会以正常的方式发生。然而，你像平常那样，身体几乎半裸，在卧室里走来走去；你尊重过去，尊重那种错误的热情，尊重那时的激情；这有意思，对吧？

她需要肌肤之亲，他也需要肌肤之亲。

这个公文包比常见的小一些，棕红色，黄铜锁扣，放在衣橱前的地板上。他以前看见它放在那里，但是这时才明白，这不是他的。不是他妻子的，不是他的。他见过它，甚至把它放在了自己不易想起的地方，当做它是拎在自己手上——右手上——的东西，一个布满浅色尘

土的东西。然而，这时他才明白它在这里的原因。

他拎起来，带到书房的写字台前。它在这里是因为他把它拎到了这里。它不是他的，但是，他把它带出了双子塔楼。他出现在家门口时，手里拎着它。显然，她后来把它弄干净了；他站在这里看着它：全皮的，小卵石的纹理，经过长期使用，被磨光了，正面的一个扣子上有一处烧烤痕迹。他用拇指擦着加了护垫的提手，试图回忆他把它拎出那个地方的原因。他并不急于打开它。他开始觉得，他并不希望打开它，然而却不知道是为什么。他用指关节抚弄着正面盖子，然后解开了一根扣带。阳光照在挂在墙上的星图上。他解开了第二根扣带。

他发现了一副耳机、一台 CD 机。还有一小瓶矿泉水。在专门放手机的位置上有一部手机，在放名片的口袋里有半块巧克力。他看到三个笔套、一支圆珠笔。有一盒健牌香烟、一只打火机。在一个侧袋里，他发现一把装在旅行盒里的声波牙刷和一台数字式录音机，比他自己的那台更精巧。

他以超脱的心态检查了包里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是病态的、不道德的，然而，他与包里的东西毫无关系，与包使用的场合毫无关系，所以看一看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包有一个仿皮夹层，其中的一个侧袋里有一本没有用过的笔记本。他发现一个贴了邮票的信封，上面预先写好的地址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没有寄信人地址；拉链拉上的内包里有一本平装书，是二手车购买指南。CD 机里的唱片是巴西音乐集锦。

钱包里有现金、信用卡，另外一个侧袋里有一份驾驶执照。

这时，那个女人出现在面包店里，就是姐弟的母亲。她紧跟在丽昂身后走了进来，从柜台上的号码机取了一个号，然后排在她身后。

“我心里正想着望远镜的事情。你知道的，他不是很喜欢外出的孩子。”

在上过糖浆的糕点的香味中，她对着丽昂一笑，一种母亲之间的笑容，热情、虚假，仿佛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些孩子如何拥有不愿和父母分享的闪烁发光的大世界。

“因为他最近总是使用望远镜。我只是很想知道，听我说，他可能以什么方式告诉你。”

丽昂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她看着柜台后面那个人的气色健康的胖脸。那里没有答案。

“他和我的孩子们共用，所以不是什么问题。他们的爸爸说过要给他们买，但是，我们还没有去买。听我说，望远镜并不是优先购买的东西。我家凯蒂的大秘密，弟弟就是弟弟，对他非常忠实。”

“你是说他们关起门来看的东西？”

“我以为可能是贾斯廷。”

“不会有什么问题，对吧？可能是老鹰。你知道红尾老鹰吧。”

“我不知道，这事儿肯定和比尔·洛顿有关。这一点我敢肯定，毫无疑问，因为望远镜是这帮孩子所卷进去的整个秘密综合征的组成部分。”

“比尔·洛顿。”

"那个男人。我提到的名字。"

"我看不是吧,"丽昂说。

"这就是他们的秘密。我知道这个名字,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我觉得可能是贾斯廷。因为当我提到这事儿时,我的两个孩子满脸茫然。"

她不知道,贾斯廷去那姐弟家时带着望远镜。尽管她觉得,他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望远镜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严格说来,望远镜并不是他的。但是,在等着这个人来电话的过程中,她觉得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他们不是在学校里观察鸟类吗?"

"上次是观察云。"

"我以为是云,结果我弄错了。不过,他们肯定在学有关鸟类、鸟叫和鸟类栖息地的内容,"她告诉这个女人。"他们在中央公园里慢慢地溜达。"

她意识到,她非常讨厌手里捏着一个号码这么站着排队。她讨厌领号排队这个做法,完全被迫的,待在一个狭小空间里,最后得到的只是上面系着带子的一小盒油酥馅饼。

他不确定是什么把他弄醒的。他躺在那里,两眼睁开,思绪飘入黑暗之中。后来,他听到了音乐,它来自下面一层的什么地方,沿着过道,传上了楼梯。他仔细聆听,是手鼓和弦乐器,还有隔着墙壁的沉闷

说话声;那声音轻柔,然而显得遥远,仿佛在山谷的另一边,仿佛有人在唱诗祈祷,以合唱的形式赞美神。

安拉——哦　安拉——哦　安拉——哦

在贾斯廷的房间里,桌子的一端上夹着一个老式铅笔刀。她站在门口,看着他把笔一支一支地塞进孔洞,然后摇动铅笔刀手柄。他有红蓝两色铅笔、锡达波因特牌铅笔、狄克逊森细芯铅笔、老牌伊博哈特费伯公司出品的铅笔。他有从苏黎世和香港的酒店带回的铅笔,也有树皮杆铅笔,看上去粗糙、疙疙瘩瘩的,还有从现代艺术博物馆设计精品店买来的铅笔。他有米拉多黑色勇士铅笔,有从索霍区的商店购买的铅笔,笔杆上刻写着来自西藏的秘密文字。

小孩的房间充满这些象征地位的碎片,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很不好的。

然而,她喜欢看他削好之后吹落笔尖上木屑的样子。假如他这样摆弄一天,她会看上一天,一支接着一支。他会摇啊,吹啊,摇啊,吹啊,这一仪式十分完整,富于正义感,超过十一位佩戴勋章的男人正式签署某份国家文件的仪式。

他发现她在观看,于是问:“有事儿吗?”

“我今天和凯蒂的母亲谈过了。凯蒂和那个叫什么的。她跟我说了望远镜的事情。”

他站在那里，望着她，手里握着铅笔。

“凯蒂和那个叫什么的。”

“罗伯特，”他说。

“她的弟弟罗伯特。他的姐姐凯蒂。你们三个人一直谈到的这个人。这是不是我应该了解的事情呢？”

“什么人呀？”他问道。

“什么人。什么望远镜，”她说。“你该不该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把家里的望远镜拿出去呢？”

他站在那里，两眼看着她。他的头发泛白，那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颜色；他身上有某种忧郁的特质，某种克制，那是他自己的。这使他在游戏和体育运动中显出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纪律性。

“你父亲同意了吗？”

他站在那里，两眼看着她。

“从那个房间看到了什么东西，那么有趣？这你可以告诉我，对吧？”

她侧身靠在门上；就母亲的身体语言而言，这个姿势准备摆上三天、四天或者五天，或者说，直到他开口回答她的问题为止。

他把一只手从身体上移开，动作轻缓，那只没有铅笔的手，手心向上，脸上的表情出现了不明显的变化，在下巴和下嘴唇之间形成了一个凹陷，就像男孩的开场白的无声老年人版本，意思是：“什么呀？”

他坐在桌子旁边，左前臂放在桌子近侧边缘上，手掌在相邻的边缘上悬荡，呈微微握拳状。他抬起手来，前臂却没有动，让手在空中维持了五秒钟。他一共做了十遍。

微微握拳是他们的术语，康复中心的术语，被用在手册中。

这样的练习每天做四次，伸腕，还有尺骨侧屈；他发现这些练习有康复作用。在双子塔楼里混乱而下的拥挤过程中，他的身体受了伤，这些练习有助于缓解这些损伤。让他恢复健康的既不是核磁共振成像，也不是手术治疗。真正起到作用的正是这些不温不火的家庭康复方案：数秒，数重复次数，计算他每天练习的次数，做完每套练习之后用冰袋进行冷敷。

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残废了。他受的是轻伤，但是这类练习康复的并不是断裂的软骨。它针对的是当时经历的混乱，掀起的天花板和地板，在浓烟中窒息的声音。他坐着，精神高度集中，练习手形，让手腕向地面弯曲，让手腕向天花板弯曲，前臂平放在桌子上，竖起拇指，摆出特定的姿势，用一只手重压另一只手。他用热肥皂水冲洗夹板。他首先咨询了治疗师，然后调整夹板。他阅读有关说明。他将手掌合拢，呈微微握拳状。

她父亲杰克·格伦不愿意屈服于老年痴呆的漫长过程。他从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北部的木屋打了两三个电话，然后使用一支老式运动步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不知道其中的细节。那时她二十二岁，没

有向当地警察询问细节。是否可能存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细节呢？然而，她很想知道，父亲使用的是否是她知道的那支枪。十四岁那年，她到那片林子里去，颇不情愿地跟着他一起打有害动物。他要她持枪瞄准，但是没有击发。她是城里长大的姑娘，并不确切知道什么是有害动物，但是清楚地记得他那天告诉她的事情。他喜欢聊赛车、摩托车和猎枪的构造，解释如何使用它们，她喜欢听他讲那些东西。她非常专心地听着，这显示出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长期天各一方，在数周、数月中都见不上一面。

他举起步枪告诉她："枪管越短，枪口冲击波越强。"

枪口冲击波这个术语的力量延续多年。他的死讯似乎就是顺着这五个字形成的弧线传来的。它们让人觉得可怕，然而她试图告诉自己，他这样做很勇敢。过程非常短暂。他的疾病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确表现出来；在那之前，杰克总是对自然的这种小小捣蛋行为持尊敬态度，觉得病情不会继续恶化。她希望相信，他自杀用的枪就是那一支——那一天，在北方天际射下的光线中，美洲落叶松和云杉树下，他叫她用肩膀顶着那支步枪的枪托。

在门道里，马丁神情严肃地拥抱她。袭击发生时，他在欧洲。在跨洋航班不定期恢复之后，他搭乘了最早的航班之一。

"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夸张了。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吃惊，"他说。

天已中午，她母亲终于在卧室里忙着化妆了。马丁穿过贾斯廷的玩具，在房间里四处看了看，注意到室内物品的摆放位置出现了变化。

“在欧洲的某个地方。这就是我对你的印象。”

“我在这里时除外，”他说。

那只竖立的手掌——那个小型青铜雕塑——通常放在竹子茶几上；现在，它被放在窗旁的铁艺桌子上，旁边堆放着书。墙上那件奈维尔逊的作品被兰波的照片取代了。

“可是，即使当你来这里时，我也觉得你正在路上，从一个遥远的城市到另外一个遥远的城市去，两个城市都没有外形或者形状。”

“这就是我，没有形状，”他说。

他们谈到时事。他们谈到大家讨论的话题。他跟着她进了厨房，她给他倒啤酒。她一边倒酒，一边说话。

“人们读诗。我认识的人，他们读诗，希望减缓袭击带来的冲击和痛苦，给他们自己一种空间，语言中某种美好的东西，”她说，“寻求安慰或平静。我不读诗。我读报纸。我看那些版面，非常愤怒，都快疯了。”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研究这个问题。退回一步，思考有关的要素，”他说。“如果有可能，冷静地、清楚地思考。不要让它把你给打垮了。理解它，思考它。”

“思考它，”她重复着。

“有事件，还有人。思考它。让它告诉你什么东西。理解它。让你自己可以面对它。”

马丁·里德诺是艺术品商人、收藏家，也许还是艺术品投资者。她不清楚他究竟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他是怎么操作的，但是觉得他购买艺术品，然后快速出手，赚取巨额利润。她喜欢他。他讲话带着口音，在这里有一处公寓，在巴塞尔有办公室。他有时在柏林。也许，他在巴黎有妻子。

他们回到起居室，他一只手端着杯子，另一只握着瓶子。

“大概我并不理解自己在说些什么，”他说。“你说话，我喝酒。”

马丁体重超标，但是并不显得生活优裕。他通常都处于倒时差的状态，面部或多或少清洁欠佳，身上穿着旧西装——试图模仿一位流亡海外的老诗人的打扮，她母亲说。他尚未完全谢顶，脑袋上竖立着少许灰色头发，满脸的胡须大概两周没有刮过，大都灰白，从来没有梳理过。

“我今天早上到达时，给妮娜打了电话。我们要一起外出一两个星期。”

“好主意。”

“康涅狄格州的一所漂亮的老房子，靠着海边。”

“你挺会安排的。”

“对，我就是干这事儿的。”

“我有一个问题，并不相关。你可以不理会，”她说。“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

她望着他，他站在房间另外一侧的扶手椅背后，把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

“你们有性活动吗？这不关我的事情。不过，你们行吗？我的意思是，考虑到那次膝关节置换手术。她没有做什么练习哦。”

他把瓶子和杯子放到厨房去，一边走，一边用被逗乐的语气回答。

“她又不是用膝关节来性交的。我们不理会那个膝盖。那个膝关节非常脆弱。不过，我们不去碰它。”

她等着他回来。

“不关我的事情。不过，她看来正在进入一种逃避状态。我刚才想到了这一点。”

“你呢？”他问。“还有基思。他现在回到你身边了。这是真的吗？”

“可能明天就会离开。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

“可是，他住在你的公寓里呀。”

“为时尚早。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睡觉，不错，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不过，只是严格来说。”

他表现出探询的兴趣。

“同睡一床。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说。

“对。”

“这我喜欢。有多少个晚上？”

“他第一个晚上待在医院，接受观察。从那之后，反正是在一起的。今天是星期一。六天，五个晚上。”

“我会要求得到进展报告，”他说。

他只和基思谈过一两次。这位是美国人，不是纽约人，不是曼哈顿的选民——受到特定宣传控制的人。他想了解那个年轻人对政治

和宗教的看法，对这一地区的舆论和行为方式的看法。他所了解到的只有一点：基思曾经拥有一条比特犬。至少，这看来能够说明问题——一条头颅和下巴特别发达的狗，一条纯种美国狗，最初是培养来打斗和杀戮的。

“过两天，你可能有机会再和基思聊一聊。”

“我看是聊女人吧。”

“母亲和女儿。所有难以说出口的细节，”她说。

“我喜欢基思。我曾经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很喜欢。关于牌友的。当然，他也玩扑克。关于我以前认识的牌友的事情，关于他们在周末聚会时怎样安排座位的事情，他们维持了几乎半个世纪。实际上，还要长一点。他喜欢这个故事。”

她母亲妮娜来了，穿着深色裙子、白色上衣，拄着拐杖。马丁搀扶了她一下，接着看她在椅子上坐下，动作缓慢，像是分解动作。

“我们面对的真是充满死亡的战争。我觉得，在过去这些日子，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千年的时间，”她说。

马丁离开了一个月的时间。他看到了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她对年龄的接纳，那种在事实本身中间轻松穿行的深思熟虑的态度。丽昂为他感到悲哀。她母亲的头发变得更白了吗？她是否过量服用止痛药？在芝加哥的那次会议上，她是否患了轻微中风？最后，他是否对他们的性活动撒了谎？她的神志清醒。她并不完全原谅疾病的正常侵蚀——她不时忘记的名字，她几秒钟前刚刚放下的东西的位置。可是，她对重要的事情——室内的大环境——保持敏锐感觉，对

生命的其他状态保持敏锐感觉。

“跟我们说说吧，那些欧洲人在干些什么？”

“他们对美国人表示同情，”他说。

“跟我们说说吧，你买了些什么，卖了些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艺术品市场将会出现萧条。偶尔会出现一些现代大师的作品交易。除此之外，前景一片黯淡。”

“现代大师，我放心了，”妮娜说。

“奖品艺术。”

“人们需要奖品。”

她的嘲讽看来使他感到振奋。

“我才刚刚进门。实际上，刚刚回到这个国家。看一看她做什么？她让我感到伤心。”

“她就是干这一行的，”丽昂说。

他们相识已经二十年了。在其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马丁和妮娜相互爱恋，足迹遍布纽约、伯克利，还有欧洲的某座城市。丽昂心里明白，他有时采取的防守态度是他们两人之间私下交流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什么深层次东西的问题。他并不是他自称或者模仿的那种没有定形的人。他实际上性格坚毅，办事头脑敏锐，对她态度和蔼，对她母亲慷慨大方。那两幅漂亮的莫兰迪静物画就是马丁赠送的。对面墙上的那幅护照照片也是来自马丁的藏品——上面盖了章，已经褪色，带着过去的痕迹，每一英寸都记载着历史，而且非常漂亮。

丽昂问：“谁要吃点儿东西？”

妮娜想抽烟。扶手椅旁边的竹茶几上摆放着一个烟灰缸、一只打火机、一盒香烟。

她母亲点燃香烟。丽昂看着她，有了某种熟悉的感觉，心里稍稍有些难受——在某些时候，妮娜开始觉得她是隐形的。那记忆就在那里，在母亲啪的一声关上打火机，然后放在茶几上的方式里，在母亲的手势和缓缓飘荡的烟雾中。

“致命的战争，神圣的战争。仿佛上帝明天可能会出现在天空中。”

“那会是谁的上帝呢？”马丁问道。

“上帝曾经是住在城里的犹太人。现在他回到沙漠里去了。”

丽昂所学的专业本来是为了让她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在语言或艺术史方面有所建树。她游历了整个欧洲和中东大部分地区，但是，最终却是观光旅游，交了一些浅薄朋友，没有对信仰、习俗和语言进行持之以恒的探索。或者说，妮娜·巴托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完全是恐慌。他们的袭击是出于恐慌。”

“不错，可以这么说，这可能有道理。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罹患疾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的。一种正在蔓延的疾病，”他说。

“他们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没有解放人民，没有推翻独裁者。残杀无辜，仅此而已。”

“他们打击了这个国家的强势地位。他们实现了这一点，让世人看到，一个大国多么容易受攻击。一个干涉别国内政、出兵占领别国领土的大国。”

他轻言细语，眼睛盯着地毯。

“一方拥有资本、劳动力、技术、军队、情报机构、城市、法律、警察和监狱。另一方只有一些愿意去死的人。”

“上帝真伟大，”她说。

“忘了上帝吧。这是历史问题。这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无数人的生活，让他们一无所有，失去生命，失去意识。”

“从历史角度看，那些社会崩溃的原因并非在于西方国家的干涉。在于它们自身的历史、它们人民的心态。他们生活在一种封闭的世界中，是他们选择的，具有必然性。他们没有进步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希望——或者说并不尝试——去做。”

“他们使用宗教语言，这没有问题，然而，这并不是驱动他们的力量。”

“恐慌，这才是驱动他们的东西。”

她母亲的愤怒湮没了她自己的愤怒。她服从它。她听到这两个精神相连的人表现出强烈对立的立场，她看见妮娜僵硬的脸上露出明显的怒火，心里掠过的只有一阵悲哀。

这时，马丁的态度缓和下来，声音又变得轻柔了。

“好吧，没错，你说的可能是正确的。”

“责怪我们。他们自己失败了，却责怪我们。”

“好吧，没错。可是，这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的袭击，也不是针对一两座城市的袭击。他们针对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现在都是袭击的

目标。”

十分钟之后，丽昂离开了房间，他们两人仍然在争论。丽昂站在浴室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觉得，这一瞬间是虚假的，是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一个角色对着镜子，试图理解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事情。

她心里想，基思活着。

从基思出现在家门口那一天算起，基思已经活了六天了。对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会给她和她的儿子带来什么影响呢？

她洗了脸，洗了手。然后，她走到柜子前，取出一条干净毛巾，把脸和手擦干。她把毛巾扔进洗衣篮，放水冲洗了厕所。她冲洗厕所并不是想让人觉得，她是因为强制性原因才离开起居室的。在起居室里的人听不见冲洗厕所的声音。冲洗厕所是因为她自己的毫无意义的原因。也许，这不过是为了标示休息暂时告一段落，以便她离开厕所。

她在那里干什么呀？她心里想，真是个孩子。

她回到房间时，他们两人的谈话已经接近尾声。他——马丁——还有话想说，然而可能觉得时机不对，现在不行，太早了，于是慢慢走到挂在墙上的莫兰迪的画作前。

刚刚过了几秒钟，妮娜便发出了轻轻的鼾声。这一段时间，她在服药，一种神秘的轮转，按照天和小时，形成一种仪式性安排，是用药片、胶囊、颜色、形状和数字组成的。丽昂望着她。难以看到她这么安稳地靠在家具上，安安心心、一动不动；这个充满精力的裁判，从未停止对女儿生活的判断，这个让美丽一词具有生命的女人；她用它来描述艺术、观念和物品中让人赞叹的东西，用它来描述男人和女人脸上、

儿童心灵中让人赞叹的东西。这缩减成了一次人的呼吸。

母亲并不是濒临死亡,对吧? 放松一点吧,她心里想。

后来,她睁开眼睛,两个女人四目相对。它持续片刻;丽昂不知道,也无法用语言说明,她们究竟在对视中分享了什么东西。也许,她心里明白,但是却无法用语言描述那些重叠的情感。那是她们两人之间的东西,意味着她们相聚和分离的每一分钟,意味着她们已经知道和感觉到的东西,意味着在几分钟、几天、几年后将要出现的东西。

马丁站在画前。

“我在看这些物品,厨房用品,但是它们被移出了厨房,脱离了厨房和住宅环境,脱离了一切实用、功能性的东西。看来,我肯定回到了另外一个时区。在长途飞行之后,我的方向感肯定比通常情况下更糟糕了,”他说着,稍作停顿。“因为我在这一幅静物中总看到双子塔楼。”

丽昂走到墙边,和他站在一起。这一幅画上有七八件东西,其中较高的放在粗糙的暗蓝灰色背景中。其他的东西是放在一起的盒子和饼干筒,背景的颜色更深一些。整个画面的布局透视并不固定,色调以柔和为主,具有一种奇妙的简约力量。

他们一起欣赏。

两件较高的物品色调灰暗,有烟熏的痕迹和污点,其中一件的一部分被一个较高的细颈瓶遮挡了。瓶子只有一个,白色的。两个深色的物品外形太模糊,说不出是什么,它们正是马丁所说的东西。

“你看见了什么?”他问道。

她看见了他看到的东西。她看见了双子塔楼。

5

他从工程师入口进入公园，跑步的人在这里伸臂弯腰，做了准备活动之后进入跑道。空气暖和，静止无风，他沿着与骑马小道平行的道路散步。他有某个去处，但是并不急着赶往那里。他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手握淡绿色苹果靠在面颊上，两眼凝视远方，若有所思。这条道路不通汽车；他觉得，人们到公园里是来看人，看那些街头幽灵。有的人在道路左边，沿着贮水池跑步，有的人在他正上方的骑马小道上跑，还有一些人在道路上跑——手里拎着重物的男子在跑，两手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在跑，牵着绳子遛狗的人在跑。到公园里来看狗，他心里说道。

道路向西弯曲，三个头戴耳机的姑娘溜着旱冰，从他身边经过。这种日常的情景，他一般并不在意，这时却给他非常奇特的感觉，几乎产生了梦幻般的效果。他拎着公文包，希望把它交还给主人。他爬上小土坡，经过几个网球场。栅栏上拴着三匹马，鞍囊上挂着警盔。一名妇女从旁边跑过，在用手机和谁通话，样子可怜；他希望顺手把公文

包扔进贮水池，然后转身回家。

她住在阿姆斯特丹大道旁边的一幢公寓楼里，他爬了六层楼，到达她家门口。她脸上露出试探的神色，让他进屋，甚至——他觉得有些奇怪——表现出略显不放心的样子；他像前一天在电话里那样，开始跟她解释，他并非蓄意推迟归还公文包。她提到钱包里的信用卡，说没有去注销，因为她觉得一切都被埋葬了，一切都失去了，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他们停下话头，后来又继续聊，直到她含蓄地表示，她没有什么空闲时间。他把公文包放在门口的椅子上，走到沙发前，表示他不会待多长时间。

她是肤色较浅的黑人，年龄和他差不多，举止文雅，身体偏胖。

他说："当我在公文包里发现你的名字时——当我发现你的名字以后——我查了电话簿，看见上面有这个名字，我实际上拨了那个号码，我那时就想到，应该把它送交失主。"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想，我当时没有继续落实这一点的原因是在考虑，这个人是否活着。"

他们之间的对话出现了停顿；他意识到，她听到他唐突的解释时，语气非常轻柔。

"我有一点花草茶，"她说。"如果你喜欢，也有苏打水。"

"苏打水。矿泉水。在公文包里有一小瓶。让我想一想。波兰矿泉水。"

"波兰矿泉水，"她说。

"如果你想看一看里面的东西,请便吧。"

"哦,当然不。不,"她轻声说。

她站在通往厨房的过道里。窗外传来汽车经过的低沉轰隆声。

他说:"你看,结果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有水。甚至并不是我记得不记得的问题。我觉得,我当时不知道。"

"我觉得,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他说:"基思?"

"你告诉我了?"

"我觉得告诉了。"

"你的电话完全出人意料。"

"我叫基思,"他说。

"你在普雷斯顿网络公司上班?"

"不,在上面一层楼。一家小机构,叫洛伊尔房地产公司。"

这时,他站起来,准备离开。

"普雷斯顿网络公司使用的办公区很大。我看,我们只是没有见过面。"

"不,是洛伊尔房地产公司。我们差不多濒临破产了,"他说。

"我们想看一看我们搬迁的地方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现在对此没有多少考虑。"

出现了片刻沉默。

他说:"我们本来叫洛伊尔—斯坦斯房地产公司。后来,斯坦斯遭到了起诉。"

这时，他走向房门，拎起公文包。他迟疑一下，把手伸向房门的球形把手，回头看着她——她站在房间对面，面带微笑。

“我干吗那样做？”

“习惯，”她说。

“我差一点儿拿着你的东西走出房门。重新再拿一次。你的无价家传之宝。你的手机。”

“那东西。我没有时就不需要它了。”

“你的牙刷，”他说。“你的那一盒香烟。”

“天哪，噢，不，我见不得人的秘密。不过，我现在已经降到一天抽四支了。”

她伸开手臂，往侧面一挥，要他回到沙发前——交通警察指挥车辆的命令。

她给他倒茶，端来一盘甜饼干。她的名字叫弗洛伦斯・吉文斯。她在茶几另一边摆了一把餐椅，在他对面坐下。

他说：“我了解你的一切。一把声波牙刷。你用声波来刷牙。”

“我是个小用品迷。我喜欢那样的东西。”

“为什么你的录音机比我的好？”

“我看我用过两次。”

“我用过我的，不过从来没有听过。我喜欢对着录音机说话。”

“你对着它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的美国同胞，”他说。

“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我没有给驾照挂失。基本上，我什么也没

有做，只是坐在这房间里。”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仍然在聊。饼干很小，味道很差，但他不加思考地一直啃着，像婴儿一样，只啃下一点，把残留的碎片放在盘子里。

“我当时正在使用电脑，听到那飞机接近的声音，不过是被抛到了地板上之后。转眼之间，”她说。

“你确定你听到了那飞机的声音？”

“撞击的冲力把我抛在地板上，那时我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我想到了喷淋器，我试图回想喷淋器。我知道，我在什么位置上被淋湿了，全身湿透。”

他明白，她本来并不想说这一点。这话听起来有一点私密性，全身湿透，她只得停顿片刻。

他等待着。

“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我那时坐在桌子旁，不知道怎么的，我仍然坐着，让身体平衡，拿起了电话。后来，我们就开始通话了。‘喂，是多纳。’我的朋友多纳。我问她：‘你听到没有？’她是从家里打来的电话，在费城，谈去看她的事。我问：‘你听到没有？’”

她慢慢说着，一边讲，一边回忆，常常停下来，注视着前方，当时的情形一一浮现出来：天花板坍塌，楼梯阻塞了，四处烟雾弥漫，一直没有散去，墙壁倒塌了，没有涂泥灰的石墙。她停下来，考虑合适的字眼；他等待着，注视着她。

她脑袋里一片空白，失去了时间感，她说。

什么地方有水流出来，或者说淌下来，从某个位置流淌下来。

男人们脱下衬衣，缠在脸上，当面具使用，遮挡浓烟。

她看见一个女人头发被烧了，头发在燃烧、冒烟；但是，她现在不能确定，她是亲眼看见的，还是听别人说的。

烟雾很浓，有时候，他们只得伸手抓着前面的人的肩头，闭着眼睛往前走。

她的鞋子要么丢了，要么被她踢落了，水从什么地方流下来，就像一条小溪，冲下山冈，从附近流过。

这时，楼梯变得拥挤起来，人们走得很慢，其他楼层的人不断拥了进来。

"有人喊，哮喘病。我现在说话，也有一点喘。哮喘，哮喘。一个女人就像绝望了一样。我看到惊惶的面孔。我觉得，就在那时，我跌倒了，我一头栽倒。我在楼梯上滚了五六步，撞在楼梯平台上，就像一个踉跄，我重重地摔倒在地。"

她希望告诉他一切。他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也许，她已经忘记了，他当时也在现场，在双子塔楼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是她需要倾诉的对象。他知道，她没有向人讲过她的经历，没有以如此紧张的方式，向任何人讲过。

"即使他们非常小心，他们帮助我，我还是害怕被人踩踏。但是，我觉得自己会在人群中倒下，自己将被踩踏。他们帮了我，有一个人我还记得，他扶我站立起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气喘吁吁地帮助我，和我说话，直到我能够重新往下走。"

电梯的升降机井里烈火熊熊。

有一个人在讲大地震。尽管她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她却忘记了飞机撞楼的事情,愿意相信这是一场地震。这时,有人说自己经历过地震,这不是地震。那是一个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的人,一个高雅的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个管理人员。这不是地震。

楼道里悬荡着电线,她觉得自己的手臂碰上了一根电线。电线碰到了她身后的人,他猛地一跳,诅咒了一句,笑了起来。

楼梯上人群涌动,形成巨大的力量,有的蹒跚而行,有的哭喊着,有的被烧伤了,但是,大多数人保持着镇定。有一个妇女坐在轮椅上,他们抬着她,人们让开道路,在楼梯上形成一个单列。

她的脸上露出一种严肃的表情,某种恳求的表情,

“我知道,看到那样的恐怖场景,看到那么多死人,我安全地活了下来,我不能坐在这里,去说什么在楼梯上摔了几步的事情。”

他没有打断她的话头。他让她说话,没有做出任何要她放心的表示。有什么可以让人放心的?她颓然瘫在椅子上,对着桌面说话。

“消防人员从身边冲过。哮喘,我又开始喘了。说话的人提到了炸弹。他们试着用手机和人通话。他们一边下楼,一边拨号。”

就是在那个位置,从下面的什么地方递来了瓶装水,还有软饮料。人们甚至开起了玩笑,那些股票交易员。

就是在那个位置,消防人员从我身边冲过,冲上楼梯,冲入浓烟之中,人们闪开一条路。

也就是在那个位置,她看见了某个认识的人:他往楼上走,一个维

修人员，一个她每次遇到会说说笑话的男人。他从她身边经过，手里拿着一根长铁棍，也许是某种用来撬开电梯门的东西，她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词汇。

他等待着。她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陷入思考；对她来说，这看来是重要的，仿佛她在回忆那个男人的名字，而不是他手里那件工具的名称。

后来，他说："铁橇棍。"

"铁橇棍，"她说，想到了那工具，脑海里出现了它的样子。

基思觉得，自己也看见了那个男人：他从自己身边往楼上走，戴着安全头盔，系着插有工具和手电筒的腰带，手里握着一根铁橇棍，它一端是弯曲的。

如果她没有提到，他是不可能记住这一点的。没有意义，他心里想。然而，它是有意义的。那个人的遭遇被置于这个事实之外：他们两人在下楼途中的某个地方看见了他。但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这在某个不确定的方面是重要的：在这些交叉回忆中，他被带下来，出了双子塔楼，进入了这个房间。

他身体前倾，一只胳膊肘儿靠在茶几上，一只手放在嘴上，看着她。

"我们就这样一直往下走。一会儿漆黑，一会儿明亮，一会儿又黑了。我现在仍然在楼梯上。我想母亲。如果我能活到一百岁，我也仍然在楼梯上。走了那么长时间，让人觉得，那在某种意义上是正常的。我们没有跑，所以那场景并不像狂奔。我们齐心协力。我想我母亲。

这不可能是地震，根本不可能的。”

那时，他们已经走出烟雾最浓的楼段；就在那时，她看见了那条狗，一位盲人和他的导盲犬，就在她前面不远的位置。她觉得，那就像《圣经》里提到的某种场景。他们显得非常镇定。她觉得，他们似乎要传播镇定。那条狗仿佛是某种让人完全镇定下来的东西。他们相信那条狗。

“后来，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得等待多久——我们所到的楼层一片黑暗，不过，我们还是走出了黑暗，经过几扇窗户，看见了广场，那已是一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城市了。建筑物在燃烧，我们看见了尸体，我们看见了衣服、金属配件那样的金属碎片，一片狼藉。这大概有两秒钟时间。我看了两秒钟，然后把目光移开。后来，我们穿过一个地下中央大厅，上到了街面上。”

她暂时讲述了这些。他走到窗户旁边的椅子前，在公文包里找到了她的香烟，抽了一支，放在嘴上，然后找到了打火机。

“在烟雾中，我只能看见消防人员衣服上的线条，明亮的线条。那时，有人被埋在瓦砾堆中，到处都是变形的钢铁和玻璃碎片，受伤的人坐在那里做梦，他们仿佛是正在流血的做梦者。”

她转过身体，看着他。他点燃香烟，走到她跟前，把烟递给她。她猛吸一口，闭上眼睛，把烟雾吐了出来。当她睁开眼睛再次看他时，他已经回到了桌子对面，坐在沙发上，注视着她。

“给你自己也点一支吧，”她说。

“我不抽烟，不。”

“你戒了。”

“很久以前。那时我觉得我是运动员，”他说。“以我的方式抽一些。那不错。”

过了片刻，她又开始讲述。然而，他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说的。接近开始的某个地方吧，他心里想。

他想，全身湿透。她全身湿透。

到处都是人，拥入楼梯井。她试图回忆事物和面孔，回忆可能解释某种东西或者揭示某种东西的瞬间。她相信那条导盲犬。那条狗会带着他们走到安全的地方。

她开始重复整个过程，他准备重听一遍。他专心倾听，注意到每个细节，试图在人群中发现自己。

多年以前，她母亲就已清楚地说过。

“有这样一个男人，一个榜样，他是他的男性朋友们的可靠典范，具有朋友的一切品质，是一个好帮手，一个可以交心的密友。他借钱给人，提供建议，对人忠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他对女人却非常恶劣。一个活生生呼吸的地狱。女人和他的关系越密切，他越会觉得，她不如他的男性朋友。于是，她的境遇就更加糟糕。这个人就是基思。这就是你要嫁的人。”

这就是她嫁的人。

他现在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身影。在各个房间里，飘荡着一种感

觉:这个人赢得了充满尊重的关注。他的身体功能尚未完全恢复。甚至他进行的术后腕部康复训练也显得有些超脱——每天四次,定时用冷冰敷,这套奇怪的伸展和弯曲练习使他看上去像是在北方某个遥远地区里受到压制的民族中的祈祷者。他花时间和贾斯廷在一起,送他到学校,接他回家,辅导他做家庭作业。他有一段时间上着夹板,后来取下了。他带着孩子到公园去,玩接球游戏。孩子可以玩上一天棒球,体验单纯、无穷无尽的快乐,不会受到罪孽——从古至今任何人的罪孽——的影响。抛球和接球。她看见他们在距离博物馆不远的场地上玩,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基思使用一种玩球技巧,将球翻到右手——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手背上,然后手臂用力向前一伸,让球沿着前臂往后运动,接着用肘部将它颠到空中,最后用手背接住。这时,她看见了一个自己以前并不了解的人。

在去第116大街的路上,她在东80大厦中哈洛德·阿普特的办公室里稍事停留。她定期来这里,把小组成员作文的复印件送来,讨论他们的情况。这是阿普特医生提供心理咨询的地方,既有老年性痴呆症患者,也有其他的人。

阿普特是一个瘦小男子,头发拳曲,一副言谈风趣的模样,但却从来不苟言笑。他们谈到罗斯琳·S.变得衰弱的事情,谈到柯蒂斯·B.的清高举止。她告诉他,她准备让组员每周见两次面。他说,这样做是错误的。

“从现在起，你明白吧，全都与丧失相关。如果我们这样做，参与活动的组员就会越来越少。他们的情况将会变得越来越微妙。这些参与者需要周围有自己的空间。你不能让他们觉得，存在着一种紧迫性，需要尽量写出一切，说出一切，否则，就来不及了。你应该让他们对这样的活动满怀期待，而不是觉得有压力或者受到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写作是一种甜蜜的音乐。其他东西将会随之出现。”

他仔细观察她的神情。

“我所说的很简单。这项活动是为他们服务的，”他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他们的活动，”他说。“不要把它变成你的活动。”

他们写与那些飞机有关的情况。他们写撞楼时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写自己认识的在双子塔楼里——或者在双子塔楼附近——的人，他们写上帝。

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当袭击发生时，上帝在什么地方？

本尼·T.感到庆幸，他自己没有什么信仰，否则，经历这次袭击之后，他会失去信仰的。

我离上帝更近了，罗斯琳写道。

这是魔鬼。这是地狱。烈火熊熊，痛苦不堪。不要想什么上帝。这是地狱。

袭击之后的第一天，奥马尔·H.害怕到街上去。他觉得，人们会对他另眼相待。

我没有看见他们手牵手的样子。我希望看到，罗斯琳写道。

卡曼·G.希望知道，是否人们遭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计划的组成部分。

我离上帝更近了，现在更近，将来更近，肯定会更近的。

很少露面的尤金·A.写道，上帝知道人们不知道的东西。

废墟和尸骸。这不是上帝计划之内的东西。

可是，当双子塔楼倒下时，奥马尔写道。

我听说，他们跳楼时手牵着手。

如果上帝让它——飞机撞楼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今天早上切面包时，是不是上帝让我割伤了自己的指头呢？

他们写了之后，朗读所写的东西，每个人轮流读，随后是评论，交换意见，最后是独白。

“让我们看一看那指头吧，”本尼说。“我们想亲吻它。”

丽昂鼓励他们发表意见，互相争论。她希望知道一切，每个人说的内容，日常的事情，不加修饰的信仰表述，深层次的情感，渗透这个房间的激情。她需要这些男人和女人。阿普特医生的说法使她感到不安，因为它具有真实性。她需要这些人。也许，这个小组对她的重要性超过了对其成员的意义。这里有某种宝贵的东西，某种渗透出来、进而释放的东西。这些人是杀死她父亲的疾病的活生生的例证。

“上帝说发生某件事情，就会发生那件事情。”

“自从袭击事件出现之后，我就不再相信上帝了。”

“我们坐在这里聆听，上帝要么告诉我们，要么不告诉。”

“我正在街上走，想找一个地方理发。有人跑了过来。”

“我当时正在上厕所。我后来恨我自己。人们会问当时你在哪里。我没有告诉他们实情。”

“不过，你记得告诉我们。这非常好，本尼。”

他们插话，做出手势，改变话题，互相交谈，闭上眼睛，有的沉思，有的感到困惑，有的在沮丧中再次回忆事件本身。

“上帝拯救的那些人情况如何？他们是否比死去的人更好一些？”

“这不是我们该问的。我们不问为什么。”

“一百万婴儿在非洲死去，而我们却不问为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战争。我觉得是因为战争，”安娜说。“我待在室内，点燃了一支蜡烛。我妹妹说，她是决不会把炸弹托付给中国人的。”

丽昂难以接受存在上帝这个观念。她接受的教育让她相信，宗教使人顺从。这就是宗教的目的，让人回到幼稚状态。她母亲说，敬畏和屈服。宗教在法律、仪式和惩罚中得以强有力表达，其原因就在于此。而且，它的表达方式也非常漂亮，给人音乐和艺术灵感，提高一些人的意识，降低另外一些人的意识。有的人进入恍惚状态，有的人真的匍匐在地，有的人爬行遥远距离，或者成群结队游行，穿刺身体，鞭打自己。其他人——其余的人——可能受到的影响少一些，与灵魂中某种深层次的东西联系起来。她母亲说，强大而且美丽。我们希望超

越，我们希望超越安全理解的限度，希望以更好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而不是通过假装的行为。

尤金·A.七十七岁，头发乱糟糟地竖立着，戴着一枚耳环。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擦洗洗涤槽，这时电话响了。是我前妻的，"他说。"差不多有十七年没有通过话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是从佛罗里达的什么地方打来的，那地名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发音。我问她什么事情。她说，别介意什么事情。还是那种毫不尊重的口气。她说，打开电视看看吧。"

"我得提防一个邻居，"奥马尔说。

"整整十七年了，连一句话也没有。我得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她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打开电视吧，她告诉我。"

交谈继续进行。

"我不会原谅上帝干的这事儿。"

"你怎样跟孩子解释这一点，如果他的母亲或父亲……"

"不跟孩子说实话。"

"我希望看到那情景，那些手牵手的人。"

"当你看见了某件事情发生，它应该是真的。"

"不过，上帝呢？上帝是不是干了这件事情呢？"

"你正在看。不过这并不是真的。"

"上帝管大事情，就像他做的那些事情。不过，他让整个世界都在颤抖，"柯蒂斯·B.说。

"我会向有的人说，至少他并没有让钢管刺穿肚子死去，也没有身

上吊着一个口袋来装屎尿。"

"废墟和尸骸。"

"我离上帝更近了，我明白这一点，我们明白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

"这是我们的祷告室，"奥马尔说。

没有人在作文中提到那些恐怖分子。而且，在阅读之后的交流中，也没有提到那些恐怖分子。她给他们提示。十九个人来这里，想要杀死我们，你们肯定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感觉。

她等待着，并不确定她希望听到的是什么。这时，安娜·C. 提到一名消防人员，一个她认识的男子，他在双子塔楼中的一幢里失去了生命。

安娜一直显得有一点置身局外的样子，仅仅有过一两次插话，而且不带感情。这时，她身体直直地坐在廉价折叠椅上，用手势来引导她的叙述，没有人打断她的话头。

"如果他突发心脏病，我们会怪他。他爱吃，吃得太多，没有运动，没有常识。这就是我跟他太太说的。或者说，他死于癌症。吸烟，没能戒掉。那就是麦克的习惯。如果他得的是癌症，就会是肺癌，我们可以怪他。可是，瞧一瞧这个，发生的事情，太糟糕了。距离那么远，在世界的另外一边。你无法接近那些人，甚至在报纸上也见不到他们的照片。你无法看见他们的面孔，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无法说出他们的名字。我天生就喜欢叫别人的名字。我知道怎样称呼那些人吗？"

丽昂猜想这是什么。它是一种从报复角度加以确定的反应。她喜欢听到这些，发自内心的小小愿望，尽管它们在灭顶之灾中毫无用处。

“如果他开车时死于车祸，或者在过马路时被汽车撞死，你可以在心里让那个人死上一千次，那个开车的。当然，你不可能真的杀人，因为你没有必要的手段。但是，你可以想，你可以在心里想象，从而实现某种交换。然而，现在遇到这样的人，你甚至连想也无法想。你无计可施。因为他们距离你的生活非常远。而且，他们已经死了。”

存在宗教，存在上帝。丽昂希望采取不相信的态度。不相信是理清思维、明确目的的过程。或者说，这是否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迷信？她希望信任自然界的力量和过程，这种唯一可以感知的实在和科学尝试，只有地球上的男人和女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她知道，在科学与上帝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相信这两者。然而，她不愿意这样做。在她曾经学习的院校中，有学者和哲学家，有她当做惊悚新闻稿阅读的书籍；那些东西具有个人特点，有时候让她战栗。还有她一直喜欢的神圣艺术。怀疑者创造了这样的艺术，那些充满热情的信徒们，那些曾经怀疑、后来相信的人们。她可以同时自由地思考、怀疑和相信。然而，她不愿意这样做。上帝会催促她，让她变得更软弱。上帝就会是始终处于难以理解状态的存在。她只愿意这样做：扼杀动摇不定的信仰的脉动——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持这样的信仰。

他的思绪开始飘向那一天，飘向那一分钟。他身在此间，这一刻独自一人，不禁浮想联翩，脱离了平常的刺激，脱离了所有流动形式的办公室话语。事物仿佛是静止的；很奇怪，眼睛以他不理解的方式去看，看得更清楚。他开始看见他的活动。他注意到一些事情，一天中或者一分钟里所有已经失去的微小点滴，看到他如何舔了舔拇指，然后把一点面包碎屑从盘子里粘起来，心不在焉地放进嘴里。不过，已经不再那么心不在焉了。没有什么是他所熟悉的，身在这里，又在一个家庭里了。他觉得自己是陌生的，或者说，他一直觉得如此，然而，现在却不同了，因为他在观看。

和贾斯廷步行去学校，独自步行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全是步行。然后，在学校接到孩子，再步行回家。这些时段里有一种隐含的快感，一种几乎被隐藏起来的感觉，某种他勉强知道的东西，一种自我揭示的低语。

小孩正在尝试用单音节词汇造句。这是他那个班的学习内容，一种严肃的游戏，其目的是教孩子们掌握单词的结构，掌握形成明确思维的方法。丽昂用略带严肃的口气说，这听起来像是极权主义的做法。

“它帮助我思考时慢慢地来，”贾斯廷告诉他父亲，一板一眼地说出每一个单词，注意着音节的数量。

慢慢地来的还有基思，慢慢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曾经希望从自我意识中挣脱出来，让身体日夜都处于自然的运动之中。现在，他发现自己游荡在一阵阵反思里，不是以明确的单元进行具体、连贯的

思考，而是仅仅接纳出现的东西，让事物离开时间和记忆，进入某种带着他所汇集的经历的黯然空间。或者，他站在那里望着。他站在窗前，望着街上的情景。如果你站着观察一会儿，一直都会出现什么情景，即便在最安静的白天和深夜里也是如此。

他脑子冒出一个他不知源自何处的短语，有机弹片。他觉得熟悉，但不知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看见街道对面有一辆与其他汽车并排停放的轿车，想到了某件别的事情，接着想到其他的事情。

步行往返于学校和住所之间，做饭；这是某种他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很少做的事情，因为它使他觉得，他是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敲开鸡蛋，做晚餐。有一座公园，各种各样的天气，有住在公园对面的那个女人。然而，那是另外一回事，步行到公园对面去的这一段路程。

"我们现在回家吧，"贾斯廷说。

半夜，她没有入睡，闭着眼睛，浮想联翩。她觉得，时间正在挤进来，还有威胁，脑袋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跳动。

她读了他们所写的关于那些袭击的所有作文。

她想到她父亲。她看见他从扶梯上走下来，也许是在机场里。

基思一度停止剃须，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切事情看来都有某种意义。他们的生活处于转变阶段，她寻找着转变的迹象。甚至在她几乎还没有意识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它随后便带着所依附的意义在不眠状态中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不眠状态持续若干分钟或小时，她并

不确定。

他们住在一幢四层红砖建筑的顶楼。最近，她常常走下楼梯就会听到某种音乐：悲伤的音乐，乐器有鲁特琴、手鼓，有时候还有唱诗的声音，从二楼的一套房子里传出来。她心里说，同一张CD，反复播放；这开始使她愤怒。

她读报纸上的报道，直到不得不强迫自己停下来。

然而，事情也很平常。在所有方面，事情都是平常的，正如它们总是平常的一样。

一个名叫埃莱娜的女人住在那套房子里。她想，埃莱娜可能是希腊人的名字。可是，那音乐却不是希腊的。她听到的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传统，中东的，北非的，贝都因人的歌曲，也许是苏非[1]舞曲，伊斯兰教传统中的音乐。她想去敲门，说上几句。

她对人说，她希望离开这座城市。他们知道，她并不是认真的，并且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她。她有一点恨他们，还有她自己的透明性，还有那些小小的恐慌，它们让清醒的一天中的某些时刻类似夜间此刻出现的胡思乱想，难以平息的思绪。

她想到她父亲。她使用父亲的姓。她叫丽昂·格伦。她父亲曾是一名传统的、堕落的天主教教徒，他虔诚地参加拉丁语弥撒，条件是不要叫他一直坐着等待弥撒结束。他认为，规矩的天主教徒与堕落的天主教徒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唯一重要的是传统，而它不在他的工作中，从来不在——他搞建筑和其他结构方面的设计，那些东西大都修

①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

建在遥远的地方。

她想，她可以采取一种假装的文明姿态，作为一种策略，作为一种以牙还牙的手段。基思说，他们主要在楼梯上听到它，在上下楼梯时，反正它也只是音乐而已，所以，干吗不采取随它去的态度。

他们并不拥有这套房子，他们是租用的，就像中世纪的人们那样。

她想去敲门，跟埃莱娜打招呼。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干。采取一种姿态。就其本身而言，这就是报复。问她为什么要在这非常敏感的时期中播放这种特殊的音乐。她提醒自己，要使用对邻居表示关注的语言。

她看报纸上刊登的死者简历。

她是小女孩时，希望成为她母亲和父亲那样的人，成为某些同学——其中的一两个——那样的人。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带有某种特殊的轻松自如，说起话来无关痛痒，重要的是讲话的方式，轻飘飘的，就像小鸟飞过。她和其中的一个女孩子一起睡觉，她们相互抚摸，曾经也吻过。她觉得，那是她会从另外一个女孩的心灵和身体中唤醒的一种梦幻。

敲门。提到噪音的事情。不要叫它音乐，叫它噪音。

他们的思维方式类似，说话方式类似，在同一时间吃相同的食物。她知道，这不是真的。根据日月的运行轨迹，无论白天黑夜，以同样的祈祷姿态，进行同样的祈祷，逐字逐句地念出来。

现在，她需要睡觉了。她需要让她脑袋里的那音乐停下来，向右翻身，面向她的丈夫，呼吸着他的气息，在他的睡梦中入眠。

埃莱娜是办公室的管理人员或者餐馆经理什么的，离了婚，和一条体型硕大的狗一起生活，其他情况有谁知道呢。

她喜欢他脸上的胡须，那胡须不错，不过，她没有说出来。她说了一件事情，没有趣味的事情，看着他用拇指抹着胡须茬子，让他自己意识到它的存在。

人们问：离开这座城市？为什么？到哪里去？这是纽约当地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大都市用语，响亮而率直，可是，她心里对这一点的感受与他们相差无几。

去吧。去敲门吧。表明态度。就事论事地提起噪音的事情。敲门，说这是噪音，公开地假装礼貌而又镇定，模仿每个房客认可的邻里房客的礼貌举止，轻言细语地提起噪音的事情。不过，要就事论事。敲门，说噪音的事情，态度要和蔼、镇定，公开地装腔作势，不要暗指某种音乐的潜在主题，不要将它作为特定形式的政治诉求和宗教表述，在眼下肯定不能这样做。用权利受到非法侵害的住户的语言，慢慢地说。问她是房客，还是房东。

她往右翻了一下身，朝着丈夫，睁开眼睛。

她睁开眼睛之后，即使现在，在飞机撞楼十五天之后，看见他躺在自己身旁，也觉得惊讶。夜里早些时候，他们做了爱，她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前吧。在刚才的某个位置上，两个人的身体放松，也是时间上的放松。她觉得，在这些日日夜夜里，发生的事件让她备感压抑，这是唯一一段没有胁迫感或扭曲感的放松时间。这是她记忆之中和他一起度过的最温柔的时刻。她觉得嘴角上有点口水，就

在与枕头接触的那个位置上。她看着他，他脸朝上，脑袋沉浸在漫进房间的街灯的微光中，显出模糊的轮廓。

这几个字眼以前从来没有让她觉得轻松。我的丈夫。他不是什么丈夫。配偶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一直显得滑稽，而丈夫则完全不合适。他是某种别的什么人，在别的什么地方。然而，她现在使用这几个字眼。她觉得，他正逐渐变为一个像丈夫的男人，尽管她知道，把丈夫和男人放在一起完全是另外一个词①。

已经在空气里存在的东西，已经在年轻人身体里存在的东西，将要出现的东西。

那音乐里包括一些听起来像是强制呼吸的瞬间。有一天，她在楼梯上听到它，一种由男人有节奏的急促呼吸构成的插曲，一种吸气和呼气的礼拜仪式。有时候，是别的声音，迷幻的声音，背诵的声音，女人哀悼的声音——它们交织起来，被手鼓声和拍手声所掩盖。

她看着丈夫，他脸上没有表情，无动于衷，与他醒时的样子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好的，那音乐动听，可是为什么现在播放呢？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那个用老鹰羽毛演奏、像是鲁特琴的东西叫什么名字？

她伸出一只手，放在他跳动的胸部上。

后来，根据日月的运行轨迹，该睡觉了。

---

① “像丈夫的男人”原文为 husbandman。这一单词是由 husband（丈夫）与 man（男人）合成的，意思为农夫。

清晨，她跑步完毕，回到家里，浑身大汗淋漓，站在厨房窗户边，手里拿着一个一公升的瓶子，一边喝水，一边看着基思吃早饭。

“你是在街道上奔跑的疯女人之一。沿着贮水池跑。”

“你觉得，我们比男人还疯狂。”

“只有在街道上。”

“我喜欢这些街道。清晨这个时候，城市里有某种特别的东西，沿着河边，街道儿乎没有人，汽车飞驰而过。”

“深呼吸。”

“我喜欢与大道上的汽车同行。”

“深呼吸，”他说。“让废气灌入你的肺部。”

“我喜欢闻那气味。我喜欢河上吹过的微风。”

“裸跑吧，”他说。

“你裸跑，我就裸跑。”

“如果儿子裸跑，我就会裸跑，”他说。

今天是星期六，贾斯廷在他房间里，正在对他画的一幅彩色蜡笔画进行最后润色，画上的人是他奶奶。如果不画人，他会画鸟，是家庭作业，这使她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把望远镜带到姐弟家里去了。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他们搜索天空。”

“搜索什么？”

“飞机。他们中的一个，我看是那女孩。”

“凯蒂。”

“凯蒂说，她看见了撞向第一座塔楼的那架飞机。她说，她当时病了，从学校回到家，正站在窗户前，那飞机从她头上飞过。”

姐弟家住的那栋楼被有的人称为哥斯拉公寓，要么简称为哥斯拉。它有四十层左右，四周是不高的联体住宅和其他的建筑物。那个区域形成了自身的天气系统，产生强大气流，有时候吹落建筑的表面，把老年人刮倒在人行道上。

“想家。这我相信吗？”

“我觉得，他们家住在二十七楼，”他说。

“目光穿过公园，往西面看。这说法没有错。”

“那架飞机是从公园低空飞过的吗？”

“也许是公园，也许是河，”她说。“也许她那时想家了，也许这是她编造的。”

“管它呢。”

“管它呢，你说过，他们想发现更多的飞机。”

“等着它再次出现。”

“这让我觉得害怕，”她说。

“现在他们有了望远镜，可以看到发生的情况。”

“这让我觉得非常害怕。天哪，这里有某种非常可怕的东西。让小孩产生倒霉而扭曲的想象力。”

她走到茶几旁，从他的麦片碗里拿了半颗草莓。然后，她在他对面坐下，一边思考，一边咀嚼。

后来，她说："我从贾斯廷那里听到的唯一情况。双子塔楼没有倒。"

"我告诉他，它们倒了。"

"我也是这么说的，"她说。

"它们被撞了，但是没有倒。他是这么说的。"

"他在电视上没有看见倒塌的情景。我不愿意让他看到那画面。不过，我告诉他，它们倒了。看来他相信了。可是，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无论他嘴上怎么说，他心里明白，它们倒了。"

"他应该知道这事情，你说呢？而且，他知道你当时在现场。"

"这我们聊过的，"基思说。"不过，仅仅聊过一次。"

"他是怎么说的？"

"没有说什么。而且，我也没有。"

"他们在搜索天空。"

"对，"他说。

她明白，有什么东西她一直希望说出来，它现在终于渗透到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意识之中了。

"他说过比尔·洛顿这个人的事情吗？"

"只有一次。他不应该向任何人讲的。"

"他们的母亲提到这个名字。我一直忘记告诉你了。最初，我忘记了这名字。我总是忘记常见的名字。后来，我想起来了，你却一直没有提到这事儿。"

“这孩子说漏嘴了。他无意中说出了这名字。他告诉我,那些飞机的事情是秘密。我不应该告诉任何人,他们三个人在二十七楼,搜索天空。不过,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不应该提到比尔·洛顿。后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他无意中说出了这名字。于是,他要我再三保证。不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

“包括他母亲,为了生他在血泊和痛苦中挣扎了四个半小时的母亲。这就是女人整天忙忙碌碌的目的。”

“阿门。不过,后来出现的情况是,”他说,“另一个孩子,她弟弟。”

“罗伯特。”

“这名字最先是罗伯特说出来的。我知道的只有一点。其余大多是我猜的。罗伯特觉得,从电视上或者学校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他听到了某个名字。也许,他曾经听到这个名字,或者误听到这个名字,然后把这个说法硬加在后来出现的场合上。换句话说,他根本没有调整他听到的最初意义。”

“他听到的是什么?”

“他听到的是比尔·洛顿。他们说的是本·拉登。”

丽昂想了一下。在她看来,首先在这个孩子的小小的错误说法中,可能有某种重要意义。她看着基思,希望看到他的赞同表示,发现某种东西,以便让她确定自己自由飘浮的敬畏感。

“那么,这样看来,”他说,“他们一起形成了比尔·洛顿的虚构神话。”

“凯蒂肯定知道真正的名字。她非常聪明。很可能的情况是，她说出另一个名字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是错误的。”

“我猜就是这样的。这就是那神话。”

“比尔·洛顿。”

“搜索天空是为了发现比尔·洛顿。他保持沉默之前，告诉我了一些事情。”

“我喜欢这一点。我喜欢在伊莎贝尔之前知道这个谜团的答案。”

“伊莎贝尔是谁？”

“姐弟的母亲。”

“她的血泊和痛苦呢？”

她哈哈大笑。然而，她想到他们关着房门，站在窗户旁边，搜索天空，心里仍旧感到不安。

“比尔·洛顿长着长长的胡子。他穿着长袍，”他说。“他会开飞机，能够讲十三种语言，除了对他的妻子之外，和其他人都不讲英语。其他本事？他有本事给我们吃的东西下毒，不过仅仅是某些东西。他们正在弄那份清单。”

“我们试图让孩子们与时事保持安全距离，这就是结果。”

“不过，我们并没有形成距离，其实没有，”他说。

“在孩子与大屠杀罪犯之间。”

“比尔·洛顿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赤脚到处走。”

“他们杀害了你最好的朋友。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犯。两个朋友。两个朋友。”

“不久以前，我和迪米特里厄斯谈过。我觉得，你没有见过他。在另外一幢塔楼里工作。他们把他送到巴尔的摩的一家烧伤中心去了。他有家人在那里。”

她看着他。

“你干吗还在这里？”

她的问话带着一丝好奇的意味。

“你准备待下去吗？我觉得，这事情我们得谈一谈，”她说。“我已经忘了应该怎样和你谈了。这是我们谈得最长的一次。”

“你谈得比谁都好。和我谈话。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

“依我看，我已经把它忘了。我坐在这里，觉得我们有许多话要说。”

“我们没有多少要说的。我们曾经什么都谈，一直都是那样。我们考察一切，一切问题，一切事情。”

“对。”

“那实际上把我们累死了。”

“对。不过，有可能吗？这就是我的问题，”她说。“你我可能结束冲突吗？你知道我说的意思。日常摩擦。我们分开以前，让我们吵闹不休的每个字眼、一举一动。那样的日子可能结束吗？我们不需要了。我们可以和和气气地生活。我说的对吗？”

“我们已经作好准备，进入过小日子的状态，”他说。

在马里恩斯特拉斯街上

晚祷结束之后，他们站在入口处，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其中一个年轻一些，另一个稍长一些。冷风刮着垃圾在人行道上掠过，哈马德两手合拢，放在嘴前，吹了六七口热气，动作缓慢，不慌不忙，手掌中渐渐有了一点温暖的感觉。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吃力地蹬车向前。这时，他两臂抱在胸前，手掌放在腋下，听着年长的人讲述。

十五年之前，他是阿拉伯河畔的步枪射手，看着成千上万的男孩嘴里叫喊着，穿过那里的淤泥滩。他们有的扛着步枪，有的没有；那些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很重，几乎压得个子较小的男孩子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可能扛着枪走很远的。他是萨达姆军队里的一名士兵；他们是阿亚图拉①的殉道者，在那里倒下和牺牲。他们仿佛人从泥地下冒出来似的，一浪接着一浪；他瞄准后开火，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他的侧翼是机关枪，火力非常猛烈，他开始觉得，他呼吸的是灼热的钢

① 阿亚图拉是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

屑了。

哈马德对这个人了解很少，他是面包师，在汉堡可能已经待了十年。他们在同一座清真寺里祈祷，哈马德知道的就这些。清真寺在这座破旧建筑的二楼，建筑的外墙上被涂得乱七八糟，周围是沿街揽客的妓女出没的场所。现在，他也知道了这一点，长期战争中的战斗面孔。

男孩子们不停地往前冲锋，机关枪把他们撂倒了。过了一阵，这个男人明白，继续射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他来说没有了。即使他们是敌人，是伊朗人，是什叶派教徒，是异端分子，但看着他们跳过他们弟兄冒烟的尸体，手里捧着他们的灵魂，这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明白的另外一点是，这是一种军事策略，一万男孩子扮演自我牺牲的角色，以便将伊拉克军队的注意力从正在前线后面集结的正规军身上转移开。

大多数国家是被疯子操纵的，他说。

他后来说，他觉得双重懊悔：首先是看着那些男孩死去，他们被派出来引爆地雷，葬身坦克之下，冲入枪林弹雨；然后是想到他们取得了胜利，那些孩子，以他们的牺牲方式挫败了我们。

哈马德一言不发，听着这个人的讲述，但是，对他心存感激。严格说来，他这样的人岁数并不大，但却拥有超过了岁月的厚重阅历。

然而，那些男孩的叫喊声，尖厉的呼喊。这个男人说，他听到的那些叫喊盖过了战场上的枪声。那些孩子发出了历史的呼唤，喊出了古老什叶派遭受战败的故事，喊出了生者对死者和战败者的忠诚。他

说，那种叫喊至今依然萦绕耳边。不像昨天听到的声音，而是一直出现的回声，在一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出现，响彻天空。

哈马德站在那里，点着头。他觉得冰冷刺骨，这是潮湿的大风和北方的夜晚所带来的痛苦。他们在寂静中站立了一阵，等雨停下来；他一直希望另外一个女人将会骑着自行车路过，某个可以观看的人，头发淋湿了，两腿淌着水。

他们都蓄着络腮胡，其中一个人甚至要他的父亲也蓄络腮胡。男人们到马里恩斯特拉斯街上的这套公寓里来，有的来访问，有的来住，一直进进出出，全都蓄着胡子。

哈马德盘腿而坐，一边吃东西，一边听着。谈话的内容是战斗和启迪，形成的情绪很有感染力。他们在这个国家寻求技术教育，但是，在这些房间里，他们谈的是斗争。这里的一切全都是扭曲的、伪善的，西方人心灵和肉体都堕落了，执意要把伊斯兰国家变为供鸟啄食的面包碎屑。

他们学习建筑学和工程学。他们学习城市规划，其中一个人谴责犹太人给建筑领域带来的问题。犹太人砌的墙壁太薄，走廊太窄。在这套公寓里，犹太人建造的厕所距地板太近，人排泄的液体与身体的距离太远，发出噪音，就连坐在隔壁房间里的人也可以听见。罪魁祸首是犹太人建造的墙壁。

哈马德不知道，这是否滑稽，是正确的还是愚蠢的。他专心致志

地听他们谈到的一切。他身材魁伟，行动笨拙，一直觉得他的身体里承载着某种无名能量，身体封闭严实，无法释放出来。

他不知道，这些人中的哪一个要他父亲蓄络腮胡。告诉你父亲，把胡须蓄起来。人们通常不会这样建议。

组织讨论的那个男人叫阿米尔，他态度热情，结实瘦小，冲着哈马德的脸说话。其他人说，他天赋极高；他告诉他们，一个人可以在房间里长期待着，绘制图纸，吃饭，睡觉，甚至祈祷和策划，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必须走出房间。即使这房间是祈祷的地方，他也不能终身待在这里。伊斯兰教是《古兰经》中的章节以及祈祷室之外的世界。伊斯兰教是反对敌人的斗争，无论远近的敌人，首先是干了所有那些不公正和可恨事情的犹太人，然后是美国人。

他们需要自己的空间，在清真寺里需要，在大学的微型祈祷室里需要，在马里恩斯特拉斯街上的这套公寓里也需要。

公寓的房门外面摆着七双鞋子。哈马德进去时，他们正在交谈和争论。其中的一个人曾经在波斯尼亚打过仗，另一个人不愿与狗和女人接触。

他们观看其他国家的圣战录像，哈马德跟他们讲了那些娃娃兵，在泥水里冲锋陷阵，踩踏地雷，脖子上挂着通往天国的钥匙。他们用目光压制他，他们用语言压制他。他们说，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那些娃娃兵不过是些孩子，不值得费时间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感到伤心。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上厕所时不得不踩着一个正在匍匐祈祷的兄弟身体走过。

世界的变化首先出现在一个希望改变世界的人的心灵里。这一时刻已经来临，我们的真理，我们的耻辱，每个人都成为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又成为别人，大家永不分离。

阿米尔对着他的脸说。他的全名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埃尔-阿米尔·埃尔-赛义德·阿塔。

存在着失去的历史感。他们被孤立的时间太长了。这是他们讨论的问题：他们遭到其他的文化、其他的未来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和外交政策的排挤。

这就是阿米尔，他的心灵在天空中翱翔，理解事物的意义，得出问题的结论。

哈马德认识一个女人，她是德国人和叙利亚人的后裔，还带有一点土耳其人的血统。她长着黑色眼睛，还有喜欢接触的柔软身体。他们在房间里慢慢挪动，走到她的帆布床前，紧紧地搂在一起，她的室友在隔壁房间里学习英语。一切都发生在拥挤的时间和空间里。他的梦想仿佛被压缩了，狭仄的房间，几乎没有摆放什么东西，梦想很快消失。有时候，他和两个女人玩低级的字谜游戏，用四种混杂语造出没有意义的谐韵语句。

他不知道如何用任何一种语言来说德国安全部门的名称。在出

入这套公寓的人中，有的对国家来说是危险的。阅读材料，开枪射击。他们很可能处于监视之下，电话被窃听，信号被拦截。不管怎样说，他们喜欢面谈。他们明白，空中的所有信号都容易被拦截。国家建立了微波站。国家拥有地面接收站，拥有飘浮在太空中的卫星，拥有互联网交换点。还有照相侦察，可以从一百公里的高空拍摄一只蜣螂的照片。

但是，我们面对面交谈。一个人从坎大哈来，另一个从利雅得来。我们直接交流，要么在公寓里，要么在清真寺里。国家有光纤电缆，但是技术的力量对我们无计可施。力量越大，作用越小。我们通过眼睛交流，通过文字和面部表情交流。

哈马德和其他两个人到绳索街[①]去找一个人。时间很晚了，寒风刺骨，他们终于看见他从半个街区之外的一栋房子里出来。一个人叫了他的名字，后来另一人也叫了一声。他看着他们，停下脚步，哈马德走过去，打了他三四拳，然后走了。其他的人走过去，狠狠地抬脚踢他。在他们叫他的名字之前，哈马德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揍他。要么这个人付钱给一名阿尔巴尼亚妓女，和她性交，要么这个人没有蓄络腮胡须。在动手打他之前，哈马德注意到，他没有蓄胡须。

他们在一家土耳其餐厅吃烤肉。他给她看了他在学校里绘制的

① 绳索街是汉堡最著名的娱乐区之一，号称欧洲第二大红灯区。

尺寸规格图。他在那里学习机械制图，对功课没有什么兴趣。和她在一起时，他觉得自己更聪明一些，因为她需要的正是这一点。她提出各种问题，或者按照她自己的方式行事，对许多事情都有兴趣，包括他在清真寺里的朋友。他的朋友给了他显得神秘的理由，那是一种她觉得有趣的场合。她的室友戴着耳机，听着里面讲英语的漂亮嗓音。哈马德问她课文、单词和短语的意思——我们可以略过语法问题。有一种仓促感，一种吸引力，使人看不到这一刻之外的事情。他觉得时间飞逝，觉得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所吸引：未来的景象展开来，高山和天空。

他待在镜子前，观看自己的胡须，心里明白不应该梳理它。

当他看见她的室友骑着自行车经过时，心里涌起了一股股欲望；但是，他控制住自己，不把这种渴望带入房子。他的女友缠在他身上，他们把帆布床都弄坏了。她希望他发现她的全部，里里外外，一一展示给他。他们吃裹着炸豆泥的圆面饼。有时候，他希望娶她，生儿育女，但是，这个念头仅仅出现在他离开她公寓的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就像进球得分之后的射手，挥动双臂，跑过球场，无比兴奋。

那个时刻即将来临。

几名男子走进网吧，了解美国飞行学校的情况。没有谁半夜来敲门，没有谁在街道上拦住他们，让他们把口袋掏出来，搜身检查武器。但是，他们知道，伊斯兰教遭到了攻击。

阿米尔从头到脚地打量他。哈马德知道他要说什么。整天都在吃东西，把食物塞进嘴里，祈祷时反应迟钝。还有呢。和一个不知廉

耻的女人待在一起，把你的身体压在她身上。你和其他那些人，那些我们空间之外的人，有什么两样？

当阿米尔他对着你的脸说这些话时，那尖刻的语气让他声调都变了。

我说的是中文吗？我结巴吗？我的嘴巴在动，却没有声音吗？

在一定程度上，哈马德觉得这不公平。然而，他对自己的审视越仔细，这些话显得越真实。他必须克制成为正常人的需要。他必须首先努力面对自己，然后面对束缚他们生活的不公正现象。

他们拜读《古兰经》中的剑诗。他们意志坚强，决心心意统一。放弃一切，保留你的士兵。变为流淌在每个人身上的血液。

有时候，这套公寓门外有十双鞋子，有时候有十一双。这是信徒之家，这就是他们给它取的名字，*支持者之家*。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先知的信徒。

如果他稍加修饰，他的胡须会更漂亮。但是，现在有规矩，他决心按照规矩办事。他的生活有规矩。行为举止有明确规定。他正在成为他们的一员，模仿他们的样子，模仿他们的思维。这与圣战密不可分。他和他们一起祈祷，以便成为他们的一员。他们成为真正的兄弟。

那个女人名字叫莱拉，眼睛美丽，给他心领神会的爱抚。他告诉她，他要离开一段时间，肯定会回来的。过不了多久，她将开始作为一种不可靠的回忆而存在，然后便完全消失。

第二部

恩斯特・赫钦格

6

当他出现在门口时，模样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从尘暴中走出的男人，浑身覆盖着血迹和灰渣，发出阵阵烧焦的臭味，脸上插着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他站在门道里，看上去身体庞大，茫然的目光没有焦点。他拎着一只公文包，慢慢地点头。她觉得，他受到了刺激，但是不知道这样子确切说来意味着什么，无法用医学术语来描述。他从她身边走过，径直去了厨房；她先给自己的医生打电话，然后拨了911，接着是附近的医院，可是，几个号码传回的全是占线的忙音。她关掉电视，心里并不确定是为了什么，不让他见到有关他刚刚脱险的场景的新闻报道，这就是原因吧。接着，她走进了厨房。他坐在餐桌边，她给他倒了一杯水，告诉他贾斯廷和外婆在一起。孩子提前放学了，也不让孩子看电视上的新闻报道，至少是因为这涉及到他的父亲。

他说："每个人都递水给我。"

她觉得，如果他的伤势严重，失血过多，他就不可能走这么远的路程，甚至连楼梯也爬不上。

后来，他说了其他什么事情。那公文包在餐桌旁边，就像从垃圾填埋场里扒出来的。他说，从天上飘落下一件衬衣。

她用水打湿一块桌布，小心翼翼地擦去他手上、脸上、头上的尘土，担心碰着他脸上的玻璃碎片。他身上的血迹比她刚才所意识到的多，这时，她开始意识到别的东西：无论从严重程度还是从数量来说，他的小伤口和擦伤都不应出这么多血。这不是他的血。大多数是别人的。

窗户开着，这样弗洛伦斯可以抽烟。他们坐在上次的地方，分别靠着茶几的一侧，呈对角状。

"我给了自己一年时间，"他说。

"演员。我可以把你当演员看。"

"扮演学生。从来没有超出过学生的角色。"

"因为你有某种特殊的东西，你占据空间的方式。我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

"听起来不错。"

"我想是在什么地方听到的。它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给了我一年时间。我觉得这有趣。结果缩短到半年。我心里想：我能干别的什么呢？我上大学时候玩了两种运动。时间就过去了。六个月，真糟糕。缩短到四个月，后来又变成了两个月。"

她打量着他，她坐在那里注视着他。这情景有某种特别的意味，

她的态度非常坦率、开放，他过了一阵便不再觉得气馁了。在这里，她看着他，他们聊着；这房间的样子他离开之后就无法描述。

“没有干成。事情总是干不成，”她说。“你后来做什么呢？”

“进了法学院。”

她低声问：“为什么呢？”

“还有别的事情可干吗？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

她身体后靠，把香烟叼在嘴里，想到一件事情。她的脸庞上有一些微小斑点，从前额下部一直蔓延到鼻梁上。

“我猜，你结婚了。这我不在乎。”

“对，结了。”

“我不在乎，”她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她的声音中察觉到不满。

“我们分开了，现在回到过去了，或者说，正在开始回。”

“当然，”她说。

这是他第二次步行穿越公园。他知道他在这里的原因，但是，却无法跟人解释，也没有必要跟她解释。他们谈不谈这一点都没有什么关系。不说话，呼吸同样的空气；或者，她讲，他听；或者，白天是夜晚，这都没有问题。

她说：“昨天，我去了圣保罗大教堂。我想和人待在一起，尤其是那里的人。我知道，那里有人。我看那些鲜花和人们留下的具有人情味的东西，自制的悼念品。我没有看那些失踪者的照片。我无法那样做。我在礼拜堂里坐了一个小时，人们进来，祈祷或者只是走一圈，看一看，读那些大理石碑上的文字。纪念，纪念。救援人员走进来，有三

个，我尽量不盯着看他们，接着又进来两个。”

她有短暂的婚姻，那是在十年以前，那个错误转瞬即逝，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是她说的。那个男人结婚后几个月就死了，是车祸，他母亲认为弗洛伦斯负有责任。这就是它留下的痕迹。

“我对自己说，死亡是平常的事情。”

“如果是你自己，就不平常了。如果是你认识的人，就不平常了。”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感到悲痛。只是，我们为什么不让上帝去处理呢？”她说。“这么多死者就是证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学到这一点呢？我们应该信仰上帝，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服从上帝制定的宇宙法则呢？它们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是多么渺小，我们的最终归宿在哪里。”

“不可能那么简单。”

“那些干这件事情的人。他们反对我们体现的一切。然而，他们相信神，”她说。

“谁的神？哪一位神？我甚至不懂相信神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从来没有考虑过？”

“这使你觉得不安？”

“使我感到害怕，”她说。“我总是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我有时候和上帝说话。我和上帝说话，并不是必须在教堂里。我上教堂，不过听我说，并不是每周必到——我想说的是哪一个单词呢？”

“虔诚地，”他说。

他可以让她发笑。当她笑时，她仿佛在审视他的内心，两眼充满活力，看见了他无法猜到的东西。弗洛伦斯身上有一种总是接近于某种情感苦恼的东西，对无法摆脱的伤痛或持续不断的丧失的一种记忆，那东西可能伴随她一生。她的笑声是一种倾吐，一种摆脱长时间悲哀的生理释放，蜕去过去的躯壳，哪怕这仅仅持续短暂的时间。

从后面的房间里飘来一阵阵音乐，某种熟悉的古典音乐，但是他既不知道曲名，也不知道出自哪一位作曲家之手。他从来不懂这些东西。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聊着。她说到塔楼，以导致幽闭恐怖症的方式重复那些东西：浓烟、重叠的尸体。他明白，他们只能互相谈起这些东西，注意每个微不足道的细节，然而，它们却绝对不会显得索然无味，不会显得过于详细，因为它们现已铭刻在他们的心中，因为他需要听到他在对记忆的追寻中已经失去的东西。这是他们的谵妄之语，他们在楼梯井里一起体验的令人头晕目眩的现实，那是由螺旋而下的男人和女人们构成的深层升降机井。

他们的谈话继续着，涉及婚姻、友谊和未来。他在这方面不太在行，但是愿意坦露心扉。大多数时候，他听她说话。

“我们背负的东西。这就是最后的内容，”她超脱地说。

他的车撞上了墙。他母亲责怪弗洛伦斯说，如果他们没有离婚，他就不会开车在那条路上行驶；终止婚姻既然是弗洛伦斯提出的，就该谴责她，这是她的责任。

“他大十七岁。这听起来很不幸。一个岁数较大的人。他有工程学学位，却在邮局上班。”

“他喝酒。”

“对。”

“出车祸那天晚上，他喝了酒。”

“对。那是下午。大白天。没有别的车。”

他对她说，他该走了。

“当然。你没有办法。这些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她仿佛因此怪他，离开这一事实，结婚这一事实，欠缺考虑的重逢姿态；同时，她仿佛根本没有在和他说话。他觉得，她在对着房间说，对她自己说，在回顾过去的事情，对她自己的某种变体说——那个人可能证实此刻那无情的亲密。她希望她的感觉沉淀下来，以正式的方式沉淀下来；她需要说出心里的实话，哪怕不必对着他诉说也行。

然而，他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他问：“那是什么音乐？”

“我看，我得让它停下来。老片子中的电影音乐，一男一女在杜鹃花丛中追逐。”

“说实话吧。你喜欢那样的片子。”

“我也喜欢那种音乐。不过，仅仅限于电影中的音乐。”

她看了他一眼，站立起来。她穿过前门，进入走廊。除了笑的时候，她显得很普通。她就像乘坐地铁见到的人。她穿着宽松的裙子，朴实的鞋子，身材丰满，可能稍显笨拙，然而，她的笑容里有一种自然光彩，某种半隐半现、令人目眩的东西被展现出来。

肤色偏浅的黑人妇女。那些以奇妙方式体现怀疑语言和坚定种族的人们之中的一员；然而，对他来说，有意义的字眼只是她已经使用和将要使用的那些。

她和上帝说话。也许，丽昂也进行这种对话。他不确定。或者说，心烦意乱的长时间独白。或者说，踟蹰的念头。她提到这个话题或者说到这个名字时，他脑袋里一片空白。这个问题太抽象了。在这里，面对一个几乎素不相识的女人，这一点显得不可避免，还有其他事情，其他问题。

他听到音乐变了，变成嗡嗡声和机器声，葡萄牙语的说唱、歌声、口哨声，背景音乐是吉他和电子鼓，还有狂热的萨克斯管。

她先看了他一眼，然后他看着她出了房门，进入走廊；这时，他明白，他应该跟着去。

她站在窗前，伴随着音乐鼓掌。这是一间小卧室，没有椅子，他坐在地板上，两眼望着她。

"我没有去过巴西，"她说。"一个我有时候想象的地方。"

"我和别的人交谈。最早进行这些谈话时。一份涉及到巴西投资者的工作。我可能需要懂一点葡萄牙语。"

"我们都需要懂一点葡萄牙语。我们都需要到巴西去。你从那里拿走的那台唱机里装的就是这张唱片。"

他说："来吧。"

"什么？"

"跳舞。"

“什么？”

“跳舞，”他说。“你想跳舞。我想观看。”

她脱了鞋子，开始跳舞，随着节拍轻轻击掌，身体开始向他移动。她伸出一只手，他摇了摇头，笑着把她推向墙边。她对此没有准备。他觉得，这不是她会让她自己独立完成的事情，不是与别人一起，或者为别人完成的事情，而现在却不同了。她往后退，回到房间另一侧，闭着眼睛，仿佛迷失在音乐之中。她一度放慢动作，不再击掌，两手上举，离开身体，几乎处于恍惚状态，接着开始原地转圈，舞步更慢一些，面对着他，嘴巴张开，眼睛渐渐睁开。

他坐在那里，看着，开始手忙脚乱地脱衣服。

罗斯琳·S.产生了来自童年的原始恐惧感。她记不清自己住的地方。她独自站在高架路附近的一个拐角上，变得绝望，与一切东西分离开来。她寻找可能给她提示的店面或者街名指示牌。世界变得模糊起来，最简单的识别物也模糊起来。她开始失去清晰感，失去区别感。她的坠落感超过了迷失感，觉得脑袋越来越迷糊。她的四周一片空虚，只有沉寂和距离。她沿着来时——或者说她所觉得的来时——的道路往回游荡，进入一幢大楼，站在入口处侧耳倾听。她循着声音，来到一个房间，十来个人坐在那里读书，或者说阅读同一本书——《圣经》。他们看见她，停了下来等她的问话。她设法告诉他们她自己出现的问题，其中一个人查看了她的手袋，发现了电话号码，最

后找到了一个人。那是她的一个妹妹，家住布鲁克林，名叫碧丽。他们叫她到东哈莱姆来，把罗斯琳送回家。

第二天，丽昂听阿普特医生讲了经过。在数月时间里，她已经见到缓慢出现的功能减退。罗斯琳身材娇小，五官匀称，皮肤呈栗色，有时候依然会哈哈大笑，讽刺感完整无缺。他们濒临随时可能出现问题的阶段，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是如此，余下的空间狭小，这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

本尼·T.说，有些时候，他早上穿裤子都有麻烦。卡曼说："穿裤子比脱裤子容易一些吧。"她说："只要你能够脱裤子，亲爱的，你还是原来那个性感十足的本尼。"他笑了，跺了跺脚，用手敲了敲脑袋，以便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然后说，不是那样的问题。他无法让自己相信，裤子在身上穿得好好的。他穿上裤子，然后又脱下来。他确认裤子的拉链在前面。他对着镜子检查裤子的长短，裤角是否挨着鞋面，然而却没有裤角。他想起了裤角。这条裤子昨天都有裤角，怎么今天没有了?

他说，他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他自己听起来也觉得怪怪的。他使用怪怪的这个说法，避免使用更有表现力的词。可是，当这种情形出现时，他说，他自己却摸不着头脑。他查看裤子是否合身，觉得脑袋和身体都不属于自己。裤子看来并不合身。他脱下来，接着又穿上。他抖了抖裤子。他开始觉得，这是别人的裤子，放在他的家里，搭在了他的椅子上。

他们等着卡曼说话。丽昂等着卡曼提到这个事实：本尼没有结

婚。本尼，你想一想吧，另一个男人把裤子放在你家的椅子上了。好在你没有结婚，否则，你妻子可就有口难辩了。

但是，这次卡曼什么也没有说。

奥马尔·H.谈到去上城的事情。在这个小组中，只有他一个人不住在这个地区，他住在下东区，有地铁通向那里。他得把塑料卡插进那狭槽里，要插六次，每次换乘，**请再刷一次**。到上城路途遥远，他结果在布朗克斯区一个不熟悉的拐角下了车，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错过了站。

柯蒂斯·B.找不到他的手表了。后来，当他在医药箱里找到之后，却觉得无法把它戴到手腕上。瞧，表在这里。他表情阴郁地说着。瞧，在我的右手里。可是，看来他却无法把右手放到左手腕部去。存在着一种空间空白，或者说视觉差距，他视野中的一种断裂；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把两者连接起来，右手放到左腕，表带的一端放进带扣。柯蒂斯觉得，这是一种道德缺陷，一种自我背叛的罪孽。早些时候，他曾经朗读了他所写的发生在十五年之前的事情：在一次酒吧斗殴中，他用砸碎的酒瓶杀了一个男子，把那人的面部和眼睛毁了，割断了颈静脉。他读完之后抬起头来，说了这几个字：**割断了颈静脉**。

在说到手表不见时，他使用了同样深思熟虑的语调，阴郁并且带有宿命的意味。

在下楼过程中，她说了什么；就在基思的动作结束几秒钟之后，她

便把两者联系起来了。他抬腿踹了一下他们走过的房门。他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退了一步，用鞋底猛地踹了房门一脚。

她把她的话和他的行为联系起来，弄明白的第一点是，他的怒火既不是冲着那音乐，也不是冲着播放音乐的女人发的。是冲着她发的，因为她说的话，她的抱怨，没完没了，使他烦恼的重复。

她明白的第二点是，没有怒火。他十分镇定。他只是释放一种情感，她的情感，以她的名义，让她难堪。她心里想，这几乎有一点禅宗的意味，是一个姿态，用它来震撼和刺激一个人的沉思，或者用来颠倒思绪的方向。

没有谁到门口来。音乐也没有停下来，簧乐声和鼓声在楼道里缓慢萦绕。两人——夫妻俩——对视，哈哈大笑，在笑声中下了楼梯，出了前门。

他们在基思家里玩扑克牌，就在摆放扑克牌桌子的那个位置上。一共有六个人，星期三聚会的常客，有商业文章撰稿人、广告商、抵押贷款经纪人等等。几个男人扭动肩膀，说着无聊的话，准备坐下玩牌，脸上露出游戏带来的兴奋，与支配时事的力量抗衡。

开始时，他们玩了若干花样，可是后来逐渐减少了庄家的选择权。最初，禁止某些游戏的做法被当做一种玩笑，其名义是为了传统和自我约束，后来逐渐产生了效果，提出了针对不太光彩的犯规行为的说法。最后，年龄较大——年近五十岁——的牌友多克里提出只来古典

的玩法：五张倒扣、五张沙蟹、七张沙蟹。随着选择减少，赌注越来越大，输钱的人一晚上不停地填写支票。

他们脸上放光，认真对待每一手牌。所有的动作都在眼睛后面，在故作天真的期待中，在精心算计的圈套中。每个人——一名公债交易员、两名律师——都试图给他人设下陷阱，为自己的虚假梦想选定范围；这些游戏是生活本质的汇集，是他们白天主动行为的清晰而舒适的提炼。扑克牌在圆桌表面的绿色台面呢上飞舞。他们使用直觉和冷战危险分析方法。他们机灵地算计，盲目地投机。他们等待具有先见之明的机会，根据对将出牌张的估计，及时下注。感觉皇后会出现，果然它就现身了。他们扔下筹码，盯着桌子对面的眼睛。他们倒退到文字出现之前的社会习俗，乞求死人显灵。有健康的挑战，有赤裸裸的讽刺，还有旨在粉碎他人薄弱人性的意图成分。

在玩牌的某个过程中，霍瓦尼斯——如今已经故去——决定，他们不需要玩七张牌沙蟹了。那么多张牌，那么多可能性和选择，全都显得多余。其他人哈哈大笑，定下了规矩，把庄家的权力降到五张牌沙蟹和五张牌倒扣。

赌注也随之提高。

后来，有人提出了吃的问题。这是一个笑话。临时准备了几大盘食品，放在厨房中一个柜子上。迪米特里厄斯说，如果他们找时间离开牌桌，用经过化学处理的面包、肉类和奶酪塞满嘴巴，不知他们能有多大的克制力。这是他们认真对待的一个笑话，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被允许离开牌桌：要么内急难以忍受，要么霉运连连，不得不站在

窗户前,看着外面的沉沉夜色。

所以,禁止食品。没有食品。他们玩牌,他们跟注或者弃牌。后来,他们提到了酒。他们知道,喝酒是非常愚蠢的,但是,他们——他们中的两三个人——很想知道,是否可以把选择限于深色酒类,限于苏格兰威士忌、美国威士忌、白兰地,限于男人风格更强、颜色更深、更醇厚的蒸馏酒。不要杜松子酒,不要伏特加,不要低度酒。

他们喜欢这样干,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喜欢。他们喜欢利用刻意而为的琐事创造出一种结构。然而,特里·成不喜欢,他玩最温柔的扑克牌,有时候连续在网上玩二十四小时。特里·成说,他们是没有档次、过着轻浮生活的人。

后来,有人提出,与七张牌沙蟹相比,玩五张牌倒扣甚至更宽松。他们感到疑惑,不知为什么没有早想到这样做。这样,玩家摸牌或垫牌的数量最多可以达到三张;如果他觉得合适,可以不换牌,也可以跟注。于是,他们一致同意,只玩一种——五张牌沙蟹。他们下的赌注更大了,亮晃晃的筹码堆积起来。吓唬与反吓唬,矫揉造作的诅咒和满眼悲愁的注视,矮脚杯里装着深色酒,雪茄烟雾缭绕不散,大量的默默自责——这些自由流动的能量和动作聚集起来,对抗单一的反力量:自己强加的限制事实,它在内心深处形成,显得更加顽强不屈。

没有食品。禁止食品。没有杜松子酒,没有伏特加。没有啤酒——它的颜色不够深。他们发布一条命令,禁止所有非黑啤的啤酒,禁止所有非贝克牌黑啤。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基思给他们讲的一个故事:在德国的科隆,有四个好朋友,在一起玩了四五十年的牌

友，他们死后以生前玩牌时从不变化的座次下葬，两个人的墓碑对着另外两个人的，每个牌友都在自己的老位置上。

他们喜欢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关于友谊的美妙故事，是关于寻常习惯的超验效应的故事。它使他们虔诚，令他们沉思。他们想到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得把贝克牌黑啤作为唯一黑啤，因为这种啤酒是德国的，故事中的那几个牌友也是德国的。

有人建议禁止谈体育。他们禁谈体育，禁谈电视，禁谈片名。基思觉得，这是愚蠢之举。他们回应说，规则不错，越愚蠢越好。放屁先生鲁姆齐——如今已经作古——希望取消所有这些禁令。香烟没被禁止。只有一个吸香烟的，如果他不介意自己显得全然无助、心智不全，他获许随意吸烟。其他大多数人吸雪茄，觉得吸雪茄坦率、豪爽、高人一等，啜饮苏格兰威士忌或者美国威士忌，寻找被禁词汇的同义词，例如，湿和干。

特里·成说，你们不是生活态度严肃的人。他说，要么严肃生活，要么死路一条。

庄家动作迅速，把牌发在绿色台面呢上，从来没有忘记宣布玩法的名称——五张牌沙蟹，尽管这是他们现在的唯一玩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叫喊包含的枯燥无味的小讽刺逐渐淡化，这几个词变为一种骄傲的仪式，正式并且不可或缺。每个人轮流发牌，*五张牌沙蟹*，他们都喜欢这样做，板着面孔——在其他场合中，他们会遇到这种轻松愉快、用几个没有必要的过时字眼示范的成熟传统吗？

他们小心玩牌，有时表示遗憾，愿赌服输，进入轻微沮丧状态。然

而，总是有需要禁止的东西，总是会制定新的规则。

然而，一天晚上，规矩被突然打破。有人饿了，嚷着要吃的。另外一个人敲打着桌子，嘴里叫着，吃的，吃的。叫喊声变成一种调子，充斥整个房间。他们取消了食品禁令，有的人提出要波兰伏特加。有的人提出要浅色酒，放在冷藏室里冰冻，用平底无脚酒杯盛着喝。其他禁令也失效了，被禁词汇重新使用。他们下注，加码，吃着，喝着。从那一天起，重新开始其他玩法，例如，高低分锅底、十五张、芝加哥、奥马哈、得克萨斯、阿纳孔达，还有两三种在扑克牌发展史中出现的变异玩法。但是，他们怀念过去的玩法，轮流发牌，说出一种玩法的名称，五张牌沙蟹，其他玩法都排除在外，而且，他们努力不去设想，其他四个牌友——在科隆的墓碑相对的牌友——对他们有何看法，对这种玩野人扑克牌的地方有何看法。

晚餐时，他们说起在学校放假时可能成行的犹他之旅，享受那里的高地峡谷、清新微风、宜人空气，还有可以滑雪的山坡。这时，孩子手里攥着一块饼干，坐在那里，眼睛看着盘子里的食物。

“你喜不喜欢？犹他。说。犹他。与公园里的玩雪橇相比，在那里滑雪可大不一样哦。”

他看着父亲做的晚餐，野生三文鱼，难吃的糙米饭。

“他没有什么说的。他已经超过了单音节阶段，”基思说。“还记得他只用单音节词汇说话的情形吧。那持续了一段时间。”

“比我预想的长些，”她说。

“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进入了下一个成长阶段。”

“他的精神成长阶段。”

“完全沉默。”

“绝对的、无法打破的沉默。”

“犹他是沉默男人之地。他会在山区里住下。”

“他会住在洞穴里，与昆虫和蝙蝠待在一起。”

孩子的目光从盘子里慢慢上移，转向他父亲，或者说投向他父亲的锁骨，透视他父亲衬衣下面细长的骨头。

“你怎么知道单音节词汇其实是学校教的东西呢？也许不是，”他说。“也许是比尔·洛顿。也许比尔·洛顿用单音节词说话。”

丽昂身体向后一仰——这让她觉得震惊，这个名字本身让她觉得震惊，听到他说出来让她觉得震惊。

“我原来以为，比尔·洛顿是一个秘密，”基思说。“是姐弟和你之间的秘密。也是你我之间的秘密。”

“你可能已经告诉她了。她可能已经知道了。”

基思看着她，她试图向他发出那个没有的信号，说她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比尔·洛顿的事情。她冲着他面孔一板，眼睛一挤，嘴唇一咬，试图把这个模样压入他的前脑，就像没有这两个字。

“没有告诉谁哦，”基思说。“吃你的鱼吧。”

孩子重新看着盘子。

“因为他的确是用单音节词说话的。”

“好吧。他说什么呢？”

没有回应。她试图想象他脑袋里在想什么。现在，他父亲已经回家了，在这里住，在这里睡，和以前差不多，所以，他可能在想，这个男人不可信，对吧？他把这个男人看做在家里隐隐出现的家伙，这个男人曾经离开，现在回来，跟这个女人说话，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都说比尔·洛顿的事情，所以，怎么可能相信他明天还在这里呢？

如果你的孩子觉得你做错了什么事情，无论他的看法正确与否，你都是错的。而且，有可能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说的事情没人知道，只有姐弟和我明白。”

“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事情吧。用单音节词说吧，”基思说，话中有话。

“不，谢谢你。”

“这是他说的，还是你说的？”

“整个事情是，”他说，一板一眼，带着挑战的口气，“他说了关于那些飞机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他说他们要来。可是，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他说，这回双子塔楼会倒塌。”

“双子塔楼已经倒塌了。这你是知道的，”她轻声说。

“时候到了，他说，它们真的会倒塌。”

它们给他提供信息。它们会形成朦胧的意义。她听着他的解释，无法确定自己感觉的威胁。他对事件的重新定位让她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他正在建构比实际情况更好的某种东西，双子塔楼依然矗

立，可是，时间倒退了，最后攻击是黑暗的，更好的东西如何变得糟糕，这些是一个失败童话故事的元素，异常怪异，没有连贯性。这是孩子们讲述的童话故事，而不是他们听到成年人杜撰的。她把话题转到犹他，转向滑雪小道和真实的天空。

他盯着面前的盘子。鱼和鸟有什么不同？一个会飞，一个会游。也许，这就是他脑子里想的事情。他不会去吃鸟，对吧，金翅雀或者松鸦。他为什么要吃在大洋里漫游的鱼呢？它和一万条其他的鱼儿被27频道上的一张大网抓住了。

一个会飞，一个会游。

这就是她认为他脑子里想的东西，这些顽固的念头，他手里的饼干。

基思步行穿过公园，在第90西街的一侧出来。他在社区花园边看见了奇特的一幕：街道中央有一个女人骑在马背上，朝他飞奔而来。她戴着黄色头盔，手里握着马鞭，在车流中快速地起落。他过了一阵才明白，那马和骑手来自附近的某个马厩，正在跑向公园的骑马小道。

它是某种属于另一个场景的东西，某种嵌入的东西，一种魔术；刹那间，它类似于某种朦胧可见但在看见过程中令人半信半疑的意象；目击者这时怀疑，事物的意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树木、街道、石头、微风以及那些迷失在落尘中的简单词汇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他一度很晚才回家，衣着光鲜，举止有点疯狂。那段时间就在分开之前，他把最简单的问题视为一种充满敌意的盘问。他似乎进门时就在等着她提问，准备用目光直视她的问题，然而，她却根本没有兴趣说任何事情。她觉得她那时已经明白了。她到那时已经知道，他不是在外喝酒，或者说，不仅仅是喝酒，很可能也不是和某个女人鬼混。她告诉自己，他会隐瞒得更好一些。他就在那里，一副老面孔，没有坦诚对待的成分，没有社会准则的要求。

那些晚上，他有时候看来想要说什么事情，一个句子的片段，那就行了，它会终结他们之间的所有问题，所有话语，每一种表述出来的安排，任何依然继续存在的爱意。他两眼露出呆滞的神情，嘴角挂着伤感的微笑，对他自己的一种挑战，男孩子的做法，真可怕。然而，他没有把藏在心里的东西说出来，某种肯定非常残酷的东西，无论是否说出来，它都让她感到害怕。他身体倾斜，那样子让她感到害怕。他穿过公寓，身体朝一侧微微倾斜，笑容中带着一种扭曲的内疚，准备砸烂桌子，点火焚烧；这样，他就可以把下身那东西掏出来，对着火焰撒尿。

他们坐在一辆开往老城的出租车里，开始搂住对方，亲吻和抚摸。她急促低语，*这是在拍电影，这是在拍电影*。在交通信号灯前，过街的人停下脚步观看，三三两两的人，目光看似短暂地扫过车窗，有时候只有一个人在看。其他人忙着过街，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在那家印度餐馆里，站在接待台旁边的那个人说，他们不往没有

坐满的桌子旁加人。

一天晚上，她问及他失去的朋友。他谈起他们，鲁姆齐和霍瓦尼斯，还有一个人被严重烧伤，她忘记了他的名字。她觉得，她在什么场合见过其中的一位——鲁姆齐。他只需谈谈他们的素养、他们的人品、是否已婚、是否有孩子，这就足够了。她不愿听到更详尽的情况。

那音乐声仍然经常在楼梯里回荡。

有一份工作他很可能会接受，为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的巴西人草拟合同。他说话的口气给她的感觉是，这就像乘坐悬挂式滑翔机，完全依靠空气飞行。

起初，她把他的衣物放在洗衣机里单独洗涤。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仿佛他已经死了。

她听他讲述，并且让他知道，她是在全身心地倾听，因为倾听讲述现在是挽救他们的办法，让他们不致陷入扭曲和仇恨之中。

她忘记的恰恰是容易说出的名字。然而，这个人的名字发音不那么容易，它就像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美式足球运动员的名字，带有得意洋洋的意味，这就是她记住它的方式，迪米特里厄斯，他在另一座塔楼——南楼——里被重度烧伤。

她问他放在衣橱里的那个公文包的事情。为什么它前一天还在那里，第二天就无影无踪了？他说，他实际上已经把它还给主人了，因为那不是他的，而且，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把它带出大楼。

平常事情大概不会超出或者少于通常程度。

正是实际上这个词让她想起了他所说的与那公文包相关的话语，

尽管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即使这个词他当年曾经——大都以不必要的方式——常常使用；那时，他要么向她撒谎，要么引诱她，或者说，甚至使用了某种小花招。

就是这个男人，他不愿意屈服于她的种种要求：尝试亲昵、尝试过度亲昵的需要，还有询问、检查、探究和揭示事情——包括行业秘密——的强烈欲望，要他讲出一切的要求。那种需要包含肉体的东西：两手、双脚、下体、龌龊气味、成团的污垢，有时它只是谈话或睡意朦胧的呓语。她希望吸收一切，就像儿童一般，吸收迷失感觉的尘土，吸收她可以从别人毛孔里闻到的任何东西。她曾经觉得，她就是别人。别人拥有更真实的生活。

他的一只手在她的裤子里，她不停地说，*这是在拍电影*，嘴里喃喃低语，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呻吟。在交通信号灯前，人们在观看，几个人，出租车司机在观看，不管信号灯的变化，眼睛在后视镜上面滑动。

然而，她这时对平常事情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也许，没有什么平常事情。也许，在些许事物中存在一种深层交叠，事物在心灵中闪过的方式，时间在心灵中摆动的方式，心灵是它有意义存在的唯一场所。

他听贴着南美葡萄牙语标签的语言磁带，然后以孩子为对象练习。他说，我只能讲一点点葡萄牙语——那是用英语说的，带着一点拉丁语口音，而贾斯廷强忍住笑。

她阅读报上刊登的死者简历，一条都没有放过。对每个人来说，不读这些简历是一种冒犯死者的行为，是一种不负责任和辜负信任的

行为。然而，她阅读它们的原因还在于，她不得不这样做，出于某种她没有加以解释的需要。

在他们第一次做爱之后，在初露的晨曦中，他进了浴室；后来，她起床，穿衣，准备早上的事情，但是，她随后赤身裸体地靠在穿衣镜子上，转过脸来，两手举起，大致与头部一样高。她将身体贴在镜子玻璃上，两眼紧闭，待了很长时间，靠着冰凉的表面，几乎濒临崩溃，沉溺于这种感受之中。后来，她穿上内裤，套上罩衫，动手系上鞋带；这时，他从浴室出来，脸颊刮得清清爽爽，看见了她的脸庞、双手、乳房和大腿在镜子上留下的带着雾气的痕迹。

他坐在桌子旁边，左前臂靠在附近一侧桌边上，手掌悬荡在边沿下。他在做手形练习，腕部朝下弯曲，腕部朝上弯曲。他使用没有练习的手给正在练习的手施加压力。

手腕状态不错，功能正常。他已经扔掉夹板，而且停止用冰冷敷。但是，他坐在桌子旁边，每天两三次，将左手卷曲，形成轻微握拳状，前臂平放在桌子上，拇指以特定的方式竖起。他不需要练习说明。它是自动的，腕部伸展，尺骨侧放，抬起手掌，前臂平放。他计算所用秒数，他计算重复次数。

语言和扫视带着神秘的色彩，而且还有这一点：他们每次见面时，

开始总是带着某种试探性，有一点矫揉造作。

“我有时看见他们在街上。”

“让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一匹马，”他说。

“男人骑马。女人骑马。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弗洛伦斯说。“把你的钱全部给我。没用。我才不会去骑马呢。”

一度有些腼腆，后来，某种东西改善了情绪，一个神色、一句俏皮话，或者是她开始哼唱的方式——模仿着社会的绝望，目光在房间里四下晃动。然而，见面之初那种隐约的不适、那种两人并不般配的感觉并未完全被驱散。

“有时候，六七匹马排成单列，沿着街道往前走。骑手们两眼看着正前方，”她说，“就像原住民可能会发动进攻前的样子。”

“我告诉你是什么让我感到吃惊的。”

“我的眼睛？我的嘴唇？”

“你的猫，”他说。

“我没有猫。”

“就是这个让我吃惊的。”

“你觉得我是养猫的人。”

“我看见你和猫在一起，肯定的。应该有一只猫沿着墙壁溜走了。”

这时，他坐在扶手椅上，她在旁边摆了一把餐椅，和他面对面坐着，一只手搭在他的前臂上。

“答应我，不去干那份工作。”

"必须去做。"

"我们两人相聚的时间呢?"

"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我想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不过,我的机会就要来了。看来整个公司都会搬到河对岸去。永久性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下曼哈顿。下曼哈顿剩下的景观。"

"你将要在附近找一个住处。"

她看着他。

"你是说那意思吗?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你说的。你是否觉得,我在我俩之间划出了那么宽的距离?"

"过大桥或穿隧道都不是什么问题。往返那么远上班,简直像是地狱。"

"我不在乎。你觉得我在乎吗?他们会恢复地铁运行的。如果不恢复,我就开车。"

"好吧。"

"就在泽西市。"

"好吧,"他说。

他以为她会哭泣。他以为这样的谈话是别人的。他以为,人们一直进行这样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房间里,坐在一起,互相看着。

他往后一靠,看着她。

"我救出了你的公文包。"

然后等着她发笑。

“我无法解释这一点，不仅如此，你还救了我的命。出了事情之后，这么多人没了，朋友没了，和我一起共事的人；我差一点没了，差一点死了，以另外一种方式没了。我那一段时间无法见人，无法和人说话，无法走动，无法让自己离开椅子。后来，你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不停地拨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她失踪了，照片贴在墙壁上和橱窗里，到处都能见到。达维娅，被官方列为失踪者，我勉强说出她的名字，我在半夜拨她的电话号码，让电话响着。我担心白天别的人会接我的电话，那个人知道我不愿听到的消息。后来，你出现在我家门口。你问你自己，为什么会把公文包拎出大楼。这就是原因。这样，你就可以把它送到这里来。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认识。这就是你拎出它的原因，这就是你把它送到这里的原因——让我活下去。”

他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他相信她。她感觉到它，而且是认真的。

“你问自己，这公文包有什么故事。我就是那故事，”她说。

7

两件深色物品、白色瓶子，还有放在一起的盒子。丽昂把目光从画面上移开，在那一瞬间把房间本身看做了一幅静物画。接着，母亲和她的情人出现了，妮娜仍然坐在扶手椅上，想着遥远的事情，马丁坐在沙发上，弯腰面对着她。

后来，她母亲说："建筑，对，可能吧，不过，完全出自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纪。办公塔楼，那不好。这些外形无法与现代塔楼相配，双子塔楼。这样的作品排斥此类延伸或扩展。它让人向内，向下，向里。这就是我看见的在那里的东西，埋了一半，某种比事物和事物形状更深层的东西。"

突然之间，丽昂意识到母亲要说什么。

她母亲问："全都与道德有关，对吧？"

"作为一个人，"丽昂说。

"作为一个人，一个终有一死的人。当我停止观看其他任何东西的时候，这些作品是我要看的东西。我会看瓶子和花瓶。我会坐在这

里欣赏。"

"你需要让这椅子靠得更近一些。"

"我会把椅子搬到墙壁前面。我会叫物管人员来，请他帮我搬椅子。我会变得十分虚弱，无法自己去搬。我会欣赏和沉思。或者说，我只是欣赏。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不再需要观看任何画作了。这些绘画将会是多余的。我会只看墙壁。"

丽昂走到沙发前，轻轻捅了一下马丁的胳膊。

"你的墙壁呢？你的墙壁上有什么？"

"我的墙壁上没有东西。在家里和办公室，我墙壁上不挂任何东西，"他说。

"并非完全没有，"妮娜说。

"好吧，并非完全没有。"

她看着他。

"你要我忘记上帝。"

争论一直不断，弥漫在空气中，散落在皮肤上，但是语调切换突然。

"你告诉我，这是历史。"

妮娜看着他，她死盯着马丁，声音中带有指责的意味。

"可是，我们无法忘记上帝。他们不停地祈求上帝。这是他们最古老的源泉，最古老的词汇。对，还有其他因素，但是，这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经济学，是人们的感觉。这是出现在人们之间的东西，是理念开始传播时发生的流血事件，而无论在它背后是什么，是盲目力量、迟

钝力量，还是暴力需要。要找到一种信仰体系来证明这些感觉和杀戮有理是非常方便的。”

“可是，这种体系并不证明这一点有理。伊斯兰教拒绝这一点，”他说。

“如果你将它奉为上帝，那么它就是上帝。上帝是上帝允许的任何东西。”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非常怪诞？难道你没有看见自己否定的东西？你否认人们对他人的不满，否认使人们卷入冲突的一切历史力量。”

“我们此时此刻谈的是这些人。这是一种误置的不满情绪。它是一种病毒感染。一种在历史之外自身繁衍的病毒。”

这时，他弯腰坐着，两眼凝视着她，身体朝她倾斜。

“他们先动手杀你，你却试图理解他们。也许，你最后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得先杀了你。”

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丽昂在旁边观察，他们话语中的情绪让她感到不安。马丁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争论中，一只手抓住另一只手，谈到失去的土地、没能如愿建立的国家、外国的干涉、金钱、帝国、石油、西方的自恋心态。她很想知道他如何工作，如何赚钱谋生，如何经营艺术，如何获利。后来，谈到墙上不挂画作的事情。她对此感到疑惑。

妮娜说：“我现在要抽烟了。”

这改善了房间里的紧张状态，她用这种方式——以阴郁的宣布语气——说出了这句话。就讨论的层次而言，这个行动完全顺理成章。

马丁笑了笑，站起来，去厨房再拿一瓶啤酒。

“我孙子在哪里？他在用彩色蜡笔画我的肖像。”

“你二十分钟以前已经抽过烟了。”

“我坐着让他画像。我需要放松。”

“他两个小时之后放学回家。基思去接他。”

“贾斯廷和我。我们需要谈谈皮肤的颜色、肌肉的色调。”

“他喜欢白色。”

“他考虑的是很白的颜色。像白纸一样。”

“他使用明亮的颜色来画眼睛、头发，也许还有嘴巴。我们看到肌肉的部位，他看见白色。”

“他考虑的是白纸，不是肌肉。作品是存在于其自身的事实。肖像的主题是纸。”

马丁进来，舔着从杯壁上流淌下来的泡沫。

“他有白色蜡笔吗?”

“他不必用白色蜡笔。他有白纸，”她说。

他停下脚步，看着南面墙上的老护照照片，那照片具有沧桑感，妮娜注视着他。

“显得那么漂亮，那么具有尊严，”她说，“那些人和照片。我刚刚更换我的护照。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就像喝了一杯茶。我从来不在乎照片上自己的模样。不像有的人那样。不过，这张照片使我感到害怕。”

“你准备到哪里去?”丽昂问。

"我更换护照,并不一定要到哪里去的。"

马丁围着她的椅子转了半圈,站在她的身后,俯身轻轻地说。

"你应该出国去走一走。当我们从康涅狄格州回来时,去长途旅行一次。现在,没有人外出旅行。你应该考虑一下。"

"不是好主意。"

"走得远远的,"他说。

"远远的。"

"柬埔寨。赶在丛林覆盖剩下的东西之前。如果你喜欢,我和你一起去。"

她母亲抽烟的模样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女人,在黑帮题材的黑白片里,神色紧张,动作仓促。

"我看着照片上的面孔。那个女人是谁?"

"我把头从洗脸盆里抬起来,"马丁说。

"那个女人是谁?你觉得看见了镜子中的你。然而,那不是你。那不是你的模样。如果有这样的一张面孔,那并不是一张真实的面孔。那是一张混合而成的面孔。那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面孔。"

"不要告诉我这个。"

"你看到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你看到的受到记忆的干扰,受到你自己身份的干扰,一直如此,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

"这我不想听,"他说。

"我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事实。镜子通过淹没实际的面容,将效果软化了。你的面容就是你的生活。然而,你的面容也淹没在你的生

活之中。这就是你看不见它的原因。只有其他人能看见。当然相机也能。”

他对着杯子笑了笑。妮娜熄灭手中几乎没抽的香烟，扬手挥开一缕浓烈的烟雾。

“络腮胡，”丽昂说。

“络腮胡有助于隐藏面容。”

“那不是络腮胡的作用。”

“然而，那是络腮胡的艺术，”妮娜说。

“不修边幅的艺术。”

“不修边幅，但是内心非常敏感。”

“这是美国式玩笑。我没有说错吧？”他说。

“蓄络腮胡是一种很好的手段。”

“他对络腮胡说话，”妮娜说。“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的是德语。这络腮胡是德国式的。”

“我受宠若惊，对吧？”他说。“有幸成为这类玩笑的对象。”

“这鼻子是奥匈式的。”

他依然站在妮娜身后，俯身用手背抚弄着她的脸庞。后来，他把空杯子送回厨房，两个女人一言不发地坐了片刻。丽昂想回家睡觉。她母亲想睡觉，她也想睡觉。她想回家和基思聊一聊，然后倒下睡觉。要么和基思聊天，要么缄口不语。但是，她希望自己回去时他在家里。

马丁从房间的另外一边开口说话，这让她俩感到吃惊。

“他们希望在世界上有一块安身之地，希望形成他们自己的全球性联盟，不是我们的。你说，这是一种残酷的死亡之战。不过，它四处可见，而且是合理的。”

“要我上当。”

“不要上当。不要觉得，人们只会为上帝而死，”他说。

他的手机响了，他变了一下姿势，面向墙壁，似乎对着自己的胸膛通话。这样的谈话片段丽昂以前听到过，是从远处来的，根据不同的来电人，夹着英语、法语和德语短语，有时候会冒出悦耳的音节，例如，布拉克或约翰斯。

他很快接完了电话，把手机放到一边。

“旅行，不错，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他说。“让你的膝关节恢复正常，我们会去的，我相当认真。”

“走得远远的。”

“走得远远的。”

“废墟，”她说。

“废墟。”

“我们也有自己的废墟。可是，我想我不愿意看到它们。”

他沿着墙边，朝房门走去。

“可是，你们修建双子塔楼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对吧？双子塔楼作为财富和权力的幻象修建起来，它们某一天变为毁灭的幻象，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人们修建那样的东西，以便能看到它倒塌。那种挑衅行为是蓄意的。否则，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把塔楼修得那么高，然后又复

制一幢，重复那样的行为？它是一种幻象，所以，干吗不来两次呢？你们说，在这里，把它弄倒吧。”

说罢，他开门走了。

他在电视上看到人们玩扑克牌，看到沙漠赌场大楼里痛苦不堪的面孔。他漠不关心地观看。那不是扑克牌，那是电视节目。贾斯廷进来，和他一起观看。在玩家们暂停、加码、使用策略时，他断断续续地给孩子简要说明扑克牌的玩法。后来，丽昂进来，坐在地板上，看着儿子。他身体倾斜，几乎没有挨着椅子，两眼无助地盯着闪动的荧幕，就像一个被外星人劫持的受害者。

她看着荧屏，上面是面孔的特写。赌局本身被淡化了，玩家进入麻醉状态，动作显得乏味，随着一张牌下去，失去或赢得了十万美元。那没有任何意义。她对输赢既无兴趣，也不表示同情。不过，那些玩家的样子却很有趣。她看着那些人，他们不动声色，昏昏欲睡，懒懒散散，这情形吸引了她。她心里说，不幸的人，一边以某种方式，将这种情景与克尔凯郭尔联系起来，回想起自己在阅读他的一部著作的过程中那些绞尽脑汁的漫长夜晚。她望着电视荧屏，想象北方的荒凉景象，想象误入沙漠的那一张张面孔。即使在赢家获胜的眨眼之间，难道就没有灵魂的挣扎，没有一种身处持续的两难困境的感觉？

她没有给基思讲这一点；否则，他听到后会侧身对着她，假装沉思，目光呆呆地投向前方，嘴巴张开，眼皮慢慢合拢，脑袋最后耷向

胸膛。

他在考虑待在这里的问题，基思在考虑——不是考虑，而只是感受，亲身感受。他看见她的面孔出现在屏幕的一角上。他看着那些扑克牌玩家，注意到他们的行动和反击行动，但是同时也看着她，感受到了这一点——和他们一起的感觉。他手里端着一杯单麦威士忌。他听到停放在街道上的一辆汽车的报警器响了。他走过去，敲了敲贾斯廷的脑袋，咚咚，提醒儿子正在出现的情况：镜头展现了一个玩家手里的暗牌，但是那玩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他已经完了，”他告诉儿子。孩子没有说什么，半截身体在椅子上，半截身体在地上，形成一个临时的斜线，陷人半人迷状态。

她喜欢带有古旧感的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她拥有的译本具有引人注目的激烈冲突——那是一本易损坏的陈旧选集，书页上有红色墨水标的笔直的下划线，是母亲家里某个人传下来的。这就是她当年深夜在学生宿舍里反复研读的著作。房间里散乱地放着论文、衣服、书籍和网球器材，她喜欢将那些东西视为才思溢流的心灵的客观对应物。客观对应物究竟是什么呢？认知不谐究竟是什么呢？她那时觉得，她能够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况且，她对克尔凯郭尔的痴迷到了喜欢他名字拼写的程度——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中硬朗的字母 k 以及可爱的双写字母 a①。她母亲那时常常给她寄书；那些难懂的大部头文学作品，让她觉得无懈可击、残酷无情。然而，那抑制了她寻求自我意识的需要，抑制了寻求某种更接近心灵和情感的东西的需要。她带着狂热

① 克尔凯郭尔在丹麦语中拼写为 Kierkegaard。

的期待，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著作，直接进入从病态转向死亡的新教的崎岖不毛之地。她的室友为一支名叫“在我嘴里撒尿”的想象中的乐队编写庞克抒情曲，丽昂羡慕她表现出来的创作绝望状态。克尔凯郭尔给予她一种危险，一种精神边缘感。克尔凯郭尔写道，整个存在让我感到恐惧。她在那个句子之中看到了她自己。他让她觉得，她对世界的抨击并非像她有时候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情节剧。

她看着那些玩家的面孔，这时发现荧屏上反射的丈夫的眼睛正在看着自己，不禁笑了起来。他手里端着琥珀色的威士忌。在街上的某个地方，那辆汽车的报警器响着——熟悉事物的一个令人放心的特征，安全的夜色逐渐浓重。她伸出手来，一把将小孩从他的位子里拉了起来。在孩子去睡觉之前，基思问他，是否想要一套扑克牌筹码和一副扑克牌。

回答是可能吧，意思是想要。

后来，她只得采取行动，于是她用力敲门，等着埃莱娜出来开门。就在这时，里边的声音一阵颤抖，那是女人用阿拉伯语轻声合唱的声音。

埃莱娜养了一条狗，名叫马可。在敲门的那一瞬间，丽昂想起了这一点。她心里说，马可这名字带一个字母 k，不管那是什么意思。

她再次敲门，这次用的是手掌。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下身穿着定做的牛仔裤，上身穿着装饰着圆形小金属片的低领 T 恤衫。

"音乐。一直在放,不分白天晚上。而且声音很大。"

埃莱娜盯着她,脸上露出终身保持的对侮辱的警惕神色。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在楼梯里听到它,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它。没完没了,白天放,他妈的晚上也在放。"

"说什么呀?音乐,如此而已。我喜欢。它好听。它让我放松。我喜欢,我就放了。"

"为什么现在放?在这个特殊时期?"

"现在,将来,有什么不同?这是音乐。"

"可是,为什么现在放,为什么声音这么大?"

"没谁抱怨。你说这声音大,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声音并不大。"

"大。"

"这是音乐。你觉得是冲着你来的,我怎么跟你解释呢?"

马可冲到门口,一百三十磅的体重,浓密的黑长毛,大脚张开。

"当然是冲着我来的。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这样看。目前情况特殊。你知道这一点,对吧?"

"没有什么特殊的。这是音乐,"她说。"它让我放松。"

"可是,为什么现在放呢?"

"这音乐和现在、过去,和任何时间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没有人说声音太大了。"

"真他妈的太大了。"

"你肯定超级敏感,不过听到你说话用的语言,我可不会这么想。"

"整个城市现在都超级敏感。你躲藏在什么地方?"

每当她在半个街区之外看到这条狗，看到埃莱娜拿着一个收拾狗粪的塑料袋时，她都会觉得马克带着一个字母 k。

“这是音乐。我喜欢，我就放了。你觉得声音大，路过门口时走快点吧。”

丽昂扬手扇了那女人一个耳光。

“这让你放松，”她说。

丽昂伸出另一只手，在埃莱娜脸上拧了一把，就在左眼下面，然后把她往里猛地一搡。

“这让你放松，”她说。

马可退到屋里，高声狂吠。丽昂照着埃莱娜的眼睛打了一拳，那个女人冲着丽昂来了一记摆拳，可是没有击中目标，打在了门框上。即使在转身走出房门时，丽昂心里也明白，自己在犯傻。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听见那条狗的狂吠声与鲁特琴独奏的土耳其、埃及或者库尔德斯坦的乐曲响成了一片。

鲁姆齐坐在距离大楼北面不远的一个小隔间里，一根曲棍球球棍从一个角落里伸出来。凌晨 2 点，他和基思在切尔西桥[1]玩了一会儿二人篮球。在温暖的月份里，他们午饭时段在街道和广场上游荡，在大楼荡漾的阴影里，看看女人，聊聊女人，讲讲故事，安享舒适。

基思与丽昂分开之后，住在附近的方便地方，吃饭方便，在音像出

---

① 切尔西桥是纽约最大的综合体育娱乐中心。

租店里先查核影片的长度，然后再带着它们离开商店。鲁姆齐还是单身，和一个已婚女人交往。她不久之前刚从马来西亚来美国，在坚尼街上贩卖T恤衫和明信片。

鲁姆齐患有强迫症。他向朋友承认这一点。他承认一切，毫无隐瞒。他数停放在街道上的汽车，数一个街区之外的大楼窗户。他数自己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要走多少步。他能记住意识中一闪而过的事情，记住信息流，这多少带有不情愿。他可以背出十几个朋友和熟人的个人信息、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如果他见过某位客户的档案，他数月之后也可以说出那个人母亲的娘家姓名。

这并不是什么聪明才智。在这个人身上体现出一种毫不隐晦的痛苦。在打冰球时，在玩扑克牌时，他俩——他和基思——显示出一种默契，能够凭直觉就知道对方使用的方法，无论作为搭档还是对手都如此。他——鲁姆齐——在许多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肩膀宽阔，身材敦实，性格温和，但是，他有时候把这种平常之处隐藏起来。他四十一岁，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在阵阵热浪中穿过散步场所，目光寻觅着穿露趾凉鞋的女人。

是的。他有数数的强制性冲动，其中包括知道构成女人双足前半部分的数字的冲动。他承认这一点。基思没有笑。他努力将此视为人们的平常行为，深奥难解，人们——我们所有人——要做的某种事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别人觉得我们所过生活的间歇时段中。他没有笑，后来却笑了。不过，他心里明白，这种心理固结并不带有色情目的。重要的是数数的过程，即使已经事先知道结果时也是如此。一

只脚上的趾头，加上另外一只的，得数总是10。

基思个子较高，比他朋友高出五六英寸。在他们中午散步时，他看见鲁姆齐头上的男性秃顶似乎每周都在扩大。鲁姆齐要么颓然瘫倒在他的小隔间里，要么两手抓着一块三明治，埋头吃着。他每到一处，手里都拿着瓶装水。他即使驾车时也在默记车牌上的数字。

基思和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女人交往，倒霉。她住在倒霉的法洛克卫。

女人们沐浴着阳光，有的坐在椅子和阶梯上，正在阅读或者做字谜游戏，有的往后仰着脑袋，有的用蓝色勺子吃酸奶，穿着凉鞋的女人，其中有的人露出了脚趾。

鲁姆齐目光朝下，注视着在冰面上移动的冰球，身体靠在木板上，摆脱了对度过两三个小时销魂时分的异常需要。

基思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锻炼，脑袋里充满嗡嗡的声音，大多是他自己造成的，即便在他戴着耳机，听着科学或历史方面的有声读物时也有这种感觉。

数数总是得到10。这既不令人灰心丧气，也不带来障碍。10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很可能是我这样做的原因。得到同一性，鲁姆齐说。某种事物持续存在，某种事物保持不变。

鲁姆齐的女友和几个亲友及她丈夫合伙做生意，希望鲁姆齐加入进来投资。他们希望增加存货，增加跑鞋和个人电器用品。

如果脚趾没有装在凉鞋里，它们就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沙滩上的赤脚女人对脚趾没有什么感觉。

他累积信用卡上的奖励里程积分，严格按照与纽约市的距离，选定一些城市，然后搭乘飞机过去，目的就是为了使用奖励里程。它满足某种情感信用原则。

在街上和公园里，到处都有穿着露趾凉鞋的男人，但是，鲁姆齐并不数他们的脚趾头。所以，重要的也许并不是数数的过程。与那些女人有关。他承认这一点。他什么都承认。

男人的需要总是存在，它们有一种遭到削弱的吸引力。这种持久性让基思从更奇妙的角度，看到更晦涩的事物，某种蜷缩在人们身上的无法纠正的东西。但是，它们可以在他心里激起一种温暖的感觉，一种罕见的相似性意味。

鲁姆齐的秃顶慢慢扩大，是一种轻微忧郁症，是失败男孩忧虑的懊悔。

他们曾经有过一次短暂冲突，作为冰上曲棍球的队友，发生误会，参与了群殴。基思觉得好玩，但是鲁姆齐却生气了，尖声叫骂，指责基思在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仍不住手，打了他好几拳。基思说，情况并非如此，但是觉得也有可能，因为一旦斗殴开始，人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他们朝双子塔楼走去，周围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是的。然而，如果数字加起来并不总是10，情况会怎么样呢？基思说，比如，你要去乘坐地铁，你往下看，你心不在焉地扫视走廊，你看见一双凉鞋，你数了一次，然后重数一次，只有的数字是9或者11。

鲁姆齐带着这个问题，回到半空中自己的小隔间去。他在那里重新开始工作，处理不那么吸引人的事务，涉及到金钱和财产，合同和

产权。

过了一天,他说,我要她嫁给我。

还要过一些时候吧,因为我认为我的病已经好了,就像见到卢尔德圣母①,能够停止数数了。

基思看着桌子对面的她。

"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约一个小时以前。"

"那条狗,"他说。

"我知道。那样做很疯狂。"

"现在情况如何? 你会在门厅里看见她的。"

"我不道歉。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他坐下,点了点头,两眼望着她。

"我讨厌提到这事,可是,我刚才上楼时忍不住了。"

"你没有必要非说不可。"

"那音乐正响着,"他说。

"我猜,这就是说她赢了。"

"声音没有增大,也没有减小。"

"她赢了。"

---

① 卢尔德是法国的一座城市。卢尔德圣母显灵节2月11日被定为世界病患日。每年都有许多残疾人前往该地朝拜。

他说:"也许她死了。躺在那里。"

"无论是死,是活,她都赢了。"

"那条狗。"

"我知道。这简直是彻底的疯狂行为。我能够听见自己在说话。我的声音像是从别人身上传出来的。"

"我见过那畜牲。孩子害怕那畜牲。不会说出来,但是确实害怕。"

"是什么?"

"一条纽芬兰犬。"

"那狗的整个生长地,"她说。

"你运气不错。"

"运气不错,非常疯狂。马可。"

他说:"忘掉那音乐吧。"

"他拼写他的名字时有一个字母 k。"

"我也这样拼写。忘掉那音乐吧,"他说。"它既不是什么信息,也不是什么教训。"

"可是,它仍然响着。"

"因为她死了,所以它仍然响着。她躺在那里。被大狗嗅着。"

"我需要多睡一点觉。我需要的就是这个,"她说。

"大狗嗅着那死去女人的下身。"

"我每天晚上到点时都会醒来。心里没完没了地想事情。无法停下来。"

“忘掉那音乐吧。”

“我无法确定的念头，我无法断言属于我的念头。”

他一直望着她。

“服点什么药吧。你母亲知道该怎么做。人们就是这样入睡的。”

“我曾经使用过人们所说的那些药物。它们让我变得更疯狂。它们让我变得愚蠢，让我健忘。”

“和你母亲谈谈吧。她知道该怎么做。”

“无法停止思考，无法再次入睡。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后来，就到早晨了，”她说。

真相以缓慢、确定的衰减方式被描绘出来。小组的每个成员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活着。丽昂发现最难接受的是卡曼·G.的情况。她看来同时是两个女人：一个坐在这里，逐渐失去了好斗性格，逐渐失去了明显特征，说话逐渐显得拖拖拉拉；另一个年轻一些，身材苗条一些，举止非常迷人，正如丽昂所想象的，一个活泼的女人，精力充沛，诙谐率直，跳起舞来身姿曼妙。

丽昂自己带着她父亲的印记，带着折磨和扭曲形成的潜在代价，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人，看着罪恶渐渐显现出来：失去记忆，失去个性和身份，最终滑入蛋白质僵化的状态。有一篇她撰写和朗读的文章，本来应是叙述她度过的一天——昨天——的事情。这并不是他们一致赞同要写的题目。这是卡曼建议的题目。

我醒来，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我独自一人，因为这就是我。我不知道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完全醒了，不想起床。似乎我需要见到自己的证件才能起床。收入证明。地址证明。社会保险卡[①]。身份照片。我父亲讲笑话，他并不在乎是否干净，孩子们得学这些东西。我曾经有两个丈夫，他们除了双手之外，其他部位都不一样。我现在仍然看男人的双手。因为有人说，问题在于今天哪一个大脑在工作，因为每个人都有两个大脑。为什么起床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我以前从未想过植物可能产生作用。

本尼问："可是，你过的一天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说过，这是你过的一天。"

"这是最初的十秒钟。这是我还在床上的情况。下次我们到这里来时，我可能就写完起床的过程了。再下一次，我洗手。那是第三天。第四天，洗脸。"

本尼问："我们能活那么久吗？等到你撒尿时，我们全都死光了。"

后来，轮到她了。他们一直提问，催促。他们写的和说的全都与飞机有关。再次提到这事情的是奥马尔·H.，他举起右手，非常认真。

"袭击发生时，你在哪里？"

自从故事会开始以来，几乎已经过去两年了，她的婚姻慢慢消失在夜空中。她聆听这些男人和女人讲述他们的生活，他们讲述的方式有的滑稽，有的尖酸，有的直接，有的动人，这使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

---

① "收入证明"、"地址证明"与"社会保险卡"原文为西班牙语。

她欠他们一个故事，不是吗？

基思出现在门口。总是那样，必然那样，他绝望的样子，活生生的，她丈夫。在讲述过程中，她试图顺着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在讲述过程中看见他的形象——飘浮在反思中的一个形象，以片段方式出现的基思，以一笔一画的方式出现的基思。首先出现的是文字。她回忆起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理解的事情：他眼睑上亮晶晶的玻璃碎片，仿佛是缝在上面似的；他们去医院的情形，经过十个左右不见人影的街区，步履蹒跚，一言不发；一个年轻人——一个送货人，一个少年——一只手帮她搀扶着基思，另一只手端着一个装有比萨饼的盒子，那个拉美裔血统的少年——也许不是——托着盒子底部，用一只手掌保持平衡，盒子离开他的身体；她差一点问他，如果电话不通，这个人是怎样订购外卖的。

她希望保持讲述的焦点，从一点合理地转向另一点。有时，与其说她是在讲述，毋宁说她是在让自己淡化，进入时间之中，返回不久之前的某个过去片段之中。他们呆呆地坐着，观察着她。人们——最近——观察着她。她看来需要被人观察。他们依靠她来理解意义。他们等候来自她的话语，在她的脑子里，具体的东西不会融化。

她跟他们谈到她的儿子。当他在附近，看得见摸得着时，活生生地在那里时，恐惧便消失了。其他时候，她想到他，不禁产生害怕的感觉。这就是灵魂出窍的贾斯廷，她自己调教的孩子。

她说，无人看管的箱包，装在纸袋里的午餐给人带来的威胁，乘车高峰时段的地铁，就在那里，装在密封的盒子中。

她无法看他睡觉的样子。他变为一个处于某种突出的未来时间之中的儿童。儿童知道什么呢？她说，他们以我们无法了解的方式，知道他们自己是谁，而且，他们也无法告诉我们那些方式。在平常时间的运行中，存在着冻结的瞬间。她看见他睡觉的样子，不禁想到将要出现什么情景。它是他的静止状态的组成部分，处于寂静未来之中的形象，固定在窗户上。

如果见到任何可疑行为，见到无人看管的箱包，请报告有关人员。就是这么说的，是吧？

她几乎将那公文包的事情告诉他们，它出现了，后来又消失了，它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她希望告诉他们，但是却没有说出来。告诉他们一切，说出一切吧。她需要他们倾听。

基思曾经希望得到世上的许多东西，超过了时间和手段的限度。无论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就实质来说，就其本身来说，他如今已经不想再要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

现在，他很想知道，他是否生来就是为了变老，独自变老，满足于孤独的老年状态？是否生命的所有岁月，是否从他面对的墙壁反弹回来的所有这些目光和叫喊仅仅在于让他达到那一点？

这就是他父亲坐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房间里时，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东西。老人上午看报，下午散步——一个在时光编结的甜蜜例行活动中的男人，一个鳏夫，吃着晚餐，神智清醒，活在他自己真实的皮

肤里。

这种高低游戏还有第二个层面。特里·成是分配筹码的玩家,给每个获胜者各分一半,按筹码面值的高低分配。他在数秒之内就分配完毕,根据一局的赌注总额,把不同颜色、不同面值的筹码堆放起来,垒成两叠或者排成两组。他不喜欢把筹码叠得太高,那样它们会倒塌。他不喜欢叠起来的筹码高低相似。他希望把筹码分配为金额相等但颜色不同的两份,或者说与之类似的组合。他堆放了六个蓝色筹码、四个金色筹码、三个红色筹码和五个白色筹码,然后根据这一组合的金额,堆放另外一叠,动作迅速,指头飞舞,两手不时交叉,堆放十六个白色筹码、四个蓝色筹码、两个金色筹码和十三个红色筹码。最后,他两手交叉,抱着自己的上臂,凝视秘密的空间,让每个赢家怀着没有说出的尊敬和某种敬畏,收取自己的钱财。

没有人怀疑他熟练的手眼配合。和特里·成一起玩牌时没有人去数筹码,甚至在朦胧的夜色中也没有人动过这念头:在按高低分配筹码的过程中,特里·成有可能出错,有可能出一次错。

飞机撞楼之后两个星期,基思和特里·成在电话里交谈过两次,聊的时间都不长。后来,他们停止互通电话。仿佛没有剩下什么可聊的,其他牌友有的死,有的伤,没有他俩可以轻松提起的话题。扑克牌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暗语,现在,它已不复存在了。

她的同学一度叫她“呆子”。后来，她的绰号变成了“干骨头”。这并不一定是以敌视方式给人取绰号的例子，这些绰号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朋友们叫的，而且常常得到她的默许。她喜欢戏仿模特获胜时摆出的姿势——别人看到的只有肘部、膝盖以及用金属丝捆绑的牙齿。在她的体重开始增加的那一段时间里，她父亲有时候开车进城来。皮肤晒得黝黑的杰克看见她——一个他喜欢的健壮的含苞欲放的美人——时，伸开双臂拥抱她，直到离开才放手。但是，她记得这些时光，记得他的姿势和笑脸，记得他半蹲的样子和下巴。他伸开双臂，她会羞涩地投入他怀中。那就是杰克的做法，抱着她摇，凝视她的眼睛——她有时候觉得，他试图把她放到循规蹈矩的环境中去。

她和他不同，肤色偏黑，长着一双大眼睛，宽嘴巴，带着一种让人觉得惊讶的渴望表情，表现出一种把握机遇、接受理念的意愿。她母亲是这种性格的模板。

她父亲曾经这样描述她母亲：“她是一个性感的女人，只不过屁股干瘪瘪的。”

丽昂听到之后深感震撼：他说话亲昵粗俗，吸引她去赞同这个男人的特殊观点、他明白无误的所指对象和不太工整的韵脚。

吸引妮娜的正是杰克对建筑的见解。他们在爱琴海东部的一座小岛上邂逅；杰克在那里设计了一组白色灰泥住房，作为艺术家的休养地。那些房子坐落在小海湾上，沿着海滨而建，是稍稍倾斜的纯粹几何杰作——妮娜的书面评论可能是，它们具有量子空间之中的欧几里得式精确性。

在第二次到访时，正是在一张硬帆布床上，她怀上了丽昂。在丽昂十二岁时，杰克告诉了她当时的情景，而再次提及已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她从新罕布什尔州打来电话时，他用同样字眼说了同样的情景，海上微风拂煦，睡在硬帆布床上，音乐从沙滩上飘来，有几分希腊和东方韵味。就在那次通话结束后几分钟——或者说几小时，他便抬头凝视那枪口产生的冲击波。

他们看着电视，没开声音。

“我父亲自杀了，这样，我就不必面对他不知道我是谁的那一天了。”

“你相信这一点。”

“对。”

“那么，我也相信，”他说。

“事实是，他可能有一天会认不出我的。”

“这我相信，”他说。

“这肯定就是他自杀的原因。”

又一杯葡萄酒下肚之后，她略显醉态。他们在看晚间新闻，他本想在广告结束时按一下声音键，但却没有这样做，他们默默地看着一名记者在荒芜的背景——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下，用手指着远处的群山。

“我们应该给他买一本关于鸟类的书。”

“贾斯廷，”他说。

“他们在学关于鸟类的知识。每个孩子都得选一种鸟，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那就是孩子自己喜欢的长着羽毛的脊椎动物。男孩挑选的供男孩们学习，女孩挑选的供女孩们学习。”

屏幕上出现了战斗机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资料图像。他等着她叫自己按下声音键。

“他提到了茶隼。茶隼究竟是什么呀？”她问。

“一种小型隼。在西部的某个地方，我们曾经看见它们停在高压电线上，长长的电线上，一英里接着一英里。那时，我们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另外一种生活，”她说罢笑了起来，从椅子上起身，朝浴室走去。

“出来时身上穿点东西，”他说，“这样，我就可以看着你脱。”

弗洛伦斯·吉文斯站在那里，看着那些床垫，有四五十张，在九楼的一端摆成一排。有人在查看床垫的质量，大多数是妇女，有的坐在上面轻轻弹着，有的仰卧在上面，检查硬度或者柔软度。她过了片刻才意识到，基思站在她的身边，两眼注视着她。

“非常准时，”她说。

“准时的是你。我已经在这里几个小时了，”他说，“站在这自动扶梯上玩。”

他们穿过购物区，她几次停下脚步，核对标签和价格，伸出手掌，

按压床垫。

他说:"继续呀,躺下吧。"

"我看我不想那样干。"

"如果不躺下,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床垫?瞧瞧周围的人吧。他们都躺下了。"

"你躺,我就躺。"

"又不是我要床垫,"他说。"是你要。"

她顺着购物区往前走。他停下脚步观看,有十来个女人,有的躺在床垫上,有的在床垫上弹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床垫上跳跃,翻滚;他们两人都是中年人,那样做的目的是要看一看,一个人翻身时是否会影响另一个人睡觉。

有些女人的动作是试探性的,试着弹一两次,两只脚没有放在床垫上;有些脱掉衣服和鞋子,仰面躺在床垫上,管它是席伊丽美姿系列,还是睡美人系列。她们肆意跳跃,先是床的一侧,接着到另外一侧。他觉得到这个地方——梅西百货公司的床垫部——来真不错,她们——另外八九个女人——也在这里跳着,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在测试床垫的舒适度和外形稳固性,测试靠背和泡沫的柔软感。

这时,弗洛伦斯走了过来,她坐在床头上,冲着他一笑,然后仰面倒下。她弹起来,倒下,在公开表示亲昵的过程中,玩起了她的羞涩小游戏。两个男人站在距离基思不远的地方,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了什么。那是关于弗洛伦斯的评论。他不知道那个男人说的是什么,但是,那没有什么关系。从他们的姿势和他们所在的位置看,弗洛伦斯

显然是他们的话题。

基思站在那里，与他们有十步距离。

他说："嘿，混蛋。"

他们的计划是，在这里见面，就近简单地吃一点午饭，然后分头办事。他到学校去接孩子，她去看医生。这是一次既无低语也无爱抚的约会，就在一些倒向床垫的陌生人中间。

他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更响亮，然后等着这两个字产生效果。有趣的是，他们之间的空间出现了变化。他们现在看着他。说话的那个男人身材矮胖，穿一件发亮的鸭绒衣，看上去像是气泡垫包装材料制作的。人们沿着购物区游荡，色彩模糊。那两个男子看着他。气氛紧张起来，那个身穿气泡垫包装材料衣服的人站在那里考虑着什么。女人在床垫上弹跳着，但是，弗洛伦斯能够听到和看到——她坐在床垫的一端，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那个男子听着他同伴说话，没有什么动作。基思最初开心地站着观察，但是后来却改变了主意。他走过去，用拳揍了那个男子。他站稳脚跟，右手来了一个冲拳。那一拳打在那个男子的颊骨上，只有一拳。后来，他回到原地等着，怒气冲冲。刚才的肢体接触激怒了他，他希望继续下去。他抬起两手，手掌朝上，仿佛在说，我在这里，来吧。如果任何人向弗洛伦斯讲一句粗话，动一根指头，或者以任何方式侮辱她，基思都会动手杀死他的。

那个男子靠着同伴，蹒跚几步，这时转过身体，鼓足力气，低着头，拉开两条胳膊冲来，就像骑在摩托车上。床上弹跳的人全都停了

下来。

基思伸出右手就是一拳，这次打在他的眼睛上。那个男子把基思抱了起来，身体离地面一两英寸，基思出手一阵猛击，拳头大都落在气泡垫包装材料上。这时，商店里的人乱作一团，售货员、保安冲出购物区，其中还有一个推着购物车的工作人员。奇怪的是，在他们散开之后的混乱中，基思觉得有一只手在自己的胳膊上，就在肘部上面，心里立刻明白，这是弗洛伦斯。

每当她看见那些飞机的录像，她都会把一个指头移向遥控器的电源按钮。然后，她会看下去。第二架飞机从湛蓝剔透的天空中钻出来，这就是那一段叫人刻骨铭心的连续镜头，它仿佛进入了她的皮肤。那一转瞬即逝的冲刺携带着生命和历史，携带着他们的生命和她的生命，冲向遥远的地方，远远超越了双子塔楼。

在她所保留的记忆中，天空充满浮云和风暴的激烈力量冲突，或者说，那是城市夏季雷雨到来之前的电光，总是属于天气本身的能量，属于天空中的能量——云团、水汽、西风。那一天的天空迥然不同，一片晴朗，托着两架疾速而来的飞机，载着人们的恐惧，第一架，后来是第二架，人的意图的力量。他和她一起观看。天上出现了每一种无助的绝望，人们向上帝哭诉，想象这一场景是多么可怕，杀人者和被害者嘴里都念叨着神的名字，第一架，后来是第二架——第一架仿佛是动画中的人物，眼睛闪光，露出牙齿，第二架撞向南楼。

他只和她一起看了一次。她知道,她从来没有觉得与人这么近,一起看着飞机划过天际。他站在墙边,把手伸向椅子,抓住她的手。她咬着嘴唇,看着画面。他们全都死了,乘客和机组人员,塔楼里数以千计的人,全死了。她在自己的身体中感觉到了它,心灵深处的一种停顿。现在,他站在苍白的光线下,抓着她的手,仿佛因为他的死亡而安慰她——她心里想,他当时就在其中的一幢塔楼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他说:“它看上去仍然像是发生了意外,第一架飞机。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我站在这里,距离这么遥远,完全置身事外,依然觉得它是一次意外事故。”

“因为它肯定是的。”

“它肯定是的,”他说。

“就像镜头表现的出人意料的效果。”

“不过,那只是第一架。”

“只是第一架。”

“第二架,到了第二架飞机出现时,”他说,“我们更成熟一些,心里更清楚一些。”

8

散步穿过公园并不是期待仪式。道路向西弯曲，他路过网球场，浮现在脑海里的并不仅仅是她在房间里等待的情形或者位于走廊尽头的卧室。他们互相获得性爱的愉悦，然而这并不是让他回到那里去的原因。吸引他的是在盘旋而下、没有时间限制的持久飘荡过程中共同了解的东西。他最近感悟的生活真谛是，应该严肃和负责地对待生活，而不是笨拙地攫取。即使这些幽会与此相互矛盾，他也会重返那里的。

完事之后，她会说出某人总是挂在嘴边的话。

“你这就走吗？”

他会赤裸着身体，站在床边。

“我总是得走。”

“那么，我总是得让你的离开带有别的什么意思。让它表示某种浪漫或性感的东西。不过，不是空荡荡的感觉，不是孤零零的感觉。我知道怎么做吗？”

然而，她并不是要与他的感觉对着干，对吧？她不是供人攫取的对象，不是要否认他在袭击发生之后的这些日子里，在这些漫长的陌生白天和寂静夜晚中可能获得的感悟。

这是袭击发生之后的日子。如今，一切事情都以这种之后加以衡量。

她问："我知不知道，怎样在不用假装的情况下，从一件事情理解另外一件事情？我能不能不保持自己的现状？我是不是得变为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走出房门的那种人？我们并不是那种人，对吧？"

然而，她两眼望着他，那方式让他觉得，他就是那种人，站在床边，准备说出别人总是说的话。

他们坐在角落的一个隔间里，两眼瞪着对方。卡罗尔·肖普穿着一件条纹图案的女式丝绸长罩衫，白紫两色，看上去带有摩尔或波斯风格。

她说："在目前情况下，你要我怎么做？"

"我要你打电话去问。"

"可是，现在这样，我怎么可能开口提这事儿呢？"

"可是，你确实提起来了，"丽昂说。

"在这事发生之后，我不可能要求你编辑这样一本书。在基思出事之后，有那么多事情。我觉得，你不愿意参与这项工作。这本书有很大篇幅涉及这事，回忆当时的情况，展开相关线索。而且，这本书很

费工夫，事情非常繁琐。”

“一本你要出版的书。”

“我们必须出版。”

“筹划了多少年？”

“四五年了，我们必须出版，”卡罗尔说。“因为看来它预测到后来发生的事情。”

“看来预测到了。”

“统计数据表格、企业报告、建筑蓝图、恐怖主义者的流程图。别的还有什么？”

“一本你要出版的书。”

“它写得很糟糕，结构很糟糕，而且我会说，有很多令人觉得乏味的东西。曾被多次退稿。代理人和编辑们都知道的。”

“一本你要出版的书。”

“啃下这硬骨头吧。”

“作者是谁？”

“一名退休航空学工程师。我们叫他特殊飞行员。他并不住在偏僻的木屋里，按照大学课本来研究制造炸弹的化学药品，不过，他迷上这东西已经有十五六年了。”

如果一本书是大项目，根据自由编辑的标准，这是赚大钱的买卖。就这本书而言，它还是加急项目，具有时效性、新闻价值，甚至还有预见性，至少在出版商的计划目录上是这样写的。这本书详细展示了出现在全球范围之内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力量，它们看来在时间和空间

某个爆炸性的点上汇聚到一起，而那一时空可以说代表了21世纪之初夏末的一个早上出现在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上空的轨迹。

“啃这硬骨头可能让你忙上好几年。它有许多数据。它有许多事实、地图和计划。”

“不过，它看来具有预见性。”

这本书需要一位自由编辑来做，这样的人可以长时间工作，不受电话、电子邮件、午餐约见和会议这类安排得满满的繁忙事项的干扰，而出版社的专职编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是他们工作职责的组成部分。

“这本书包含一篇专门讲如何劫持飞机的文章。它包含许多文件，涉及某些机场的易受攻击部位。它提到了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和波士顿的洛根机场。它提到了许多实际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华尔街、阿富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阿富汗正在出现这样的事情。”

丽昂既不关心这些资料多么翔实、多么复杂、多么可怕，也不关心最终它将会多么出人意料。这正是她希望见到的东西。在卡罗尔以嘲笑方式顺便提到这本书之前，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她希望见到的东西。她本来以为，卡罗尔请她来共进午餐是为了讨论工作。结果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卡罗尔希望聊一聊基思的情况。卡罗尔只提到了一本书，这本来并不是要让丽昂编辑的，但是丽昂希望的却恰恰是这样的书。

“要不要来一点甜点？”

“不要了。”

后退一步。以客观的、不带感情的方式来观察事物。这是马丁告诉她的方式。衡量相关要素。综合考虑这些要素。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使自己能够对付它。

卡罗尔希望谈一谈基思，希望听到基思的情况。她希望听到这个男人的事情，他们的事情，是如何慢慢重归旧好的。她身上穿的这件上衣适于另外一种身材、另外一种肤色，是出自一个波斯人或者摩洛哥人之手的仿制品。丽昂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发生什么可以示人的不涉及隐私的有趣事情，所以关于基思，她没有什么可告诉这个女人的。

“要不要来一点咖啡？”

“我前几天扇了一个女人儿耳光。”

“什么原因？”

“你打人是什么原因？”

“等一等。你打了一个女人？”

“她们让你生气。这就是原因。”

卡罗尔看着她。

“要不要来一点咖啡？”

“不要了。”

“你丈夫回来了。你儿子就一直能和他父亲待在一起了。”

“你什么也不知道。”

“这表示某种幸福，某种宽慰，某种东西。表示某种东西。”

“这只是开始。难道你不知道?”

“你让他回到了你身旁。”

“你什么也不知道,”她说。

服务生站在旁边,等着有人提出付账。

“好吧,听我说。如果有了什么情况,”卡罗尔说,“比如说,那位编辑无法处理这材料,或者进展太慢,或者觉得这书破坏了她在过去二十七年来精心构筑的生活,我就给你打电话。”

“那样的话,就给我打电话,”丽昂说。“否则,别给我打电话。”

在罗斯琳记不清自己家庭住址的事情发生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到小组中来了。

小组成员希望写一写她的事情,丽昂看见他们俯着身子,在便签簿上写作文。不时有人抬起头来,注目回忆过去,思考如何遣词造句。房间里仿佛挤满描述不可避免的东西的用语,而丽昂发现,自己在思考母亲公寓墙上的那些来自马丁藏品的老护照照片,那些面孔从深褐色的远方露出来,迷失在时间之中。

在照片角落,盖着办理人的圆形印章。

护照持有者的身份和入境口岸。

保加利亚王国。

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

土耳其共和国。

她眼前已经浮现出这些人：奥马尔、卡曼还有其他成员，在相同的孤立场景中，护照持有者的签名有时候写在照片上面，一个头戴钟形女帽的女人，一个看上去像犹太人的更年轻的女人，国籍，她的面孔和眼睛露出漂洋过海本身可能无法解释的深邃意义，那个女人的面孔几乎迷失在阴影之中，那不勒斯这几个字卷曲在圆形图章的边沿上。

以隐姓埋名方式拍摄的快照，机器形成的形象。照片的预先设想中有某种东西，有官僚意图，有摆出的正面姿势，这些东西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把她引入被照对象的生活之中。也许，她看到的是置于国家严苛性之下的人们的苦难。她看见人们四处逃离，最黑暗的苦难挤压着照片的边缘。拇指印、带有偏斜十字的徽章、蓄着翘八字胡的男子、梳着辫子的姑娘。她觉得，她可能在想象一种语境。她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的任何情况。她知道的只有这些照片。这就是她发现无辜和脆弱性的场所，在老护照的性质中，在过去本身、处于漫长旅途之中的人、现在已经死去的人的深层结构中。她觉得，这样的美在枯萎的生命中，在形象、文字、语言、签字和盖印的公告中。

西里尔文、希腊文、中文。

持有者资料与特征。

外国人。

她看着小组成员们写罗斯琳·S.的事情。一个脑袋抬起来，然后埋下去，他们坐在那里写着。她知道，他们并不像这些护照持有者那样，从着色的雾霭中望出来，而是慢慢衰退，进入着色的雾霭中去。另一个脑袋抬了起来，接着还有一个，她尽量不去接触那两个人的目光。

很快，他们都会抬起头来。自从小组活动开始之后，她第一次害怕听到他们读在画直线的本子上写下的文字，害怕听到他们的讲述。

他站在大厅前部，观看他们锻炼。他们二三十岁，有的使用阶梯踩踏机，有的使用椭圆训练机。他沿着训练区向前，觉得自己与这些青年男女之间具有某种联系，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的滑着加重金属雪橇，有的骑着固定自行车，有的在使用其他健身器材。他在举重房入口处停下脚步，看见举重的人站在保护杆之间，一边做下蹲动作，一边嘟哝着。他看见女人在附近的拳击吊袋前，有的练习勾拳，有的练习直拳，还有的在练习步伐、跳绳——跳绳的人一条腿收拢，两只胳膊交叉。

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人陪同他，是健身中心的工作人员。基思站在一片开阔空间的后部，前面到处都是活动的人，一个个热血涌动。他们有的踩着脚踏车，有的原地跑步，看来没有受到什么管制，看不到刻板联系。这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场景，一种基本性欲，根深蒂固的性欲，女人弯下腰肢，手脚并用，颈部血管突出。但是，还有别的东西吸引他。如果说他认识任何人的话，他们就在眼前。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会在这里和他们站在一起。也许，这就是他感觉到的东西——一种精神，一种亲密的信任关系。

他走向远处的训练区，陪同的人跟在后面，等着他提出问题。他一一查看整个地方。几天之后，当他开始工作时，他需要进行认真锻

炼。每天在办公室待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之后直接回家，那样做没有什么益处。他需要释放体能，考验自己的身体，将自己引向内心，增强自己的力量、雄性、敏捷性、清醒度。他需要一种具有平衡作用的约束，一种受到控制的行为，自愿的行为，它将使他不会带着对每个人的忿忿不满，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

她母亲又睡着了。丽昂希望回家，可是她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就在五分钟之前，马丁出去了，行动突然，所以她不愿意让妮娜醒来时独自一人。她走进厨房，找到一些水果和奶酪。她站在洗涤槽前，手里正洗着一只梨子，听到起居室里有了什么动静。她关了水龙头，侧耳倾听，接着走进房间。她母亲对她说：

“我没有睡踏实的时候会做梦，并不是一直做，我刚才做了。”

“我们需要吃午饭，我们两人都需要。”

“我几乎觉得，我能够睁开眼睛，看见所梦到的东西。没有意义，是吧？那梦并不完全在我的心里，几乎就在我身边。”

“是止痛药的作用。你服用太多了，也没有什么大的病痛。”

“理疗引起的疼痛。”

“你又没有接受理疗。”

“这就是说，我并没有服止痛药。”

“这不是开玩笑。你服用的药物中，有一种会形成依赖性。至少有一种。”

“我孙子在什么地方?”

“正在你刚才问的地方。不过,这不是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马丁。”

“难以想象,我们停止就此争吵的那一天会很快到来。”

“他非常紧张。”

“你没有见过他紧张的样子。这是难以摆脱的,持续时间很久了,早在我们认识之前就存在。”

“对,有二十年了。”

“是的。”

“可是,在那之前呢,情况怎么样?”

“他当时卷进了时局之中。经历了那时的动乱。他积极参与。”

“四壁空空。艺术品投资人家里四壁空空。”

“几乎是空的。对,那就是马丁的做法。”

“马丁·里德诺。”

“对。”

“你是否跟我说过,这不是他的真名?”

“我记不得了。也许吧,”妮娜说。

“如果我听说过,那么就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那是他的姓吗?”

“不是。”

“我觉得,你没有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

“也许,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二十年了。”

“中间断断续续。甚至没有多少待在一起的时间。他在一个地方，而我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有妻子。”

“她也在另外一个地方。”

“二十年了。和他一起旅行。和他一起睡觉。”

“我干吗得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是马丁。如果我知道自己现在不知道的名字，我会了解他的什么呢？”

“你会知道他的名字呀。”

“他是马丁。”

“你会知道他的名字。知道这一点也不错。”

她母亲冲着北面墙上的两幅画点了点头。

“我们当初认识时，我向他谈起乔治·莫兰迪。给他看了一本书。漂亮的静物画。形式、色彩、深度。那时，他刚刚开始干这一行，几乎连莫兰迪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去了博洛尼亚，亲眼看了作品，回来之后连声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先弄不那么知名的艺术家。空虚的，自我参与的，资产阶级的。从基本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就是马丁传播的东西。”

“二十年之后。”

“他看到形式、色彩、深度、美。”

“这是一种美学进步吗？”

“他看到了光线。”

“或者说，一种背弃，一种自我欺骗。财产所有者的言论。”

“他看到了光线，”妮娜说。

“他也看到了金钱。这些作品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对，它们价格不菲。开始时，我相当认真。我那时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弄到手的。我怀疑，在最初那些年，他有时候倒卖偷窃的作品。”

“有趣的家伙。”

“他曾经告诉我，他干了一些事情。他说，这并不使他的生活比我的更有趣。可以让它听起来更有趣。他说，然而在记忆中，在那些深度中，既没有什么生动色彩，也没有什么愉快激动。只有灰色和等待。坐着，等待。他说，我知道的，有几分中性的东西。”

她说话的口音带着一种机敏的锐气，也许还有一点恶意。

“他等待什么？”

“历史吧，我认为。采取行动的号令。警方的检查。”

“警方的哪一个部门？”

“不是反艺术品偷盗队。我知道一点。他是60年代末一个集体组织的成员。一号公社。游行示威，反对德国政府，法西斯主义政府。那是他们对它的看法。起初，他们掷鸡蛋。后来，他们扔炸弹。在那以后，我就不确定他干什么了。我觉得，他在意大利待了一段时间，那里出现动乱，那时红色旅活动频繁。不过，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二十年了。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你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他？

你有没有逼他说过?"

"有一次,他让我看了一张布告,那是几年以前我在柏林看见他时。他在那里有一套公寓。一张通缉布告。70 年代初期的德国恐怖主义者。十九个名字,十九张面孔。"

"十九个人。"

"因为谋杀、爆炸、抢劫银行而被通缉。他保留了那张布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保留它。不过我知道他为什么让我看。那张布告上没有他的面孔。"

"十九个人。"

"男女都有。我数过。他可能是支持小组或者秘密组织的成员。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认为,这些人——这些圣战者——与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激进人士有共同之处。他认为,他们全是同样的经典模式的组成部分。他们拥有自己的理论家。他们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让他产生怀旧感吗?"

"不要以为我不会提这事儿。"

"四壁空空。几乎是空的,你说的。这是否是旧时渴望的组成部分? 日夜处于隐居状态之中,藏匿在某个地方,拒绝任何物质享受的痕迹。也许,他杀了什么人。你有没有问过他? 你追问过他吗?"

"听我说,如果他犯下了某种严重罪行,杀死或弄伤了什么人,你

觉得他今天会四处露面？如果说他过去躲藏过，他现在却不再躲藏了。他频频出现，到处露面。”

“利用假名进行活动，”丽昂说。

丽昂坐在沙发上，面对她母亲，两眼注视着她。丽昂从来没有在妮娜身上看到一丝软弱，在她的记忆之中没有，既没有任何性格弱点，也没有对确实、清晰判断的妥协。她发现自己准备利用这一点，心里觉得惊讶。她准备利用这个时机，深入了解。

“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追问过这一点。看一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我们认识的男人。难道他不是他们视为敌人的那种人吗？出现在那张通缉布告上的那些人。绑架那杂种。烧掉他的画作。”

“哦，我觉得，他知道这一点。你不觉得他知道这一点吗？”

“可是，你知道什么呢？难道你没有为不知道而付出代价？”

“那是我的代价。闭嘴吧，”她母亲说。

她抽出一支香烟，拿在手里。她的思绪似乎飘向遥远的事情，更像在衡量，而不是在回忆，标示出某种东西的范围或程度，理解某种东西的意义。

“挂有东西的墙壁在柏林。”

“挂的是那张通缉布告吧。”

“通缉布告并没有挂起来。他把它保存在衣橱里，装在一个邮寄用的包装纸筒里。哦，不，那是放在朴素相框里的一张小照片，挂在他的床头上。他和我，一张快照。我们站在翁布里亚的一个山坡小镇的教堂前。我们相识刚刚几天。他请一个路过的妇女帮忙照的。”

“我为什么讨厌这段故事呢?”

“他的真名叫恩斯特·赫钦格。你不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是,你觉得它让我蒙受耻辱。让我成为感情脆弱姿态——一种可怜姿态——的共谋者。愚蠢的小快照。他展示的一件东西。”

“你是否考虑过,这个叫恩斯特·赫钦格的男人被某个欧洲国家警方所通缉? 只说知道吧。别说不知道。”

她想惩罚她母亲,不是因为马丁的事情,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那事情。它更直接、更深,最后仅仅关于一件事情。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他俩的身份,他们狂热拥抱,就像祈祷时合在一起的双手,现在如此,始终如此。

妮娜点燃香烟,呼出一团雾霭。她使人觉得,她在用力呼气,吐出烟雾。她又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她服用的一种药物含有磷酸可待因,她一直非常谨慎,直到最近才开始尝试。实际上,仅仅服用了几天,大约一个星期;那时,她停止养生疗法,并且没有改变止痛药的用量。丽昂觉得,这种意志消沉是一种失败,与马丁有关。这就是他所说的那十九个人,那些劫机者,那些圣战者,即便他们仅仅出现在母亲的脑袋里也难脱干系。

“你在编辑什么书?”

“关于古代字母的书。书写需要的各种形式,古人使用的所有材料。”

“听起来很有趣。”

“你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听起来很有趣。"

"有趣,具有挑战性,有时候使人觉得内心愉快。还有插图。形象化文字。出版后我送你一本。"

"表意图画、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她母亲说。

她看起来像在说梦话。

她说:"苏美尔人、亚述人,如此等等。"

"我会送你一本,肯定的。"

"谢谢你。"

"不客气,"丽昂说。

奶酪和水果放在厨房的一个大浅盘里。她和母亲待了一会儿,然后去拿食物。

在牌友中,有三个人仅仅以姓称呼,多克里、鲁姆齐、霍瓦尼斯;两个人以名称呼,迪米特里厄斯和基思;称呼特里·成时使用全名。

一天晚上,有人——那是多克里,那个爱搞恶作剧的广告商——告诉鲁姆齐,如果他的姓氏 Rumsey 变一个字母,他人生中的一切就会迥然不同。用字母 a 代替字母 u。会使他的名字更有力,变成 Ramsey(拉姆齐)。正是 u 这个字母,正是 rum 这个音节干扰了他的生活和心灵,影响了他走路和讲话的方式,造成了他的懒散行为、他的个子和身材,让他显得缓慢和迟钝,形成了把手伸进衬衣挠痒的方式。如果他出生时叫拉姆齐,这一切就不会出现了。

他们坐在那里，等着鲁姆齐回答，看着他在自己划定的状态的氛围中徘徊。

她拎着一篮衣服，到了地下室。那里有一间灰色小房间，里面潮湿、污浊，放着一台洗衣烘干机，让她觉得从牙齿里冒出一种金属般的寒意。

她听到烘干机轰轰作响，于是走了过去，看见埃莱娜靠在墙壁上，两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一只手上夹着香烟。埃莱娜没有抬头。

在那一瞬间，她们听着衣服在烘干机里滚动的声音。后来，丽昂放下手里的篮子，打开洗衣机盖子。过滤盘里放着另一个女人所洗的一堆衣服。

她看了一眼，端起过滤盘，递给埃莱娜。那个女人迟疑片刻，接过来，看了看。她没有挪动位置，反手用过滤盘敲了两下她靠的那面墙壁，然后吸了一口烟，把过滤盘递给丽昂。丽昂接过来，看了看，然后放在烘干机上。她把自己的衣物放在洗衣机里，一些深色衣服，然后把过滤盘放回搅动器——或者叫启动器，还是别的什么来着。她倒入洗衣粉，选择了控制按钮，设置好控制面板另外一侧的调节控制器，合上盖子。然后，她扳下控制把手，开始洗衣。

但是，她没有离开房间。她心里想，烘干机里的衣服就要干了，这个女人为什么站在这里等候呢？她心里想，这个女人是几分钟之前下楼的，看见衣服还没有烘干，于是决定等候，而不是上楼去，免得上下

来回跑。从她所在的这个角度，她看不清烘干机的调节控制器，不愿意表现出自己在查看。然而，她不打算离开这个房间。她靠着与那个女人相邻的墙壁站着，摆出低头垂肩的姿势。她们窘迫的视线可能在房间中央的某个位置上交叉。她挺直背部，觉得自己的肩胛骨顶在坑洼不平的墙面上。

洗衣机开始转动，烘干机发出阵阵响动，是衬衣扣子打在滚筒上的声音。毫无疑问，她会等着另外一个女人离开。现在问题是，如果那个女人在衣服烘干之前就吸完手里的香烟，她会做什么呢？现在问题是，在那女人离开房间时，她们会互相对视吗？这里就像一个修道士的房间，两个巨大的转经轮不断地咏读着连祷文。现在问题是，对视是否会引起言语，接着又会出现什么呢？

一个下雨的星期一，她到哥斯拉公寓去。孩子放学之后在那里待一个小时，和姐弟俩一起玩电子游戏。

在上学时，她遇到这样的天气常写诗。雨和诗之间有某种联系。后来，雨和性之间有某种联系。她写的那些诗通常和雨有关——看着孤零零的雨点滑落在窗户上，待在室内的人不禁思绪翩跹。

她的雨伞在风中毫无用处。这是风吹的斜飘雨，打得街道上空无一人，让这大白天和这地方给人无名无姓的感觉。这样的天气到处弥漫，影响着她的心态，影响着这个星期一。她靠近建筑物行走，飞跑过街，觉得风直接刮下来。后来，她到了红砖高楼哥斯拉公寓。

她和姐弟的母亲伊莎贝尔一起，很快喝了一杯咖啡，把儿子从电脑屏幕前拉开，塞进他的外套里。他希望留下来，他们也希望他留下来。她告诉他们，她是一个真正的反面角色，不适合参与电子游戏。

凯蒂送他们到门口。她穿着红色牛仔裤，裤角卷着，走起路来，一双绒面革短靴闪闪发光。她弟弟待在公寓里，这个长着黑眼睛的男孩显得非常腼腆，就连说话、吃饭和遛狗时也不愿见到外人。

电话响了起来。

丽昂问姑娘："你们没有观察天空了，是吧？还在白天黑夜里搜寻？没有了。那么，你呢?"

小姑娘看了贾斯廷一眼，一言不发，只是以默认方式笑了笑，神情诡秘。

"他不告诉我呀，"丽昂说。"我经常问的。"

他说："没有，你没有问。"

"可是，如果我问，你也不会告诉我吧。"

凯蒂两眼一亮。她喜欢这样，对可能出现的巧妙回答感觉敏锐。她母亲对着厨房墙上的电话说着什么。

丽昂问姑娘："还在等命令呀？还在找飞机？白天黑夜里站在窗户边？哦，不，我不相信。"

她面向姑娘，俯下身子，用故意给人听见的耳语说：

"还在和那个人说话？那个人的名字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应知道的。"

弟弟看上去愁眉不展。他站在凯蒂身后，隔着十五英尺距离，一

动不动，两眼看着姐姐两只靴子之间的拼花地板。

“他还在那里？在某个地方，让你们搜寻天空？即使我们中的某些人不应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也许我们都知道的哦。”

贾斯廷拉了一下她的上衣，意思是：我们回家吧。

“也许，只是也许。这是我想象的。也许他应该消失了。那个我们都知道名字的人。”

她两手捧着凯蒂的脸蛋，摇了摇，抚弄了一下。在厨房里，姐弟的母亲提高了嗓门，解释着信用卡的问题。

“也许是时候了。你觉得可能吗？也许你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不对？也许，只是也许，应该停止搜寻天空，应该停止谈我说的那个人了。你觉得呢？对不对？”

这时，姑娘显得没有刚才那么开心了。她试图把目光投向左边的贾斯廷，似乎在说：这是怎么回事呀？但是，丽昂没有放松，用右手挡住她的视线，假装幽默地对着姑娘一笑。

弟弟故意让自己隐蔽起来。他们不知所措，而且有一点害怕，然而，这并不是把她手从凯蒂脸上收回来的原因。她准备离开，如此而已。在乘坐电梯从二十七楼下到大厅的途中，她想到那个说飞机要回来的神秘家伙，那个他们都知道名字的人。但是，她已经忘记了。

这时，雨小了，风停了。他们默默地走着。她试图回忆那个名字，但是没有想起来。孩子不愿在撑开的雨伞下面走，在她身后四五步远。那是一个容易说出的名字，她只知道这一点，然而容易说出的名字是让她难以记住的名字。

9

与其他日子相比，这一天让她觉得难以离开。她从社区中心出来，朝西走去，考虑着另一天的情形：在即将到来的那一天，重述故事情节的聚会就要告一段落。小组活动就要到那个日子了，她觉得自己无法从头再来一次，无法从零开始，六七个人，圆珠笔和便签纸，美好的时光；没错，他们赞美自己生活的方式，然而，也有他们对自己所知东西的草率态度，那种奇特和勇敢的天真，她本人对自己父亲的理解。

她希望步行回家，希望听到卡罗尔·肖普的电话留言。尽快给我打电话。这只是一种感觉，然而她相信自己的直觉，明白这个留言的寓意，那位编辑已经放弃了这个项目。她会走进家门，听那条留言，知道那位编辑无法处理这本书——稿子里充满种种细节，无法继续修改。她希望走进门，看见电话机上闪光的号码。这是卡罗尔的号码，尽快给我打电话。这十五个字意义重大。这是卡罗尔在电话留言时喜欢使用的字眼。尽快给我打电话。这是作出的某种承诺，最后的急切语言，一种好兆头。

她在第116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向西走着，路过理发店、唱片店、水果市场和面包店。她转向南面，走了五个街区，然后目光向右扫视，看见了支撑高架轨道的风雨侵蚀的花岗石堡坎；在上面，列车载着上班族进出这座城市。她立刻想起了罗斯琳·S.，但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她往那个方向走，来到一座标有"天堂解救教堂"字样的建筑前。她停下脚步，看了看标牌上的名字，注意到在入口处上方的装饰性半露方柱和房顶边沿上的石头十字架。门口有一张通知，列着教堂的活动安排。主日学校、主日上午弥撒、星期五解救仪式、读经班。她驻足沉思。她想到那天与阿普特博士的交谈，聊的是罗斯琳记不起自己住址的事情。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场合，让她感到窒息的瞬间：头脑里的一切都崩溃了，街道、名字、所有的方向感和位置感，每一个固定的记忆坐标方格，这些全都一一消失了。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老是觉得罗斯琳仿佛在这条街道上。就在这个地方，这座教堂，它的名字是一种赞美上帝的欢呼，罗斯琳在这里找到了避难之处和援助之手。

她再次驻足沉思。她想到罗斯琳在小组最后一次露面时使用的语言，想到她如何从一个单词形成各种词形，使用了那么多构词上的屈折变化，使用了那么多关联词，也许是一种保护，一种对抗终极裸露状态的尝试——在那样的状态中，来自心灵最深处的呻吟可能也不是悲痛，而仅仅是呻吟而已。

我们说再见吗？对，离别，正在离别，将要离别，最后的离别，将要离别。

在她的回忆中，这就是罗斯琳在最后几页上写下的没有生气的文字。

他穿过公园，往回走。跑步者仿佛是永恒的，围着贮水池转圈。他尽量不去思考过去半个小时与弗洛伦斯在一起的情形，他的谈话让她陷入沉默。那是另外一种永恒，她的面孔和躯体呈现静止状态，处于时间之外。

他在学校接到孩子，然后向北，走入带来些许雨意的阵阵微风之中。有某种可以聊天的话题让他感到宽慰：贾斯廷在学校的作业、小朋友和老师。

"我们上哪儿去呀？"

"你妈妈说，她在上城见过人之后，会步行回家的。我们去半路截住她。"

"为什么呢？"

"给她一个惊喜。悄悄地溜到她身后。让她高兴高兴。"

"我们怎么知道她走哪一条路呢？"

"这可难着我了。她可能走直路，也可能绕弯；可能走得快，也可能走得慢。"

他对着微风说话，并不是完全跟贾斯廷说的。他的心思仍在那里，与弗洛伦斯一起。他自己的替身，来来去去，往返穿越公园，内心深处两人共有的自我，穿过烟雾往下走，这时重新回到安全之处，回到

家人身边，回到行为的隐含意义中。

再过大约一百天，他就满四十岁了。这是他父亲的年龄。他父亲活了四十岁，还有他的那些叔叔们。他们会一直都是四十岁，斜着眼睛看着他。他就要成为某个具有明确、清晰定义的人，丈夫和父亲，最后以他父母的方式，住在一个三维空间之中的房间里，这怎么可能呢？

在刚才最后几分钟时间里，他站在窗前，望着对面的墙壁，上面挂着一张弗洛伦斯年轻时的照片：她穿着白色长裙，和她父母在一起。

孩子问："我们走哪一条路呢？是这条街，还是那条街呢？"

那张照片他以前几乎没有注意到，看见她在那个场景之中，没有受到他所说的事情影响，这让他觉得心里有些发堵。她需要的是他表现出来的镇定，即便她并不理解时也是如此。他能够解读她内心各个层面的痛苦；他知道，她对此心存感激。他是一个静物画上的角色，两眼观察，非常专注，言语不多。这是她希望依恋的东西。然而，她这时是不愿开口的人，望着他站在窗前，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在对她说，现在结束了。

他说，明白了。

因为最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看见神采从她脸上退去。这是一直在附近的原有消解过程，此时不可避免地再次进入她的生活，一种伤害，其痛苦与命中注定的状态不相上下。

她在教堂外面停留片刻。从上面的学校里传来一阵阵说话声，学

校在高架轨道的街道对面。一名交叉道口管理员站在拐角里，双臂抱在胸前，人行道与伤痕累累的石墙之间的狭仄单向小道上行人稀少。

一列地铁飞驰而过。

她朝那个拐角走去，知道回家后不会有什么留言等着她回复。这时，那种感觉已经消失了，那种有留言等着她回复的感觉。就七个字。尽快给我打电话。她跟卡罗尔说过，如果她可以弄好那本书，就不用来电话。没有什么书需要编辑，没有要她编辑的书。

一列地铁经过，这一次是往南行驶的，她听到有人用西班牙语在叫喊。

在高架轨道这一侧，有一排公寓楼，那是公共住宅楼。她走到拐角时向右看，目光穿过学校，看见一幢建筑一翼的正面，窗户中露出脑袋，也许有五六个，从九楼、十楼到十一楼。她又听见那叫喊的声音，有人在叫喊，一个女人。她看见了学生，有的停止玩耍，抬起头来，四下观望。

一位老师慢慢走向围栏，高个男子，手里摇晃着一根绳子，绳子上系着一只哨子。

她在拐角那里等待。从那些公共住宅传出了更多喊声，她把目光再次转到那个方向，注意到他们的视线。他们往下看着轨道，朝北的那一条，关注的位置几乎就在她的上方。这时，她看见了学生，他们有的穿过学校的操场，朝教学大楼走去。她明白了：他们想要更好地看到轨道这一侧的情况。

一辆小汽车路过，车载收音机发出响亮的声音。

他过了片刻才进入她的视野：一个男子出现在铁道护栏的另外一侧，只有上半身。他不是穿着刺眼橘红色背心的巡道工。她只能看见这些。她看到他胸部以上的身体，听到那些学生的声音，互相叫喊，所有的游戏全都暂停了。

他仿佛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这里没有车站，没有售票处，没有旅客月台，她不明白他是怎样进入铁道区域的。白人男子，她心里说。白色衬衣，深色外套。

附近的街道安静下来。过往的行人一边行走，一边看着。有一些人暂时停下脚步，其他的人——比较年轻的人——在附近逗留。关心的是那些学生，她右侧上方的那些面孔，这时更多了，出现在那些公共住宅的窗口。

这时，她看清楚了，一个白人男子，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正顺着围栏开口中的--架梯子往下爬。

当然，这是她明白真相的时候。她看着他下到在街道上方的维修平台上，正好在交叉道口的南面。尽管刚才看到那个人时她就有了某种感觉，她这时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在高高的窗口里有一些人在观看，那些面孔流露出某种东西，一种预警，在人直接感知之前就知道某种东西的方式。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情。

他站在平台上，在她上方三层楼高的位置上。他周围的一切都是棕色的，锈迹斑斑，由粗糙花岗岩建造的阶梯，他刚刚穿过的障碍，还有平台本身。那是一个装有板条的金属架子，就像一架巨大的防火梯，十二英尺长，六英尺宽，通常供在轨道上工作的工人使用，而利用

装有垂直托架和开放式勺斗的维修车，也可从街道上到达那个地方。

一列地铁过来，还是向南驶去。她心里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在思考，并没有听。去上城的路上，他们用短语交谈。开始时他听着，这时发现小孩又在使用单音节词语了。

他告诉小孩："别说废话噢。"

"什么呀？"

"怎么又说单音节词了？"

"什么呀？"

"别说废话噢，"他说。

"为什么呀？是你们说我不讲话的。"

"那是你妈妈说的，不是我。"

"现在我要讲话，可你让我别说。"

他——贾斯廷——现在好多了，在单词之间几乎没有停顿。开始时，它是一种有益的游戏形式，但是这种练习现在有某种别的目的，一种严肃的持续性，几乎是仪式性的。

"你瞧，我可不在乎。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用因纽特语说话。学习因纽特语吧。他们用音节，而不是字母。你每次可以说一个音节。说一个长单词需要一分半钟时间。我不着急。慢慢说吧。在音节之间有长时间的停顿。我们吃鲸鱼脂，你说因纽特语。"

"我想，我是不会喜欢吃鲸鱼肉的。"

“不是肉，是鲸脂。”

“它和脂肪一样吧。”

“说鲸脂。”

“它和脂肪一样。是脂肪，就是鲸鱼的脂肪啰。”

聪明的小家伙。

“我说的问题是，你妈妈不喜欢你这样说话。她听了会不安的。我想让她别那么紧张。你理解这一点吧。再说了，即使你不理解，你也别这样讲话。”

这时，阴云密布的天空更黑了。他开始觉得，在她回家的半路上接她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他们往东走了一个街区，然后继续向北。

关于丽昂，他还想到了别的事情。他觉得，他应该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这样做是正确的。它是某种危险的真实，会形成对明确、均衡的协调的一种理解，会长期存在，伴随相爱和信任的感觉。他相信这一点。它是一种方式，可以让他停止扮演双重身份，不再拖着没有挑明的东西的不自然阴影。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说，她知道有情况，但是，考虑到这事情完全非同寻常的性质，考虑到它源于烟雾和大火这一具体情况，这并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冒犯行为。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说，考虑到这事情完全非同寻常的起因——它出现在烟雾和大火中，她能够理解他投入的强度；但是，这可能会让她觉得非常难受。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拿起一把牛排刀杀死他。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陷入长长的备受煎熬的逃避期。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说,这出现在我们继续婚姻之后。她会说,这出现在飞机撞楼那个恐怖的日子让我们重新走到一起之后。怎么会是相同的恐怖呢?她会说,相同的恐怖威胁我们感觉的一切,威胁我在过去数周里感受的一切,这怎么可能呢?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说,我希望见一见她。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的周期性失眠症会变成整体性的,需要接受治疗,包括饮食治疗、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在她母亲的公寓里待更多时间,由儿子陪着,待到夜里很晚的时候,让基思从办公室回家之后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游荡,类似离乡背井时过的那些日子。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希望得到确认;他会说服她,事情已经完结了,因为那是真的,仅此而已,永远过去了。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面色铁青地把他送到地狱去,然后给律师打电话。

她听到声音,转头向右看。学校操场里,有一个男孩正在拍着篮球。这声音与眼前的情形格格不入,但是他不是在打篮球,只是在走路,一边心不在焉地拍着篮球,一边朝围栏走,抬起头来,看着上面的那个人。

其他人跟在后面。现在可以看到那个男子的全身了。学生们从操场的另外一侧拥向围栏。那个男子已经把安全带固定在平台栏杆上。学生们从操场的各个位置走上前去，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发生的情况。

她往后退，退到街道拐角处那幢大楼里。这时，她环顾四周，看一看附近有什么人，只是想交换一下目光。她用目光搜索那个守卫交叉道口的管理员，他已经失去踪影。她希望自己相信眼前这一幕是某种哗众取宠的街头戏剧，一种荒诞戏剧，让旁观者产生共同的喜剧性的认识，感悟巨大生存计划中——或者下一个小步骤中——的非理性的东西。

距离太近，思考太深，个人色彩太浓。她希望与人分享的只是一个神色，捕捉某人的目光，看一看她自己感觉到的东西。她没有想到走开。他正在她的上方，然而她没有观看，没有走开。她看见街道对面的那位老师，他的一只手抓着围栏铁丝，另一只手里握着哨子，绳子晃来荡去。她听到上方有人在说话，就在街道拐角处的公寓楼上，窗边的一个女人。

她问："你在干什么呀?"

她的声音从维修平台上方传来。丽昂没有看。她右侧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衣着褴褛的男子从高架轨道下面的拱廊里出来，手里提着一个自行车轮子。这就是她看的方向。这时，又传来那个女人的声音。

她说："我要打给911啰。"

丽昂试图理解，他为什么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这完全是偏僻环境，出现在窗口的人，学校操场上的一些学生。众所周知，“坠落的人”出现在人多的地方，或者出现在可能很快聚集人群的场所。这里有一位被人遗弃的老者，滚着一个车轮沿街而行的老者。这里的窗边有一个女人，开口先问他是谁。

这时，响起了其他人的声音，是从公共住宅和学校操场上传来的，她抬头看了看。他站在维修平台栏杆上，身体保持平衡。栏杆顶部宽阔平坦，他站在那里，蓝色套装，白色衬衣，蓝色领带，黑色鞋子。他隐隐出现在人行道上方，两腿微微分开，胳膊伸了出来，肘部弯曲，呈不对称状态，恐惧中的人，从某种高度关注的深渊中探出头来，观察失去的空间，死亡的空间。

她悄悄绕过大楼拐角。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逃避姿态，仅仅把她与他之间的距离增加了两三码而已；然而，如果他真的坠落下来，如果那安全带出问题，这样做就不那么奇怪了。她看着他，她的一个肩膀抵在大楼墙壁上。她没有想到转身离开。

人们都在等待。但是，他没有坠落。他身体平衡，在栏杆上站了整整一分钟，后来又是一分钟。这时，那个女人的说话声更大了。

她叫喊：“你不要待在这里。”

小孩们开始说话，他们不可避免地大叫起来：“跳呀。”不过只喊了两三声，他们便停了下来。公共住宅响起了声音，潮湿空气中的哀痛叫喊。

这时，她开始反应过来。行为艺术，没错，不过，他在此并不是为

站在街道上的人或者出现在高楼窗边的人表演的。他在那里，远离车站人员和铁路警察，等待往北驶去的列车，这就是他想要的，处于运动之中的观众，距离他的站立形象仅仅几码之遥。

她想到车上的乘客。列车从南面的隧道冲出来，然后开始减速，慢慢驶向距此三分之一英里的第125大街车站。列车会经过这里，他会跳下来。车上的人有的会看见他站在这里，有的会看见他跳下，他们都会受到巨大冲击，从幻想中，从正在阅读的报纸中，从目瞪口呆地对着手机讲话的行为中震醒。那些人不知道他是系着安全带的。他们只能看到他坠落下来，离开他们的视线。然后，她心里想，那些已经在用手机通话的人，那些正在摸索着寻找手机的人，一个个都会描述他们看到或者邻座的人看到并试图向他们描述的情景。

从根本上说，他们要说的只有一件事情。有人坠落了。坠落的人。她很想知道，这是否就是他的意图。以这种方式传播语言，通过手机以私密的方式传播，就像当时在双子塔楼里和被劫的飞机上出现的情形。

或者说，她在臆想他的意图。她在凭空想象，置身这样紧张的场景，她无法产生自己的想法。

"我告诉你我要做的事情，"他说。

他们路过一家超级市场的橱窗，里面摆放着大幅印刷品。小孩把两只手藏在袖子里。

"我在猜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她会在这里的一条大道上出现吗，出现在第一、第二，还是第三大道上？会不会闲逛一会儿，四处看一看？"

"这你已经说过了呀。"

他最近一直这样做，把毛衣袖子放下来，遮住双手。两手成握拳状，这可以让他用手指抓住衣袖。有时候，一个拇指伸出来，露出一点指关节。

"我说过的。好吧。不过，我没有说我打算猜她在想什么。猜一猜她想的是什么吧，"他说，"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她可能改变了主意。她坐了出租车。"

他背着双肩包，以便携带书籍和学校用品，这样，他空余的两只手就可以藏起来。基思觉得，这是岁数较大的男孩的行为风格，他们希望表现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

"她说过，她会步行。"

"她可能坐地铁哦。"

"她已经不坐地铁了。她说过，她会步行的。"

"地铁有什么不好？"

基思注意到，孩子神色沮丧，拖着吃力的脚步，一副颇不情愿的模样。这时，他们往西走，在第100大街下面的某个位置上，在每个十字路口处都驻足观看上城方向，希望在那些面孔和身形中发现她。贾斯廷假装失去了兴趣，游荡到路缘，低头看着尘土和较小的破瓦残砾。他不喜欢被人剥夺使用单音节词汇的权力。

“地铁是没有什么不好，”基思说。“也许你是对的。也许她会坐地铁。”

他会把弗洛伦斯的事情告诉她。她会看着他，静听下文。他会告诉她，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人们使用婚外情一词所指的那种关系。不是什么婚外情。是的，有性关系，不过没有浪漫情调。是的，有情感投入，不过那是由他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引起的。她会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他会说，他和弗洛伦斯待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开始显得脱离常轨——就是这个说法。他会说，那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进入了某种——事实上非真实的——状态，回顾过去的经历；况且，他已经感觉到这一点，明白这一点了。她会坐下来，两眼望着他。他会提到事情的短暂过程、屈指可数的几次见面。他并不是法庭上的辩护律师，然而，即使他几乎不相信这一点，严格来讲，他依然是在辩护，所以，他会公开评价自己的不当行为，陈述伴随短暂关系的事实，包括那些常常容易被描述为找借口的关键处境。她会坐在那一把没有人坐过的椅子上，那把靠在墙上、在桌子和书架之间的桃花心木直背椅子上；他会望着她，静听下文。

“可能她已经到家了，”孩子边说边走，一只脚踩在街沟里，另一只在路缘上。

他们路过一家药店、一家旅行社。基思看见前面有一个人。他打量了一下十字路口那个女人大步过街的样子，心里并不确定。她走到街心，看来停下了脚步。一辆出租车暂时挡住了他的视线，但是他心里明白，出了问题。他俯身，用手背碰了一下孩子的胳膊，要他注意前

面那个身影。当她走到街道拐角这一侧时，他们两人跑步迎了上去。

她听到往北行驶的列车渐渐靠近，看见他调整姿势，做好准备。那声音是一种滚滚流动的深沉低音，时断时续，分离的，而不是连续的，就像脉动；声音越来越大，她几乎可以计算它们之间的间隔时间。

那个人的目光投向拐角那幢建筑的砖墙，但是并没有看见它。他的脸上有一种空白感，然而却显得深沉，一种迷茫的注视。因为他最终做的事情？因为他是否最终明白什么？她觉得，他注视的裸露空间肯定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坠落的恐怖情景。可是，为什么她站在这里观看呢？因为她看见她丈夫在附近某个地方。她看见他的朋友，她见过的那个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或者说在臆想中看见了他，在一个高高的窗口里，烟雾从那里飘出来。因为她有了一种强迫感，或者说，仅仅是无助感，不禁伸手抓住自己的女士背包带子。

列车轰隆隆地驶来，他转过头，望着它（望着烈火中自己的死亡），接着回过头来，纵身一跃。

跃下或坠落。他先是一个翻身，身体僵直，两腿朝天，脑袋向下，引来学校操场上一阵惊惧的轻呼，夹着零零星星的惊叫声，其中的一些声音因呼啸而过的列车噪音而窒息。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一软。但是，坠落并不是最糟糕的部分。他的身体固定在安全带上，飞速落下产生的摇摆让他倒立在空中，距离人行道二十英尺。摇摆，空中产生的某种冲击和弹跳，绳子收缩回弹，身

体终于静止不动，胳膊搭在两侧，一条腿的膝部弯曲。这种造型有某种可怕的元素，身体和四肢，他的签名符号。然而，最糟糕的是静止本身，是她与这个人之间的咫尺距离，从她的位置看，没有谁离他更近了。她本可以和他聊上几句，但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存在，无法触及。他一动不动，列车飞驰而过的轰鸣依然在她的脑子里震荡，他的周围弥漫着巨大的回声，血液涌入脑袋，就在她的附近。

她猛地抬头，看了一下她的上方，那女人已经不在那个窗口边了。她伸手摸索着石头建筑的粗糙表面，顺着大楼边沿缓步朝前走。她的眼睛仍然睁开着，但是，她用手引导自己的方向，一到了看不见那个悬荡的人的位置，便改变方向，朝人行道中间走，同时加快了脚步。

她几乎立刻遇到了那个被遗弃的人，那个衣衫褴褛的人；他站在半空中倒立的那个人的位置，她从那里经过。他似乎摆出了自己的一种姿势，在这个地方待了半辈子，一只苍白的手抓住自行车轮了。他的面孔仿佛将思维和可能性限制起来。他眼下观察到的事情与他在平常时候遇到的大不相同。他必须学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理解它，在世界中为它找到一条可能适合的缝隙。

他没有看到她经过。她看上去不可能走得很快，经过一条街接着一条街，路过更多公共住宅或者相同项目修建的房屋。她埋着头，看见的东西像是转瞬即逝的微光：一道低矮围栏顶上的一卷带刺铁丝网，往北驶去的巡逻警车，她经过的道路，蓝白色闪光中出现的一些面孔。这使她想起在那里的他，悬挂在半空中，身体摆出造型，那样子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这时，她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女士背包在臀部上颠簸着。她保留着他们——处于初期阶段的小组成员——写的东西，放在女士背包里的一个活页夹里，回家打孔之后，用环固定起来。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左边有一座仓库。她想到巡逻警车直接停在坠落的人下面。她快速奔跑，活页夹中的那些纸页和组员名字在她脑海里飞快地掠过：先是名字，接着是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她就是这样认识他们、看见他们的。女士背包随着奔跑在她的臀部上一颠一颠的，给她一种节拍，一种需要保持的律动。她先与列车跑在同一水平线上，接着在它们上方，往上进入有棱纹的天空，更高的卷云在空中一泻而下，变为低矮的浮云。

她心里想，死于他自己之手。

后来，她停下脚步，弯腰站在那里，大口喘着粗气。她把目光投向人行道。她早上跑步时完成的是长距离，但是从来没有这种精疲力竭、浑身无力的感觉。她弯着身体，仿佛有两个她，其中一个跑了这段路程，另一个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她等待自己缓过气来，然后直起身体。在附近的经济公寓里，两三个姑娘正俯身观看。她慢慢走到那条斜坡街道的顶端，然后再次停下脚步，就在第 100 大街南部的某个位置上逗留片刻，看着列车从一条隧道里出来，进入另一条隧道。

她要把这些纸页带回家，他们写的东西，和以前的纸页并在一起，打上孔，用环固定起来，一共有几百页了。但是，她首先要检查一下电话机上的留言。

她过街时闯了红灯，于是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拐角上；这时，她看

见他们朝她跑过来。他们神情欢快,没有任何掩饰,穿过常见的不知姓名的人群。天空显得非常低矮。紧迫的生活使他们神情愉快,这就是他们奔跑的原因。她举起一只手,以便让他们在人流中看到她,这是在飞机撞楼三十六天之后。

在诺克米斯

他拥有自己的维萨信用卡，自己的飞行常客号码。他驾驶的是三菱越野车。他已经减去了24公斤体重，把它换算成磅，需要乘以2.2046。有时候，海湾地区的战争非常激烈，哈马德喜欢这样的局势。他们在劳里尔西路租了一幢外墙刷了灰泥的房子，阿米尔拒绝了免费安装有线电视的建议。房子是粉红色的。第一天，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宣誓接受他们的职责；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这就是相互之间完全信任，目标是杀死美国人。

哈马德推着购物车，穿行在超市里。在这些人眼里，他是隐形的，而且在他眼里，这些人也开始隐形了。他有时候观察女人，对，在付款台工作的那个名叫梅格或佩格的姑娘。他知道的事情即使她花十辈子时间也绝对无法想象。在倾淋而下的灯光里，他看见她前臂下面露出的浓密柔软、丝绸般的汗毛，他说了一句话，她嫣然一笑。

他的飞行训练并不顺利。在模拟舱里，他坐着不停摇晃，努力对各种情况作出反应。其他人——其他大多数人——比他学得好一些。

当然，其中有阿米尔。阿米尔驾驶过小型飞机，在波音 767 飞机模拟舱里花的时间比他多。他有时候使用从迪拜电汇过来的款项，用现金支付费用。他们觉得，美国政府可能解读他们用密码编写的电子邮件。美国政府可能检查航空公司的数据库，检查所有涉及某些款项的交易。阿米尔对此不以为然。他收到的某些款项是电汇到他在佛罗里达银行账户上的，使用的是全名，穆罕默德·阿塔，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他们现在把胡须刮得光光的。他们穿着 T 恤衫和棉布宽松式长裤。哈马德推车穿过购物区，来到付款台。他对她说了一句话，她笑了起来，但是没有看他。关键的问题是不要引起他人注意。

他知道他自己的体重是多少磅，但是既不告诉别人，也不因此洋洋得意。他通过乘以 3.28 的方式，把米换算成英尺。那幢房子里住了两三个人，其他的人进进出出，不过，与在马里恩斯特拉斯街时的情形相比，既没有那么频繁，也没有那么血脉贲张。他们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完全进入潜心准备的时期。只有阿米尔一个人热情不减。阿米尔情绪亢奋，两眼仿佛冒出火焰。

体重是在阿富汗——在那里的一个训练营地里——减下来的；在那里，哈马德开始理解，死亡比生命更强大。那里的环境彻底感染了他，瀑布被冻结在空间里，天空无边无际。那里的河流和溪水，一切都是伊斯兰教。顺手捡起一块石头，用手握住它，这就是伊斯兰教。在整个国家里，神的名字挂在每个人的舌头上。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他穿上炸弹背心，知道他已经是一个男子汉，最后准

备消除自己与神之间的距离。

他驾着三菱越野车，在睡意蒙胧的街道上行驶。这一天非常奇特，他看见一辆轿车里塞了六七个人，他们有的哈哈大笑，有的抽着香烟，有男有女，年龄不大，也许是大学生。他跳下自己的车，钻进他们的汽车，这会是多么易如反掌的事情？打开正在行驶的汽车车门，踏着空气，走到街道对面的另外一辆车前，然后打开车门，钻进去。

阿米尔不再用英语思考，换成了阿拉伯语，开口背诵：

我们从不毁灭命定不该灭亡的民族。

这里的整个生活，这个用水浇灌草坪、无穷无尽的架子上塞满东西的世界完全是永久的幻觉。在那寒风刺骨的高地训练营里，他们被锤炼成了男子汉。他们开枪射击，引爆炸弹。他们接受最高的圣战训导，那就是流血，他们的血，别人的血。这里的人用水浇灌草坪，大嚼快餐。无可否认，有时候哈马德也打电话订外卖。有时候他每天祈祷五次，有时候没做到五次，有时候一次也没有做。他在飞行学校附近的一家酒吧里看电视，喜欢想象自己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影像——他在登机途中经过门框式的安检装置的影像。

并非他们要那样干。政府手里掌握着被监视者的名单，拥有秘密特工人员。政府知道如何解读手机信号——那信号发向微波塔，通过通讯卫星，传到也门的沙漠公路上，显示在汽车里的某个人的手机上。阿米尔已经不谈犹太人和十字军战士了。现在所谈的全是策略方面

的问题：飞行安排，油料负荷，如何准时准点地把人员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

这些人在公园里慢跑，世界上的强势人群。这些老头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白人的身体上青筋暴起，脑袋上戴着棒球帽，他们控制着我们的世界。他很想知道，他们是否想过这一点。他很想知道，他们是否看见他站在这里。他胡须刮得光光的，脚上穿着运动鞋。

现在应该切断与他父母亲的联系。他给他们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将要出去旅行一段时间。他写道，他在一家工程公司上班，很快就会升职。他写道，他想念他们，后来把信撕烂，让碎片飘入退潮的记忆之中。

在训练营里，他们给了他一把长刀，那曾经是一位沙特王子的佩刀。一位长者抽了骆驼一鞭，使它跪倒在地上，然后卸下鞍子，让它脑袋向上，哈马德一刀割断了那畜牲的喉咙。他出手时，他们——他和那骆驼——大叫一声，刺耳的叫声。他内心深处涌起一阵勇士的愉悦，往后退了一步，看着那畜牲倒下。他，哈马德，站在那里，伸开双臂，亲吻带血的长刀，举起来献给旁观者——那些身穿长袍、裹着头巾的男人——以便表示自己的尊敬和谢意。

初次到访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所在的这个小镇的名字，它在另一个名叫威尼斯的小镇旁边。他已经忘记了它的名字，或者说根本没有去记它的名字。哈马德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诺克米斯。它有什么意义吗？让这些事情湮没在尘土中吧。别把这些东西记在心上，即使在睡觉和吃饭时也别想它们。一切都是尘土。汽车，房子，这些人。在

将要到来的日子里出现的烈火和光亮中，这不过是一粒微尘。

他们不是路过这里，一两个人；有时候，他们告诉他，他们付钱和女人性交；可以这么干，但是他并不想听。他心里考虑的只有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它的重要性胜过他做过的一切事情。在这里，他们处于无信仰的人们之中，处于非穆斯林信徒的血流之中。他们——他和他的兄弟们——有着共同的感受。他们感受到危险和孤立的威胁。他们感受到密谋的磁场效应。密谋使他们的关系空前密切。密谋关闭了世界，只留下一条视线：在那里，一切东西都汇集到一点。存在着命运的要求，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完成这件事情。存在着被选中的要求，就在那个地方，在伊斯兰的大风和天空中。存在着死亡发出的誓言——最强烈的要求，最高层次的圣战。

可是，是否一个人必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完成世间的某件事情？

他们有飞行模拟舱软件。他们在电脑上玩飞行模拟游戏。自动驾驶仪发现偏离航线的情况。前挡风玻璃能够抗击鸟类的撞击。他有一块巨大的纸板，上面画的是波音767飞机的驾驶舱。他在自己房间研究它，记住操纵杆和显示仪表的位置。其他人管它叫他老婆。他把公升换算成加仑，把克换算成盎司。他坐在一把理发椅上，两眼望着镜子里的影子。他不在镜子里，那不是他。

他基本上停止更换衣服了。在一个星期里，他每天穿相同的衬衣和裤子，内衣和内裤也不换。他每天剃须，但是基本上不脱衣或穿衣，经常和衣而睡。其他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有一次，他穿着别人的衣

服，到自助洗衣店去洗衣服。别人的衣服他已经穿了一个星期，现在他的衣服洗干净了——尽管是否干净没有什么关系，他希望别人穿他的衣服。

目光怪异的男女在电视上哈哈大笑，他们的军事力量玷污了两个圣地的土地。

阿米尔曾经去过圣地麦加。他去朝圣，履行自己的责任，嘴里念着哀悼祈祷文，重申自己与那些在朝圣途中死去的人的兄弟情谊。哈马德并没有被剥夺的感觉。他们很快就会履行另外一种责任，没有明文规定的责任，他们所有的人都会一起成为英烈。

可是，是否一个人必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解释某种东西，去变为某种人，去发现特定的道路？

哈马德考虑过这一点。他回忆阿米尔说过的话。阿米尔头脑敏锐，思路清晰、直接、系统。

阿米尔当面教训了他。

我们的人生目标是预先确定的。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是为了那一天而活的。没有什么神圣法则禁止我们将要去做的事情。无论从什么角度理解和解释，这都不是自杀。它只是某种长期以来计划妥当的行为。我们要去发现已经为我们选定的道路。

看一看阿米尔，就会发现一种紧张到几乎马上就会崩溃的生活，或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干过女人。

但是，怎么看待这一点呢？哈马德心里想。有人把自己的生命置于这种情景之中，不要与这样的人计较。那么，怎么看待和他同归于

尽的那些人的生命呢?

他并不急于和阿米尔争论这一点,但是最终提了出来——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房子里。

怎么看待其他的人呢,那些将要死去的人?

阿米尔不耐烦了。他说,在汉堡时,在那清真寺里,在那套公寓里,他们已经原则上讨论过这类问题了。

怎么看待其他的人呢?

阿米尔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存在:他们起到我们所设计的作用。这就是他们作为其他的人所具有的功能。除了死亡这个事实之外,那些将要死去的人没有生命的权利。

这一点给哈马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听起来像是哲学。

黄昏时分,有两个女人穿过公园,她们穿着长裙,其中一个赤着脚。哈马德坐在椅子上,独自一人看着,然后起身跟在她们后面。这是不假思索的行为,这是一个男人灵魂出窍、身体随即跟上的方式。他跟在后面,仅仅走到公园尽头的那一条街道,目送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时间短暂,如同翻过的书页。

飞机的前挡风玻璃能够经受鸟类撞击。副翼是一种可以移动的襟翼。

他祈祷、睡觉,祈祷、吃饭。这些难以入口的垃圾饭菜常常被无声

无息地咽下肚子。密谋构成了他的每一次呼吸。这是他一直寻找的真实——他那时不知道如何给它命名，不知道在哪里寻觅它。他们待在一起。他们讨论的只有密谋，除此之外，他与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

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剥了一个橘子，开始分成几瓣。

你想得太多了，哈马德。

人们花了几年时间，秘密策划这项任务。

好啦，行了。

我们在营地时，我亲眼看见他们穿过营地。

行了。不过，思考已经结束了。

还有讨论。

行了。我们现在正做着呢。

他把一瓣橘子递给正在开车的哈马德。

另外一个人说，我父亲说，他即使死去三百次也愿意知道我们干的事情。

我们只死一次。

我们只死一次，一举成名。

哈马德想到了捆在自己胸膛和手腕上点燃的炸弹带来的快适感。

可是，不要忘了，我们随时可能被中央情报局阻止，另一个人说。

他说了这句话，然后嘿嘿一笑。可能这种情形再也不会出现了。可能这是他们跟自己讲了多次的故事，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了。可能他们原来并不相信，只是现在才开始相信。哈马德觉得，无论哪

一种情形都没有什么可笑之处。

他们——他看着的那些人——应该对自己留恋生活的做法感到羞耻,他们不过每天遛狗而已。想一想吧,狗儿刨着土,草坪上喷淋器嗞嗞地响。当他看到海湾上形成风暴,他希望伸开双手走进去。瞧瞧这些人吧,他们视为宝贝的东西在我们眼里不过是虚无的空间。他没有考虑他们的使命的目的。他看到的只有震撼和死亡。没有别的目的,这就是目的。

当他走进明亮的登机通道时,他在一秒钟里会思考一千次将要出现的情况。脸刮得精光,出现在录像上,走过金属探测仪。在付款台边工作的那个小妞手持扫描器划过汤罐头,他想到了他可以说的某种滑稽事情——先在心里默念一遍,以便使语序正确无误。

他的目光经过泥砖小屋,投向远处的山峦。炸弹背心和黑布头套。我们愿意去死,他们可不愿意。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喜欢死亡,喜欢武装烈士的称号。在一个俄国人废弃的老铜矿矿区——那地方如今是阿富汗人的一个训练营地,他们的营地——里,他和其他人站在一起,聆听从平原上传来的经过放大的声音。

背心是用蓝色尼龙布做的,带有交叉背带。皮带与装在小盒子里的高效炸药用导线连接起来。他的胸部绑着塑胶板。这不是他和弟兄们有一天会使用的方式,但是具有相同的天堂和地狱观,相同的复仇和破坏观。

他们站在那里,听着预先录制的要他们祈祷的通知。

这时,他坐在理发椅上,披着带条纹的理发披肩。理发师是一个瘦小的年轻小伙子,言语不多。收音机播送着新闻、天气预报、体育赛事、交通状况。哈马德没有听。他又在思考,目光扫过镜子里的面孔,觉得那不是他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晴朗,微风,那时就没有剩下什么可以思考的了。

第三部

戴维·雅尼阿克

10

他们全程步行，往北走了二十个街区，接着穿过商业区，最后向南，朝联合广场走；他们在闷热的天气中走了两三英里路，沿途可见头戴防暴头盔、身穿防弹背心的警察，小孩子们骑在父母的肩膀上。他们是五十万游行大军的组成部分，色彩鲜艳的人群，从路的一侧到另一侧，到处都是旗子和牌子，人们穿着印字 T 恤衫，抬着垂挂黑纱的棺材，一次反对战争、反对美国总统和政府有关政策的示威游行。

即使身处其中，她也有一种疏离感。警方的直升飞机在头顶上轰鸣，一帮人面向游行的人群，嘴里唱着、喊着。贾斯廷从一个披着黑色头巾的女人手里接过一张传单。她的手上长着黑色斑点，目光投向远方，避免与人接触。人们停下脚步，观看一辆正在燃烧的纸质花车，人群更加密集，乱成一团。她试图去抓孩子的手，但是，已经太晚了。他只有十岁，觉得口渴，躲到了街道对面；那里有人在堆放的板条箱上摆摊，出售软饮料。附近有十来名警察，站在垂挂在一排建筑脚手架上的红色安全网前。这就是他们用来拘留行为过激者和无法控制者的

场所。

一名男子——一个黑人——懒散地脱离人群，走到她面前，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嘴里说："今天是查理·帕克的生日。"

他似乎在望着她，但是眼神却游移不定，接着继续向前，对一个身穿印有和平符号的T恤衫的男子说了同样的话；她发现了他责备语气所隐含的意义：这些人——五十万人——穿着跑步鞋，头戴遮阳帽，携带具有象征意义的随身用具，在这又热又闷的日子里游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一个个全是傻瓜；这么多的人可以因为更适当的理由走上街头，在查理·帕克的诞辰，向他表示敬意。

假如她父亲杰克在这里，他很可能表示赞同。况且，她也有一种分离感，一种距离感。这个人群并没有让她产生认同感。她在这里是为了孩子的缘故，让他和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们一起，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反对战争和错误统治的做法。她本人希望远离这一切。自从9月的那一天之后，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生活中的一切全都变为公开的东西。受到影响的群体倾吐心声，孤独夜晚的心灵回响着强烈抗议声音。她对自己最近实施的得到保证的小计划感到满意，安排日程，注重细节，低调行事，保持距离。不受愤怒和预感的影响。不受自造地狱的漫漫不眠之夜的影响。她一路走着，避开举起的标语牌和纸板制作的棺材，避开骑在马背上的警察，避开乱扔瓶子的无政府主义者。眼前的一切全是舞蹈设计，转眼之间就将全被撕碎。

孩子转过头来，看着那个在人群中穿行的男子，他不时停下脚步，四处宣告。

“爵士音乐家，”她告诉他。“查理·帕克。四五十年以前去世。我们回家后，我找一些老式慢转密纹唱片。密纹唱片。查利·帕克。人称大鸟。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叫他。我不知道，所以你别问。我会找到那些唱片，我们听一听。不过，你要提醒我。因为我会忘记的。”

孩子拿了更多传单。人们站在游行队伍边缘，分发各种材料，其名义是和平、正义、选民登记、偏执狂式真理运动。他一边走，一边看传单，脑袋快速地上下动着，这样他既可看到前面的示威者，又可阅读手里的传单。

悼念死者。治疗伤者。结束战争。

“歇一口气吧。现在走路，待会儿再看传单吧。”

他说：“嗯，好的。”

“如果你想让你读到的与看到的保持一致，它们并非必然一样。”

他说：“嗯，好的。”

这是新出现的情况，三个慢吞吞说出的字眼，带着些许不屑口气。她把他推到人行道上，他在阴凉处喝汽水，背部靠在一幢大楼的墙壁上。她站在他旁边，意识到他的身体正在缓缓往下滑，这是一种示意，说明气温太高，步行时间太长，其效果超过了口头抱怨。

后来，他摆出一个小小的相扑下蹲姿势，开始休息起来。他整理着手里的传单，目光停留在其中一张上。她看见伊斯兰这个词出现在那一页的上方，后面是一个800号码。这很可能是他从那个披着黑色头巾的女人手里接过的那张传单。她看见用黑体字印刷的文字，还附有解释。

一群老太太走了过来，嘴里唱着一首古老的示威歌曲。

他读着："去麦加朝觐。"

"嗯。"

他读着："证言。"

"嗯。"

"安拉之外无他主，穆罕默德是先知。"

"嗯。"

他又朗读了一遍，速度缓慢，神情更为专注，逐字理解，那样子似乎要研究它的含义。有的人站在旁边，有的人慢慢向前挪动，游行的人上了人行道。

这时，他朗读用阿拉伯语写的这一行。他读完之后，她告诉他，这是阿拉伯语，照字面翻译的。但是，即使这样她也觉得异样，她在阴凉处和儿子单独待了片刻，内心深感不安。他朗读着另一个词语的定义，它指的是斋月里一年一度的强制性斋戒。这使她想到了一件事情。他一直读着，大多数时间里没有出声，有时候是朗读，需要她帮助他发音时，他手里捏着那张传单，等着她接过去看。这种情形出现了一两次，他不再提问时，她想到了开罗，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的情景依稀记得，她自己从一辆旅游车里下来，走进巨大的人群之中。

那次旅行是一件礼物，毕业礼物。她和她的一位同学在那辆旅游车上，下来之后，进入欢度某种节日的人群之中。人群非常巨大，其中的任何部分都给人身处中心的感觉。夕阳西下，人们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带着她俩经过货摊和食品摊，不到一分钟时间，两人就走散了。

周围成千上万的人，井然有序，仿佛向她围拢过来；面对当时的情景，除了无助感之外，她开始产生强烈的身份感。她附近的人看着她，有的面带笑容，有一两个和她讲话，她只得在人群的反应表面上去审视自己。她变为他们向她反馈的东西。她变为她的面部，她的五官特征，她的皮肤颜色，一个白人——白色是她的基本意义、她的存在状态。这就是她的身份，并非真实但同时又没有错，严格说来如此，为什么不是呢？她享有特权，超脱，自我专注，白色皮肤。这一切都写在她脸上：受过教育，无知，吓坏了。她感觉到固定模式包含的所有痛苦的真实。那个人群具有聚集成群的才能。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她觉得，在一浪接着一浪涌起的身体潮流中，在压缩起来的大量人群中，他们怡然自得。除了他们在那里进行赞美的那个场合之外，人们聚集成群，就其本身而言，这就是宗教。她想到处于恐慌之中的人群，黑压压地漫过河岸。这是一个白人脑袋里出现的念头，对白人惊惶数据的处理。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念头。她的朋友德波拉——她失踪的白人同伴——身为一个白人，当时在人群的某个位置上，也有这些念头。她希望四下看一看，寻找德波拉的身影，但是要伸出胳膊、转动头部都觉得非常困难。她们在人流之中，两个人都是中心，是自己的中心。有人和她交谈。一个老人递给她一颗糖，告诉她那个节日的名字，它标志斋月已经过去。那一段回忆到此结束。

他用阿拉伯语慢慢念着传单上的文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她伸手接过传单，自己读了一遍，依然不知所云，只是速度快了一些。他还要她读别的一些词语，她读出——或者误读——它们的发音；朗

读一行文字，解释一种仪式，本来是一件小事，但却让她感到不安。那是公共话语的组成部分，涌出的伊斯兰教，带着800号码。甚至记忆之中开罗的那个老人的面孔也浮现出来。她沉浸在回忆之中，两脚走在人行道上，一个城市的幽灵，另一个城市的震耳欲聋的吼声；她需要逃离这两个人群。

在联合广场上，他们与老城的游行队伍会合，听了一阵一个站在临时讲台上的人的简短发言。后来，他们进入附近的一家书店，沿着长长的购书区闲逛，享受凉爽和清静。桌子上和书架上摆放着成千上万本图书。夏季的星期日，这地方很安静。孩子模仿猎犬的动作，指尖放在脸上，做出脸颊下垂的样子，并不动手接触，而是嗅着寻找。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而后来逐渐明白，他既不是在逗她发笑，也不是在惹她生气。那行为在她的影响范围之外，出现在他与那些图书之间。

他们乘自动扶梯上了二楼，待了一会儿，浏览科学、自然、国外旅行和文学图书。

"你在学校里学到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从你开始上学以来。"

"最好的东西？"

"最棒的东西。说来听听吧，聪明的小伙子。"

"你说话的口气像爸爸。"

"我是临时的。我今天是双重身份。"

"他什么时候回家？"

"八九天吧。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太阳是一颗恒星。”

“你学到的最好的东西。”

“太阳是一颗恒星。”

“可是，这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看没有吧。”

“这可不是你在学校里学的哦。是我告诉你的哦。”

“我看没有吧。”

“我们家里的墙上就挂着一张恒星图哦。”

“太阳不在我们家里的墙上。它在那里。也不在上面。没有上下。它就在那里。”

“或者说，可能我们也在那里，”她说。“这可能更接近事物的真实状态。我们正是存在于某个地方的人。”

他们喜欢这样，有一点调侃和戏谑的意味；他们站在高大的窗户前，看见游行队伍已经偃旗息鼓，人们慢慢散开，走向四面八方，有的向公园步行，有的进入地铁，有的走过街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说的话令人惊讶，仅仅用了一个句子，七个字；想一想它表述的一切事物的意义吧。太阳是一颗恒星。她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为什么她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太阳是一颗恒星。它仿佛是一种神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考我们身份的方式，最单纯的方式，仅仅以终极方式展现出来，一种神秘震颤，一种唤醒。

也许，她只是疲惫而已。应该回家了，应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八九天吧，或者更长一些。给孩子买一本书，回家去吧。

那天晚上,她整理了父亲收集的爵士音乐唱片,放了一两张给贾斯廷听。他去睡觉之后,她想到了别的事情,从尘封的书架上层取下一本爵士音乐百科全书,哦,在这里,不仅是年份,还有月份和日期。这一天是查理·帕克的生日。

她开始倒数,以 7 为单位,从 100 开始数。这样做使她感觉好一些。这一段时间常常出现不幸事件。奇数有点微妙,如同从空中猛然坠落,以防轻松数出可以被 2 整除的数字。这就是他们要她以 7 为一组进行倒数的理由,使倒数不那么轻松。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可以准确无误地数到一位数字。最麻烦的一点是从 23 到 16。她想说 17。她总是要从 37 数到 30、23、17。奇数总是要凸显出来。在医疗中心,大夫要么对错误一笑了之,要么根本没有注意到,要么只是看着打印出来的检查结果。她受到记忆差错的困扰,陷入对家庭历史的回忆之中。当然,她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考虑到年龄因素,她的大脑处于正常状态。她四十一岁,处于成像过程的规则限度之内,看来一切未见异常。心室未见异常,脑干和小脑、颅底、海绵窦区、脑下垂体,全都未见异常。

她接受了测试和检查,做了核磁共振成像,做了心理测试,做了文字配对、记忆和注意力测试,进行了墙壁与墙壁之间的直线行走测试,以 7 为单位,从 100 开始倒数。

倒数使她感觉好一些;有时候,在白天的日常活动——在街上步

行或搭乘出租车——中，她也倒数。这是她的抒情诗形式，主观的，没有韵律的，颇像歌曲，但是带着一种严格性，一种固定次序的传统，能够往后数，以便测试是否出现了另外一种倒退，医生管它叫退生性病变。

在老城的赛马运动俱乐部里，历史悠久的赌场里摆着五排桌子，呈五个阶梯状。他坐在最高一排最前面的一张桌子旁，前面的墙壁上挂着五个显示屏，转播着这个行星上五个不同时区中正在进行的赛马比赛的实况。在下面一排正对他座位的桌子旁，坐着一个正在阅读平装书的男子，手里的香烟冒出一缕缕青烟。在大厅另外一侧最低一排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身体肥胖的女人，她穿一件带有兜帽的宽松式圆领长袖汗衫，面前摆着几份报纸。他知道那个人是女的，因为那兜帽没有盖在脑袋上。从别的方式判断，他也可以知道这一点：在微弱的光线和缕缕青烟中，她的手势或者动作；她摊开报纸，用两手平整一下，然后用肘部将不看的轻轻推到旁边。

在他身后是赌场，两侧是一片霓虹灯闪耀的吃角子老虎机，大多数都没有人投币。他仍旧有被压抑的感觉：昏暗的光线和低矮的天花板包围着他，浓密的残留烟雾包围着他，带着数十年的痕迹，附在他的皮肤上。

这时是早上8点，他是唯一知道这一点的人。他瞟了一眼旁边那张桌子，一个留着花白马尾辫的老人坐在那里，身体靠在椅子扶手上，

往前倾着，满脸焦虑地盯着正在狂奔的马匹，那种身体语言标示出所下的赌注。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动作。前倾的身体表达了一切，接着响起了赛道解说员的声音，语速飞快，带着淡淡的激动：跑在内道的杨基盖尔冲过了终点。

其他桌子旁没有人。赛马结束了，其他节目开始了，也许，同一场比赛出现在一个或者更多屏幕上。他并未仔细观看。挂在下面一层墙壁上的另外一组屏幕上出现了动作画面，那些屏幕就在收银台的上方。他看了一眼在自己正下方看书的那个人，夹在那人手里的香烟已经燃了一截。他看了一下手表。他知道时间、日期，很想知道这类无用信息究竟什么时候会开始被人扔掉。

那个留着马尾辫的人站起来，离开正在进行的赛事的最后八分之一英里，把报纸卷起来，啪的一声放在大腿上。整个大厅散发出一种被人遗弃的气味。基思随即站起来，走到扑克室，付钱获得成员资格，坐下来，等着锦标赛开始，所谓的锦标赛。

只有三张桌子旁边坐着人。在大约第七十七局得州拿住牌的比赛中，他开始感觉到所有这一切的生命力——不是对他自己，而是对别人而言，对隐含意义的一种小小感悟。他看着桌子对面那个眨着眼睛的女人。她面庞清瘦、布满皱纹，就在那里，五英尺之外，头发斑白，让人难以捉摸。他并不想知道她是谁，也不想知道牌局结束之后她要到何处去，去某个地方的何种房间，思考何种问题。这永远不会结束。问题就在于此。除了渐隐的空间之外，牌局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她眨了眨眼睛叫牌，眨了眨眼睛弃牌。

在远处的赌场里，赛道解说员经过烟熏的声音开始重复。跑在内道的杨基盖尔冲过了终点。

她怀念与朋友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夜晚，那时她可以畅所欲言。她没有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所以既没有内疚感，也没有需要之处。她和他们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和嬉笑。她怀念那一帮实际专心于自己事务的中年人的滑稽独白。东西吃完了，酒还剩一些；那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是谁？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老影片中的录音。现在，她很少外出，出去时独自一人，并且不会待得太晚。她怀念秋天在别人的乡村住所度过的周末：落叶飘飘而下，一起玩触身式橄榄球，孩子们在绿草如茵的斜坡上翻筋斗，一个人下去，后面跟着一帮，两条身躯瘦长的狗蹲着观看，就像神话中的形象。

她没有原来那种被吸引的感觉，那种充满期待的感觉。这也是考虑基思给她带来的一个问题。他不会喜欢这样做。他在这样的场合觉得不自在，这一点现在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即便在最简单的社交场合，人们也难以和他打交道。他们觉得自己会躲开。他们会碰一鼻子灰，然后躲得远远的。

她母亲，这就是她怀念的。妮娜现在在她周围，不过仅仅出现在沉思冥想的气氛中——她的面容和呼吸就像一种随时相伴的东西，在附近徘徊。

四个月之前，妮娜的追思会结束之后，几个人一起用午餐。马丁

从某个地方飞回来，像平常一样从欧洲的某个地方，出席的人还有母亲生前的两位同事。

大家静静地待了一个半小时，聊到妮娜的往事和别的一些事情，他们正在做的工作，最近到过的地方。那个女人——一位传记作家——东西吃了很少一点，话却说了很多。那男的几乎没有出声。他是一家艺术和建筑图书馆的馆长。

他们喝着咖啡，下午的时光慢慢过去。这时，马丁说："我们全都厌倦美国和美国人了。这个话题让人觉得恶心。"

在妮娜生命的最后两年半时间里，他和妮娜很少见面。他们从两人的共同朋友那里，从丽昂那里知道对方的情况——丽昂偶尔与马丁联系，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打一打电话。

"不过，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他说。

她看着他。他满脸胡须，长期倒时差的生活方式引起眼睑下垂。他一身特有的标准穿着：西装没有熨烫，那是他的工作服，衬衣看上去穿着睡过觉，没有系领带。某个被取代或者苦恼不堪的人，某个迷失在时间之中的人。但是，他的体重如今增加了，他的面部往东西两个方向扩张，出现了胡须无法掩饰的膨胀和松弛。他的眼睛显得小了一些，满脸显露出压力之下的疲态。

"就这个国家草率地使用力量而言，我可以这样说，就它给世界带来的危险而言，美国正在变为行为不当的国家。你们相信这一点吗？"

她无法确定，她为什么与他保持联络。停止联系的抑制因素很强烈。存在着她所了解的关于他的情况，即使这并不完整；而且，更说明

问题的是，还有她母亲最后对他的感觉。那是牵连犯罪，她的感觉出现在双子塔楼倒下之后。

“德语中有一个单词。Gedankenübertragung（思想传授）。这是想法的传播。我们都开始有这种想法了，关于美国行为不当的想法。这有点像心灵感应。这一天很快会到来，人们提到美国时，心里想到的只有它带来的危险。它正在慢慢失去中心地位。它变为它自身的臭狗屎中心。这就是它占据的唯一中心。”

她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他说这番话的，也许是某人在刚才顺便提到的话题。也许马丁正在与死者、与妮娜争论。他们——两位同事——显然希望回家，不再享用咖啡和饼干了。那个女人说，这并不是谈全球政治的场合。在这方面，妮娜比我们任何人都在行，她说，可是，妮娜不在这里，谈这些有损我们对她的思念。

马丁挥手表示拒绝，排斥这种狭隘的说法。丽昂觉得，他是与她母亲之间的一种联系。这就是她和他保持联络的原因。即使在她母亲在世时，他似乎也帮助丽昂以更清晰的方式看待妮娜。在电话上与他——一个深感后悔但也深深沉浸在爱和回忆之中的男人——交谈十来分钟，有时候，进行近一个小时的更长的谈话，她感觉更悲伤，但是心里更释然，妮娜以一种定格画面的方式出现，显得生动、机敏。她会告诉母亲自己所打这些电话的内容，仔细在她脸上找到具有启迪性的表情。

这时，她注视着他。

两位同事坚持要付账。马丁没有表示异议。他和他们已经无话

可说了。他们体现了一种谨慎的老练，那样的东西最好用在独裁国家的国葬上。离开之前，那位图书馆馆长从摆放在桌子中间的花瓶里抽出一支向日葵花，插在马丁上衣的胸前口袋里。他这样做时脸上带着笑容，可能带有敌意，或许没有。接着，他站在桌子旁边，一边把雨衣往他修长的身体上套，一边说了起来。

"如果说我们占据了中心，这是因为你们把我们放在了那个位置上。这就是你们所处的两难困境，"他说。"不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依然是美国，而你们依然是欧洲。你们看我们拍摄的电影，阅读我们出版的图书，欣赏我们创作的音乐，使用我们所用的语言。你们怎么能够不考虑我们的事情呢？你们一直观察我们，倾听我们。问一问你自己吧。如果没有美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马丁轻声细语地反驳，几乎是漫无目的地自言自语。

"我已经不了解这个美国了。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说。"在美国原来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空洞的空间。"

他们——她和马丁——留下来，又聊了一阵，在位于街面之下这个狭长的房间里，只有他们这两个顾客。她跟他讲述母亲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情况：多处血管破裂，肌肉失去控制，说话口齿不清，两眼目光呆滞。他俯身向着桌面，大声地呼吸。她要他讲一讲妮娜的事情，他答应了。看来，她在很长时间里知道的仅仅是：妮娜坐在椅子上，躺在病榻上。他帮助妮娜进入艺术家的圈子，参观了拜占庭的废墟，进入她做过讲座的殿堂，足迹遍及世界，从巴塞罗那到东京。

"小时候，我曾经想象我是她。有时候，我站在房间中间，对着椅

子或者沙发说话。我讲述关于画家的非常聪明的事情。我知道怎样说出每一位画家的名字。那些发音非常难的名字。我知道从书本中，从博物馆中了解他们的作品。”

“你常常独自一人待着。”

“我当时无法理解，我父母为什么会分开。我母亲从来不做饭。父亲似乎从来不吃饭。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呢?”

“依我看，你一直是做女儿的。从最初一直到将来，这就是你的身份。”

“那么，你一直是什么角色呢?”

“我一直是你母亲的情人。在我认识她很久之前就是。一直那样。等待时机到来。”

“你几乎让我相信这一点了。”

她希望相信的另外一点是，形成他这种状态的原因既非疾病，也非影响他精神面貌的严重财务困难。他和妮娜之间漫长的关系终结了，这使他显得无精打采。正是如此。这就是她所相信的，这就是引起她同情的原因。

“有些人运气好，成为了他们应该做的人，”他说。“遇到你母亲之前，这样的运气一直没有落到我的头上。有一天，我俩开始交谈，那样的谈话后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即使在最后也没有。”

“即使在我俩再也找不到什么令人愉快的话题，或者说任何可以聊的东西时，那样的谈话也没有停止。一直没有停止。”

"我相信你说的。"

"从第一天起。"

"在意大利，"她说。

"对。真是那样的。"

"后来，在第二天。在一座教堂前面，"丽昂说。"你们两人出现了。而且，有人给你们照了相。"

他抬起头来，看来在打量她，很想知道她是否还了解别的事情。她既不想告诉他她知道的事情，也不想告诉他她并未刻意去探问更多情况。她没有去图书馆查找那些年代地下运动的历史，她没有上网搜索那个叫恩斯特·赫钦格的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她母亲没有，她也没有。

"我得赶飞机。"

"如果没有飞机，你会干什么呢？"

"总是去赶飞机。"

"到哪里去？"她问。"一个城市，哪一个？"

他来这里只打算待一天，没有带行李箱或随身背包。他已经出售了在纽约的公寓，减少了在这里的事务。

"我看，我还没有做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一个城市，"他说，"我上当了。"

这里的人知道他，服务生送来酒店赠送的白兰地。他们待了一阵，直到黄昏时分。她意识到，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她一直尊重他的隐私，保守他的秘密。无论他做了什么事情，都

不会中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有时候，她能够想象他的生活，能够发现较早意识的模糊痕迹。她心里想，也许他是恐怖分子，然而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这个念头让她不寒而栗，让她觉得遗憾——我们中的一员，这意味着，不信神，西方人，白种人。

他站起来，拔出插在胸前口袋里的那一朵花。他闻了闻，扔在桌子上，冲着她一笑。他们握了握手，出门来到街上，她目送他转过街角，然后对着经过的出租车扬起了手。

11

庄家按了一下绿色电钮，一副新牌出现在桌面上。

在这几个月里，他花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掌握这种玩法的技巧，有时候坐在赛马运动俱乐部休息室里的皮质活动躺椅上，有时候待在扑克牌室里的遮光篷下。后来，他终于开始赢钱了，不动声色地赢了几次，慢慢有了稳定起色。他有时也回家，每周三四天——爱情、性需要、父亲的角色、家常饭菜——但是，他有时却不知道说什么。他仿佛没有语言告诉他们，这些日日夜夜他是如何度过的。

很快，他就感觉到了返回这里的需要。当他乘坐的飞机在沙漠机场降落时，他能够产生一种适意的感觉，这就是他稔知已久的地方。他采用常规方式和例行做法，去赌场、到酒店都乘坐出租车。他只吃两顿饭，不需要更多东西。热浪灌入金属和玻璃，街道看上去热气腾腾。在牌桌上，他并不仔细观察玩家显露内心活动的举止，并不在意他们为什么咳嗽，露出厌倦的样子，或者搔着前臂。他的心思放在牌张上，知道出牌的走势。那个眨眼睛的女人在那里。他记得在老城赌

场和她玩的牌局，除了那双布满愁云的眼睛之外，她几乎是隐性的。眼睛的眨动并不显露内心活动。那是她的习惯动作：某个成年人的母亲，扔下筹码下注，眼睛自然一闪，如田野中的萤火虫。他很少喝烈酒，几乎不端酒杯，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几乎不给自己设定限度。与原来玩牌时不同，他现在根本没有点雪茄的念头。他穿过熙熙攘攘、天花板上画着西斯廷教堂图案的酒店大堂，然后进入这家或者那家金碧辉煌的赌场，两眼并不看人，基本上不看任何人。但是，他每次参赌时，都会扫视过道两侧，想看一看什么人可能会给大家造成危险。

当意外出现时，他感到疑惑，不知自己为什么事先不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高级赌场里出现过一次意外：五百名赌客聚集在一起，玩筹码很大的无上限得州拿住牌。在房间的另外一侧，在人头攒动的牌桌上方，一个人站在那里，做肌肉收缩练习，放松脖子和肩部的肌肉，让血液畅通。他的动作带着几分纯粹仪式的意味，带着某种超越功能作用的成分。他做了一次腹式深呼吸，然后一只手伸向桌子，把一些筹码扔下去，似乎没有看桌上叫注的情况。这个人驾轻就熟，给人奇怪的感觉。奇怪之处在于，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一个人的身份显然没有变化，但是举止却与原来判若两人。他肯定是特里·成，这时他的身体慢慢移动，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离开了基思的视线。当然，这就是他，特里·成不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一轮轮扑克牌局，哗哗的数钱声音，免费的酒店房间，激烈的竞争博弈。

直到次日，那个站在台上的女人宣布哪些桌子有空位时，他们两人才在栏杆之外碰面。

特里·成微微一笑。他带着着色眼镜，身穿大翻领的橄榄色上衣，扣子闪闪发光。上衣太大，从肩膀上挂下来。他穿着宽松式裤子，脚上是酒店的丝绒拖鞋，丝绸衬衣穿的时间太长，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基思几乎觉得，特里要讲5世纪的汉语官话。

“我刚才在想，你用了多长时间才发现是我。”

“依我看，你发现了我。”

“一个星期之前，”特里说。

“可是，没有说话。”

“你正全神贯注地玩牌。我有什么可说的？等我再抬头时，你已经没了人影。”

“我去赌注登录处休息一下。吃一块三明治，喝一杯啤酒。我喜欢周围的气氛，到处都是屏幕，到处都可以玩。我喝啤酒，几乎忘记这里在赌博。”

“我喜欢坐在瀑布那里。我点一杯淡啤酒。周围有一万人。在走廊里，在水族馆里，在花园里，在吃角子老虎机前。我要慢慢品尝一杯淡啤酒。”

特里向左微微侧身，似乎要往出口走。他减了一些体重，看上去老了一些，说话时带着沙哑的嗓音。

“你住在这里？”

“我在城里时住这里。房间很宽敞，层高也不错，”特里说。“有一面墙壁全是玻璃的。”

"你一个子儿也没有花。"

"赌场赠送的。"

"认真的玩家。"

"我的名字在他们的电脑里。一切都在他们的电脑里。一切都有记录。如果你从房间的迷你酒吧拿东西出来,六十秒钟之内没有放回去,费用便自动记入你的账户。"

他——特里——喜欢这样。基思优柔寡断。

"你登记入住时,他们送你一份房间位置图。我需要它,来了这么多次,还是需要它。我找不到自己的房间。客房服务生送来金字塔形状的袋装茶。一切东西都是有形状的。我告诉他们不要送报纸。如果你不读报,你就不会有落后于时间的感觉。"

他们又聊了片刻,然后走向各自所分配的桌子,没有约再次见面的时间。将来这个概念使人觉得难以捉摸。

孩子站在餐桌另外一边,往面包片上涂芥末。她没有见到其他食物的踪影。

她说:"我本来有一支不错的笔。略带银白。你可能见过。"

他停下手里的动作思考,眼睛眯缝,表情呆滞。这意味着,他见过,用过它,把它弄丢了,送了人,或者换了什么没用的东西。

"整个家里没有什么称手的写作工具。"

她明白这样说所起的作用。

"你有那么多铅笔,我们还有十几支圆珠笔。"

她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使用纸张这类书写平面进行的文字交流已经衰落了。她看见他把刀子伸进罐子,掏出芥末,小心地涂抹在面包片边沿上。

"圆珠笔有什么问题?"他问。

"它们不好。"

"铅笔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行,就说铅笔吧。木材和铅。使用铅笔问题多多。木材和石墨。地球生产的。我们重视铅笔的这一特点。"

"他这次去哪里?"

"巴黎。重大比赛。我可能和他一起待几天。"

他停下手里的动作,想了想。

"那我怎么办呢?"

"你自己过。只是要记住,在夜里狂饮玩闹回家之后,一定要锁上大门。"

"嗯。"

"你知道什么是狂饮吗?"

"知道一点吧。"

"我也是,知道一点,"她说。"我哪里也不去的。"

"你不觉得这我知道?"

她站在窗口,看着他把面包片折叠起来,咬了一口。这是全麦面包,含有 90% 面粉,或者 80% 面粉,没有反式脂肪酸,很好的纤维来

源。她不知道那芥末有什么营养。

“你把那钢笔弄到哪里去了？银色钢笔。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他拿了。”

“你觉得什么呀。不，不会是他。他不需要钢笔。”

“他得记东西。就像别的人一样哦。”

“他没有拿。”

“我又没有说他不对。我只是说说呀。”

“不是那支笔。他没有拿那支笔。它在哪里？”

他看着桌面。

“我觉得是他拿的。他甚至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拿了那钢笔。我可没有说他不对。”

他仍然站着，手里拿着面包片，两眼没有看她。

他说：“老实说吧，我真的觉得是他拿的。”

到处人头攒动，许多人带着照相机。

“你玩得不错吧？”特里说。

“还好吧。”

“情况会改变的。这么多关注，这么多电视报道，征兵活动，这一切很快会烟消云散。”

“不错。”

“不错，”特里说。

“我们仍然会在这里。”

“我们是扑克牌玩家，”他说。

他们坐在大厅里，在瀑布附近，享用软饮料和小食品。特里·成穿着酒店拖鞋，没有穿袜子，点燃的香烟放在烟灰缸里，他并没有抽。

“有一种地下玩法，私人玩法，赌注很高，仅仅限于一些城市。它就像被禁止的宗教，死灰复燃了。五张桩牌沙蟹。”

“我们的老玩法。”

“有两种玩法。菲尼克斯玩法和达拉斯玩法。”

“达拉斯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挺富裕。”

“高地公园。”

“富裕的人，老年人，当地名流。知道这种玩法，尊重这种玩法。”

“五张桩牌沙蟹。”

“沙蟹和抽牌。”

“你玩得转。你赚大钱，”基思说。

“我拥有他们的灵魂，”特里说。

人群在宽敞的大厅里转动，这有一点像旋转木马：酒店客人、赌博的人、观光客，人们拥向餐厅，拥向色彩丰富的商店和画廊。

“我们玩牌那时，你抽烟吗？”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特里说。

“我觉得，那时只有你一个人不抽烟。我们有一个抽雪茄的、一个抽香烟的。可是，我觉得你是抽香烟的。”

在个别瞬间里，特里·成有时仿佛重新回到当初在基思公寓里玩

牌的状态，在高低分锅底之后迅速、熟练地分配筹码。他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只不过玩得更好一些而已——其实根本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你看见坐在我桌上的那个男人了吗?"

"戴着手术口罩的那个?"

"大赢家，"特里说。

"我看得出来，它在蔓延。"

"口罩，对的。"

"第一天三四个人，戴着口罩露面。"

"没人知道那是在干吗。"

"后来冒出来十个，后来又冒出来十个，就像在中国骑自行车的人。"

"随你怎么说，"特里说。"一点也没有错。"

他们两人都沿着对方最狭仄的思路考虑。在他们周围的空气中、墙壁上、家具上，在来来往往的男人和女人的身上，弥漫着一种无言的喧嚣，难以将它与没有声音的状态分离开来。

"这是演出休息时间。他们喝陈年威士忌，太太们待在某个地方的其他房间里。"

"你说的是达拉斯。"

"对。"

"我不知道。"

"在洛杉矶，刚刚开始一种玩法。同样的玩法。玩家更年轻而已。

就像早期的地下基督徒。"

"我不知道。我无法确定，在那种场合中，我能不能玩两三个晚上。"

"我觉得那个人是鲁姆齐。那个人，"特里说，"那个抽雪茄的人。"

基思把目光投向四十码之外的瀑布。他意识到，他自己并不知道这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模拟的。水流平滑如丝，落下的声音很可能是数字技术产生的效果，与瀑布本身类似。

他说："鲁姆齐是抽雪茄的。"

"鲁姆齐是抽雪茄的。你大概没错。"

特里行为不羁，穿着也不得体，在这家酒店外的广场上和酒店内部常常会迷失方向；但是，他很适合这样的生活。这里不存在对应规则。不需要对应规则来起协调作用。不存在可能根据另外一种要素来理解的要素。无论场地如何，无论哪座城市，无论奖金数额大小，它全都是一种东西。基思明白这一点的意义。他喜欢这样的赌局，不喜欢带着轻松戏谑、点缀着夫人们摆设的鲜花的私人牌局。他觉得，那样的格局满足特里的虚荣感，然而却根本无法与这里的氛围相提并论。至关重要的是，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隐姓埋名，与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厮混，不会留下任何说法。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瀑布？你能不能让自己相信，你看见的是水，真正的水，而不是某种特技效果？"

"我没有想过这一点。它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东西，"特里说。

他的烟已经燃烧到过滤嘴了。

“我当时在中城上班。我没有体验到其他人感受的那种震撼，在老城、在你工作的地方的人感受的震撼，”他说。“我听说了——有人告诉了我——鲁姆齐的母亲的事情。现在的情况如何？她拿了一只鞋。她拿了他的一只鞋，她拿了一片剃须刀。她去了他的公寓，拿了这些东西——她能够找到的可能带有基因物质的东西，比如说头发或者皮肤什么的。有一个国民警卫队训练中心，她把那些东西送到那里去，进行 DNA 比对。”

基思望着瀑布。

“过了一两天，她又去了那里。这是谁告诉我的？她还送了别的什么东西去，我不知道是什么，一把牙刷吧。过了不久，她又去了一趟，送去了别的东西。她老是到那里去。后来，他们搬迁了。她不再往那里跑了。”

特里·成——原来的那个特里——从来不像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即使简要地讲述故事也超出了他视为良好自我约束的范围。

“我曾经跟人讲。人们说袭击发生时他们在什么地方，在哪里上班。我说我在中城。中城这个词听起来没有什么意义。它听起来是中性的，就像它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我听说，他从窗户跳了下去，鲁姆齐。”

基思望着瀑布。这比闭上眼睛要好一些。如果他闭上眼睛，他会看见某种东西的。

“你回律师事务所去干了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们谈过的。”

"是另一家公司,并不是律师事务所。"

"随你怎么说,"特里说。

"那家公司就是这样的,随你怎么说。"

"可是,我们在这里玩,当疯狂的局势平息后,我们也会在这里玩。"

"你还在网上玩牌吗?"

"在玩,对,不过我无法放弃这里。我们会来这里的。"

"还有那个戴着手术口罩的人。"

"对,他也会到这里来的。"

"还有那个眨眼睛的女人。"

"我没有看见什么眨眼睛的女人,"特里说。

"改天我会和她聊一聊。"

"你见过那矮子吧?"

"只见过一次。后来,他就不在了。"

"一个名叫卡罗的矮子。大输家。除了你之外,我知道名字的玩家就是他了。我知道这名字的原因是它属于矮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知道这个名字。"

这时,他们身后的吃角子老虎机响成了一片。

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有关第一中学的新闻,许多学生惨遭毒手,这时他觉得必须给她打电话。恐怖分子劫持人质,占据学校,引发爆炸。

这发生在俄罗斯的某个地方，罹难者数以百计，其中有许多儿童。

她轻声说着。

“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引发了事端，最终导致这样的局面，孩子们惨遭杀害。他们肯定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们到那里去送死。他们引发了事端，结果让孩子们受罪，他们知道怎样收场。他们必须知道。”

对方沉默片刻。她后来说，那里的气温二十多度，并且补充说，孩子很好，没有什么问题。她说话语气激烈，接着又是片刻沉默。他努力听清她的声音，希望找到其中的联系。在发自内心深处的沉默中，他开始察觉自己的确切位置，某地的一个房间里，某地的一家酒店里，手里握着电话。

她告诉他，检查结果未见异常。没有损害迹象。她反复使用未见异常这四个字。她喜欢这四个字。这四个字表达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没有损伤，没有出血，没有梗塞。她把结果读给他听，他站在房间里听着。通报的有许多信息都是未见异常。她喜欢梗塞这个字眼。后来，她说，她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检查结果。现在没有问题，可是将来呢？他已经跟她说过多次，现在又告诉她，她这是在想方设法让她自己害怕。她说，这不是害怕，仅仅是怀疑而已。她没什么问题。她用检查报告里的字眼说，她的形态正常。她喜欢这个术语，但是并不十分相信它指的是她自己的情况。她说，这是一个怀疑论的问题，怀疑论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语的 skeptic（怀疑）一词。后来，她谈到她父亲的

情况。她稍微有一点醉意，并不厉害，可能只达到她酒量的四分之一，那大概就是她喝醉的酒量。她谈到她的父亲，接着问他的父亲的情况。后来，她笑着说："你听着。"于是她开始以单调的节奏，背诵出几个数字，在每个数字之间稍作停顿。

100，93，86，79。

他想念孩子。不喜欢用电话交谈。在电话里怎么和一个小孩交谈呢？他和她交谈。他们有时候在半夜交谈——要么是她所在时区的半夜，要么是他所在时区的半夜。她描述她在床上的姿势：身体蜷成一团，手放在两腿之间，或者身体摊在床单上，电话放在枕头上。他听到远方传来的喃喃呓语，眼前浮现出她的样子：一只手捂着乳房，一只手放在阴部。他觉得他的脑袋可能会炸开。

12

在切尔西的一家画廊展出了莫兰迪的作品，静物画，一共有六幅，还有两三幅素描，也是静物画；当然，她去看了。她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去了。即使这样的东西——画布上用油彩绘出的瓶子和罐子、一个花瓶、一个杯子，以及铅笔绘出的物体——也把她带入那时的情景：她母亲和情人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争论，不同的感觉，致命的政治观点。

那时，妮娜执意要归还原来挂在起居室墙上的那两幅绘画。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疏离之初，两幅画退还给了马丁，同时还有那些老护照照片。那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作品，那些照片——其中的大多数——年代更久远，这是两个女人都喜欢的东西。但是，她尊重母亲的承诺，实现了母亲的意愿，安排了托运事项。她心里想到了画作的金钱价值，想到了画作本身——它们被运往柏林，经过买家和卖家用手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卖掉。没有那些作品，起居室就像一座坟墓。

这家画廊在一幢旧厂房里，使用升降吊笼，需要人手动操作旋转控制装置上的杠杆，哐当哐当地上下送人。

她穿过一条光线昏暗的走道，找到了画廊。里面没有人。她站在第一幅画前观看。展览规模很小，画作的尺寸也不大。她时而凑近，时而后退。她喜欢这样，在大厅里独自欣赏。

她在第三幅作品前逗留了很长时间。这是根据她母亲拥有的一幅作品画出来的。她注意到每个物品的性质和形状、物品的位置、深色的高高长长的物体、白色的瓶子。她情不自禁。这幅画隐藏着某种东西。妮娜的起居室历历在目。画作上的物品融入它们后面的人物中——坐在椅子上抽烟的一个女人，站在旁边的一个男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移步到了下一幅作品前面，接着是另一幅，心里一一审视。此外，还有素描，她尚未走到它们前面。

一名男子进来。他首先颇有兴趣地打量她一阵，然后才开始观看作品。也许，他期望某种自由的效果，因为他们两人志趣相投，同时出现在一幢旧厂房里，在这里欣赏艺术。

她穿过门道，进入办公区域，素描就挂在这里。一个年轻人坐在桌子旁边，俯身操作着手提电脑。她仔细看着素描。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专注地观看。她已经超越了愉悦状态，进入某种吸收状态。她试图把眼前所见的东西装进脑子，带回家里去，让它围在自己周围，让自己睡在它中间。有很多可看的东西。把它变为生理组织，变为她自己。

她回到主展厅，但是却无法当着那个男子——无论他是否看着她——的面，像刚才那样欣赏作品。他并未看她，但是他在那里，五十来岁，皮肤粗糙，像一张单色面部照片，可能是个画家；她走出大厅，穿

过走廊，伸手按了一下电梯按钮。

她意识到还没有拿展品目录，但是她却没有回去。她不需要目录。电梯哐当哐当地上来了。这些作品全都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全都引起强烈的个人反应。所有这些油画和素描作品被冠以一个名称——Natura Morta（静物画）。即便这个词——这个用来表示静物画的术语——也让她想起母亲的最后时光。

有时候，他待在赛马运动俱乐部里，看着其中的一个屏幕，但却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究竟是比赛现场的片段，还是慢动作重放的片段。它是一种本来应使他感到不安的失误，涉及大脑基本功能的一个问题，一种现实与另一种现实之间的对抗，但是，它仿佛全是虚假的区分——快，慢，现在，过去；他喝了一口啤酒，耳边传来混成一片的声音。

他从来不在这些比赛上下注。吸引他到这里来的是它们对五官感觉产生的影响。这里的一切都出现在遥远的地方，即使近在咫尺的噪音也是如此。上面这个大厅灯光昏暗，有的人仰着头坐在椅子上，有的人站着，有的人不停走动；这时，一阵高声叫喊打破空气里暗中涌动的紧张气氛，一匹马冲出队伍，接着是跑在第二的骑手，前景中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场面，从那里波及到这里，生死在此一搏。他喜欢听到这种来自内心的迸发，男人们站起来，高声叫喊，粗鲁的声音让这个没有生气的大厅产生了热度和公开表达的情感。后来，比赛结束了，几

秒时间里便烟消云散;这个他也喜欢。

在扑克室里,他掏出钱来。随机出牌,没有可以确定的原因,然而他一直是自由选择的行为主体。运气,机遇,没有谁知道这些东西靠的是什么。这些动作仅仅为了形成活动。他有记忆力和判断力,有能力决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装的,有能力决定何时出手、何时跑掉。他拥有镇定的心态,拥有深思熟虑的判断能力,而且还存在他可能利用的某种逻辑。特里·成说,牌局中的唯一真实逻辑是性格逻辑。但是,当玩家知道自己需要的牌肯定会出现时,这种牌局便有了结构,有了指导原则,有了奇妙而轻松的梦幻逻辑插曲。在这种情况下,在一手接着一手重复出现的关键瞬间里,存在着肯定或否定的选择。叫牌或加码,叫牌或跟注,小小的二元脉动隐藏在目光后面,这样的选择唤起玩家的自我意识。这种肯定或否定属于他,不属于在新泽西州某个地方的泥地里奔跑的马匹。

她生活在准备应对随时出现的事件的精神状态中。

他们搂在一起,没有说话。后来,他们低声说话,语调中携带着一种机智的细微差别。在几乎长达四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语言交流,后来才说一些必须的事情。那是一段迷失的时光,从第一个小时开始就刻意不要留在记忆之中。她会想起那首歌。晚上,他们在床上时让窗户开着,汽车的声音,由远而近的声音,五六个女孩半夜2点钟在街道上大步走过,嘴里唱着一首摇滚民谣老歌;她跟她们一起

唱着，声音轻柔，充满爱意，逐字逐句，伴着口音和抑扬顿挫，不愿听到那声音渐渐减弱。语言，他们自己的语言，仅仅是发出的一点声音而已，还有不匀称的呼吸声，还有身体的交流。如果运气好，会掠过一阵轻风；但是，尽管房顶涂了沥青，顶楼潮湿、闷热，她仍然关闭了空调。她说，他需要在真实的房间里感觉真实的空气，听一听天上的隆隆雷声。

在那些夜晚里，她觉得他们离开了尘世。那并不是性爱幻觉。她一直回避，但是态度镇定，处于控制状态。他像往常一样，隐藏着自我，但是现在表现出一种空间感，一种由空中里程和城市构成的空间感，一种他与别人之间的实际距离感。

他们带着孩子参观了两三个博物馆，后来，她看着他们在公园里玩棒球。贾斯廷用力扔球。他没有浪费时间。他伸手一把抓住球，徒手握住，啪的一声放进手套里，然后扬手用力扔出去，接着又扔一次，可能用力更大。他就像一架长着头发和牙齿的投球机器，被设定为最高速度。基思时而被逗乐，时而表示惊叹，时而露出不解神色。他要孩子保持平静，精神放松。他要孩子手臂伸直，做出跟随动作。有准备姿势、投球动作、跟随动作。他告诉孩子，他会在老爸的手上烧出一个洞来的。

她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一场扑克牌锦标赛。他在隔壁房间，浏览一大堆邮件。她看见了用长镜头拍摄的三四张桌子，观看的人三三两两地坐在它们中间，室内弥漫着幽幽的蓝色灯光。桌子被略微抬高了，玩家们出现在淡淡的荧光之下，一个个佝偻着身体，全神贯注。她既

不知道这比赛是在何地举行的，也不知道是何时举行的；她不知道，他们为何没有采用通常方式进行拍摄，没有出现拇指、指关节、牌张和面部的特写镜头。不过，她依然观看。她按下静音按钮，随着镜头缓慢地扫过房间，目光掠过桌子周围的玩家；她意识到，她是在等待基思的身影出现。旁观者们坐在清冷的蓝紫色灯光里，几乎看不到或者看不清玩家手里的牌张。她希望看到她丈夫。镜头捕捉到刚才模糊不清的玩家面孔，她一个一个地仔细观看。她脑海里出现自己的动画形象：一个大傻瓜，披头散发，冲进贾斯廷的卧室，把他从床上拎起来，让他站在电视机前，以便让他看见他的父亲——你瞧，你瞧，这是在里约热内卢，或者伦敦，或者拉斯维加斯。他父亲这时在二十英尺之外的隔壁房间，一边看着银行结单，一边填写支票。她又看了片刻，寻找他的身影，后来关了电视。

第四天，他们说话了，坐在起居室里，时间很晚了，天花板上停着一只马蝇。

“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好吧。”

“我明白了，有些男人只有一半在这里。我们不说男人。我们说人吧。有时候或多或少不被人注意的那种人。”

“你明白这一点了。”

“他们以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保护他们自己和别人。我明白这一点了。可是，还有别的事情，那就是家人。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我们需要待在一起，让家庭存在下去。只有我们，我们三人，长期存在下

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是说每年或者每月的每一天，但是要让自己觉得，我们是永久的。在目前这样的局势下，家庭是必要的。你说呢？待在一起，住在一起？面对把我们吓得半死的事件，这就是我们渡过难关的方式。"

"好吧。"

"我们互相需要。一起共渡难关，其他都不重要。"

"好吧，"他说。

"不过，我知道现在的情况。你越走越远。我准备面对那种情况。你会离开更长时间，跑到某个地方去。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严格说来，那并不是一种消失的愿望。那是将会导致消失的做法。消失是结果。或者说，它可能是惩罚。"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

"你想杀某个人，"她说。

她说这句话时并没看他。

"这个念头你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她说。"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可是，那是你挂在心上的事情。"

她已经说了，然而她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它。但是，她确信他对这个想法深信不疑。它在他的身体里，也许仅仅是前额旁边的一种脉动，也许仅仅是小静脉里最不明显的一种节律。她知道，存在着某种必须加以满足的东西，一种彻底释放的东西；而且，她还知道，在他焦躁不安的心绪深处的就是这东西。

"我不能参军，这太糟糕了。年龄太大了，"他说，"不然，我可以杀

人而不受惩罚，然后回家一起过日子。”

他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小口啜饮，动作干净利落，对自己的话语淡淡一笑。

“你无法回去干你原来的工作了。这一点我理解。”

“工作。与这一切发生之前的工作相比，这份工作也没有多大不同。不过，那是袭击之前的事情，这是袭击之后的事情。”

“我知道，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国家里，什么有意义呢？我无法坐在这里说，我们出去待一个月吧。我不会让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不过，听我说。你过去比我坚强。是你帮助我到了现在。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无法谈论力量。什么力量？”

“那就是我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你当时在塔楼里，而我是狂怒的人。现在呢，该死的，我不知道。”

他沉默片刻之后说：“我也不知道。”两人笑了起来。

“我曾经看过你睡觉的样子。我知道，这说起来很奇怪。不过，它并不奇怪。你就是这样的人，活着回来了，和我们在一起。我看着你。当时我觉得，我以从前自己并不知道的方式了解了你。我们是一家人。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听我说，相信我。”

“好吧。”

“我没有做任何长久打算的准备，”他说。“我出去一段时间，然后

回来。我是不会消失的。我也不会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现在在这里，我将来会回来的。你希望我回来。对吧？”

“对。”

“离开，回来。就这么简单。”

“就要拿到钱了，”她说。“交易几乎就要完成了。”

“就要拿到钱了。”

“对。”

他协助安排了出售她母亲公寓的各个细节。在某个印第安保留地里的一家正在举行一场扑克牌锦标赛的赌场里，他读了合同，进行了修改，用电子邮件帮助她完成了那一笔买卖。

“就要拿到钱了，”他又说了一遍。“孩子的教育。从现在到大学毕业，十一二年时间，需要很多钱。不过，这不是你说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支付我可能在玩扑克牌时大输一把造成的损失。那样的事情是不会出现的。”

“如果你这样想，我也这样想。”

“过去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的，”他说。

“巴黎的事情呢？那样的事情会出现吗？”

“改到大西洋城了。一个月以后。”

“管理员对配偶探访有什么看法？”

“你是不想到那里去的。”

“我不想。你说得对，”她说。“因为考虑是一回事。亲眼看到会让我觉得难受的。人们围在桌子旁边，不断地洗牌，洗牌。一个星期

接着一个星期。我是说,坐飞机去打牌。我是说,除了荒诞性之外,除了精神病式愚蠢之外,难道这样做就没有什么非常可悲之处?"

"你自己说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没有意义。"

"可是,难道这样做不使人堕落?难道它不会使人意志消沉?它肯定会损害人的精神状态。我是说,我昨晚在电视上看到了玩牌的场面。就像在地狱中举行会议。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耗费了。几个月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几年以后呢?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他望着她,点了点头,似乎表示赞同,后来不停地点头,将这种动作带到另外一个层面上,一种深睡状态,一种嗜眠病,眼睛睁开,心灵关闭。

最后还有一点,它非常清楚,不用说明了。她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安全,然而他并不希望。

13

几个月之前，她接到一份担任陪审员的通知，和其他五百名陪审员初选人员一样，到美国地方法院报到。她了解到，召集他们的目的是要审判一名涉嫌协助恐怖主义活动的律师。她完成了一份长达四十五页的问卷，选项要求判断真实的陈述、半真半假的陈述以及蓄意的谎言。

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有人请她编辑关于恐怖主义和相关题材的书稿。各个题材看来互相关联。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她无法安睡，沙漠神秘论者的歌曲在公寓过道里不停地响着；她弄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玩命地编辑那些书稿。

那件案子的审判仍在进行，但是她没有去关心报纸上刊登的相关报道。她的陪审员编号是121，鉴于她做出的书面问卷，没有让她出庭工作。她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真实的陈述还是蓄意的谎言部分出了问题。

她了解到，那名律师——一位美国籍女性——认识一名因为参与

恐怖主义活动而被判终身监禁的激进穆斯林神职人员。她了解到，那名男子是盲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的名字叫盲人教长。但是，她没有看到报上刊登的相关情况，所以不知道那名律师被控的涉嫌犯罪细节。

她正在编辑一本关于早期极地探险的书，还有一本关于文艺复兴后期艺术的书。她正在以 7 为单位，从 100 进行倒数。

他死于自杀。

自从他开枪自杀之后，在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她在追思时常常周期性重复这五个字。这几个漂亮的文字具有古老韵味，那是中古英语，或者古北欧语。在她的想象中，在新英格兰某处的一个被人遗忘的墓地里，一块古老的墓碑上镌刻着这几个字。

祖父母担任神职。他们是保持最深层记忆的人。可是，祖父母几乎全部不在人世了。贾斯廷只有他父亲的父亲这一位老人了。老人不愿出门旅行，他的记忆停留在他度过的岁月的尘封圈子中，超过了小孩轻松理解的限度。然而，这个孩子尚未长大进入他自己的记忆的深影之中。她自己——身兼母亲和女儿角色——处在这个系列中间的某个位置上；她心里知道，至少有一个记忆是非常可靠的——那个让她发现自己身份、发现自己生活方式的日子。

她父亲并不是埋葬在凄风阵阵的教堂墓地的枯树下。杰克的遗骨存放在大理石墓穴里。陵墓位于波士顿郊外，高墙上数百个墓穴排

列起来，一层一层的，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

一天夜里很晚的时候，在浏览一份六天之前出版的报纸时，她偶然看到了讣告。

人们每天都在死去，基思曾经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闻。

他回拉斯维加斯去了，她躺在床上，翻阅报纸，看讣告版。这一则讣告的力量并没有立刻产生影响。一个名叫戴维·雅尼阿克的人，三十九岁。死者生平和死亡原因的文字非常简短，她觉得这是赶时间的缘故。她心里想，第二天的报纸上应有完整的报道。没有照片，没有那个男子的照片，没有关于曾经让他众所周知的行为的照片——他当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一个句子一笔带过了那些行为，说他是行为艺术家，被称为"坠落的人"。

她随手将报纸扔在地板上，关了电灯。她躺在床上，脑袋下面垫着两个枕头。从街道上传来汽车报警声。她伸手拿起上面的枕头，丢在报纸上，然后重新躺下，均匀地呼吸，眼睛依然睁着。过了一阵，她闭上眼睛。睡眠远在地球曲线的某个位置上。

她等着那汽车报警声停下来。它停下之后，她开了灯，下了床，走进起居室。柳条篮子里堆着过期报纸。她寻找五天之前的，那就是讣告出现次日的报纸，但是没有看见——无论整份或者部分，读过或者未读的都没有看到。她在篮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等候某种东西——一种噪声，一种嗡嗡声，一种电器响声——出现，或者说停止出现，后

来向隔壁房间的电脑走去。

高级搜索没用多长时间。哦,他在这里,戴维·雅尼阿克,照片和文字都有。

在中央公园的西区,悬荡在一幢公寓楼的阳台上。

在布鲁克林,悬挂在威廉斯堡的一幢高层建筑上。

在卡内基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过程中,悬荡在舞台顶棚上,弦乐部分被打断。

在东河河畔,悬荡在皇后区大桥上。

坐在警车的后座上。

站在一个露台的栏杆上。

在布朗克斯区,悬荡在一座教堂的钟楼上。

三十九岁死亡,看来是自然原因。

他曾经多次被捕,涉嫌擅自进入、鲁莽的危险行为以及引起混乱的行为。在皇后区,他曾经在一家酒吧外遭到一群男子的袭击。

她点击鼠标,进入新学院大学论坛的文字区。“坠落的人”、“冷酷的自我表现者”或者“恐怖时代的勇敢的新型记录者”。

她读了一些评论,然后停下来。她点击鼠标,进入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区域。她两眼盯了一会儿键盘。

系着安全背带的照片:一名助手伸手保护他,不让人拍摄。

在酒店大厅里满脸血迹的照片。

悬荡在唐人街的经济公寓矮墙上的照片。

所有坠落全都头部朝下,事先没有通知。那些行为艺术作品的设

计并不是为了让人拍摄的。那些照片有的是偶然在场的人拍摄的，有的是得到旁观者提醒、赶到现场的专业人士拍摄的。

他曾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高级戏剧培训学院学过表演和编剧。接受的培训内容包括在莫斯科艺术戏剧学院为期三个月的住校实习。

三十九岁死亡。没有谋杀迹象。罹患心脏病和高血压。

他表演时并不借助滑轮、绳索或者金属线。只使用安全背带。没有使用蹦极绳来吸收较长时间坠落产生的冲击。只在衬衣和蓝色套装下系上安全背带，一条绳子从一只裤腿内延伸出来，接在坠落起点的固定结构上。

大多数指控被驳回。对他进行了罚款和警告。

她看了若干用其他文字写的帖子，许多文字标有突出的语音符号、抑扬符号和别的标记，那些名字她甚至不可能想到。

她盯着屏幕，等着街道上传来的声音——汽车刹车或者汽车报警器的响声，它可以让她离开房间，回到床上去。

他的哥哥，罗曼·雅尼阿克，软件工程师，在大多数坠落活动中担任助手，只有在无法避免时才出现在观看者的视野里。根据他的说法，计划中的最后一次坠落不会使用安全背带。

她觉得，它可以成为塔罗牌中的一张王牌的名称——坠落的人，用粗黑体印刷的名字，配上一个在暴雨夜空中旋转而下的人物。

就他在坠落中使用的姿势——他在悬吊状态下保持的姿势——问题，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样的姿势是否意在表现一名特定男子从世贸中心北楼坠落时的样子？那张照片上有一个自由落体的男子，

脑袋朝下，双手靠在身体两侧，一条腿弯曲，身后是隐隐出现的塔楼支柱外墙。

自由落体是物体在没有降落伞这类形成阻力的装置的情况下在大气中的坠落运动。它是物体的理想坠落运动，仅仅受到地球引力场的作用。

她没有继续往下读，但是已经知道这一评述指的是哪一张照片。在双子塔楼被撞的第二天，她在报纸上第一次看见那张照片时，心里产生了极大震撼。那名男子脑袋朝下，身后是塔楼。巨大的楼体填满整个画面。那个人在坠落，她觉得塔楼在他身后随即倒塌。巨大的线条刺破天际，垂直的支柱形成条纹。她觉得，男子身上的衬衣上血迹斑斑，或许那是燃烧的痕迹；她觉得，他身后的支柱产生了强烈的构图效果：近处的塔楼——北楼——是颜色较深的线条，另外一座塔楼是比较明亮的线条，画面是巨大的楼体，那个男子几乎就在明暗两种线条之间。她心里想，脑袋朝下，自由落体；这个画面在她心灵上烧了一个洞，亲爱的上帝，他是一位坠落的天使，他的美丽令人感到恐怖。

她点了一下鼠标，出现了那张照片。她把目光移开，看着键盘。这是物体的理想自由落体运动。

初步检查发现，死于自然原因，尸体解剖结果和毒物学报告尚未出来。罹患脊柱损伤引起的慢性抑郁症。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他的表演的一个元素，他在一次被捕之后接受询问时却并未提到这一点。在被问及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中是否有人在袭击中丧生时，他没有提供任何情况。他没有向媒体就任何问题发

表评论。

悬挂在纽约的特利比卡的一处屋顶花园的栏杆上。

悬荡在罗斯福大道上的一座人行桥上。

市长说，坠落的人是傻瓜。

他谢绝了在为期三周的时间里定时从古根海姆博物馆上端坠落的邀请。他谢绝了在日本协会、纽约公共图书馆和欧洲的文化机构发表演讲的邀请。

据说，由于他使用的是初级设备，坠落造成痛苦，并且非常危险。

他的遗体是他哥哥——罗曼·雅尼阿克，一位软件工程师——发现的。萨吉诺县医学检验所提供的报告说，看来是冠状动脉病变引起的死亡，检查结果待定。

他在剑桥和莫斯科接受的培训包括每周六天的正规课程。完成学业的演员在纽约进行了展示演出，观看的人包括选角指导、艺术指导、经纪人和其他人员。在一次结构化的即兴表演中，戴维·雅尼阿克扮演一名布莱希特戏剧中的矮子，袭击了另外一名演员，看来企图把那个人的舌头从嘴里扯出来。

她继续点鼠标。她试图将这个人与她在大约三年之前遇到的那个场面联系起来：她站在高架轨道下，看着一个人准备在列车经过时从维修平台上跳下去。没有那次坠落的照片。她就是照片，就是那光敏面。那个无名身体坠落下来，她的角色就是进行记录和理解。

在2003年初，他开始减少表演次数，往往仅在纽约市的边远地区出现。后来，表演停止了。

他在一次表演中背部严重受伤，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警方在医院中将他拘捕，理由是涉嫌阻碍交通并且造成有害——或者在生理上令人反感的——状态。

他哥哥罗曼·雅尼阿克，现年四十四岁，在发现遗体之后不久对一名记者说，在某个没有确定的未来时间进行的最后一跳中，并未计划使用安全带。

在该学院就读的学生创造自己的舞蹈语言，并且制定职业生涯所需的保持状态的计划。学习内容包括心理生理练习、迈耶霍尔德有机造型术、葛罗托斯基训练、瓦赫坦戈夫造型训练、单人技巧和双人技巧、古典舞蹈和历史舞蹈、风格和样式探索、达克罗士韵律体操、特技舞蹈、慢动作、击剑、武装和非武装舞台搏击。

人们没有直接了解到，戴维·雅尼阿克为什么会到距离世贸中心现场五百英里之遥的一个小镇外面的汽车旅馆去。

她看着键盘。这个人让她难以捉摸。她知道的只有那天在学校操场上看见和感觉到的东西：一个男孩拍着篮球，一名教师脖子上挂着一个口哨。她可以相信，她知道那些人，知道那天下午她看见和听到的东西，但是，她并不知道那个站在她上方的男子，无论是详细的还是隐隐出现的都不知道。

后来，她回到床上，在丈夫睡觉的那一侧入睡。

14

他坐下，听到周围响起的声音，两手得到罕见的休息。每当他发现自己需要努力才能听到一直在身边响动的声音时，心里总是觉得惊讶。在周围的噪音和零落的人声后面，存在着抛掷筹码发出的声音，搂筹码的声音，四五十张桌子上玩家们堆放筹码的声音，用指头清点筹码的声音，调整筹码平衡的声音，抚摸、滑动、摆弄筹码的声音——边缘光滑的黏土筹码日日夜夜传出模糊的喘息声，仿佛是昆虫发出的摩擦声。

他逐步适应了某种为他量身定做的东西。置身于这些房间中，听着庄家大声说，第十七桌有空位，他内心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他两眼望着牌桌，排队等候。在这些时段中，除了玩牌之外，其他什么都不存在——在玩牌的时候，他脑海里通常不会无意中闪现出历史，闪现出回忆。

他走进宽敞的走廊，耳际传来赌场雇员抛掷骰子的声音，还有赌注登录处偶尔响起的叫喊声。有时候，一名入住的酒店客人拉着行李

箱游荡而过，脸上露出迷失在斯威士兰①的神色。在非高峰时段中，他跟空无一人的二十一点牌桌前的庄家们聊上一聊——对方总是女人，平心静气地等候着。他可能小玩一阵，坐在那里聊天，表示自己对那女人本身不感兴趣，只是想聊聊而已，聊一聊外面的生活、她车子的毛病、她女儿纳迪娅学骑马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他们——赌场员工——之中的一员，在叫注开始之前，打发某些无足轻重的社交时光。

在夜晚结束时，无论输赢，一切都会变得无聊，然而这是赌博过程的组成部分——转牌、河牌、眨眼睛的女人。白天过去，夜色降临；看牌和加注，醒来和睡觉。一天，那个眨眼睛的女人走了，从此不见踪影。她满身臭气。他无法想象她出现在别的什么地方——公交车站、购物中心——的情形，况且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想。

他怀疑自己是否正在变为一种自我操控的机械，就像一个外形像人的机器人，可以理解两百条语音命令，能够看得很远，拥有敏感触觉，但却完全处于严格的可控状态。

他估计桌子对面的玩家——那个戴着反光太阳镜的男子——手里有一张 A。

或者说，一条机器狗，配有红外线传感器和暂停按钮，能够听懂七十五条语音命令。

在下一轮之前加码。尽早大赚一把。

他住的这家酒店没有健身房。他在距离酒店不远的地方找到一

① 斯威士兰系非洲东南部的一个王国。

家体操房，有时间就到那里去锻炼一下。没有人使用划船练习器。他不太喜欢这玩意儿，它让他愤怒，但是他觉得需要这种锻炼的强度，需要用力划动，让自己的身体对抗这台光亮、愚蠢、用钢材和钢缆构成的惩罚人的机器。

他租了一辆轿车，开到沙漠里兜风。在夜色降临时，他往回行驶，爬上一个缓坡，眼前一片平坦。过了一阵，他才明白自己看到的景象：在许多英里之外，城市飘浮在夜色中，发热的亮光飞快蔓延开来，难以用语言描绘，使人产生一种极度兴奋感。他心里纳闷，自己可以说生活在这里，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周围的景色竟然如此迷人？他住在室内，这就是原因。他的居住和工作地点都是在室内。他的活动是有界限的，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他乘坐出租车，往返于赌场和酒店所在的商业区街道；那个酒店的地面没有拼花图案，毛巾架没有加温器。现在，他看到沙漠中隐约闪烁的霓虹灯光带，发现自己在这里所过的生活是多么奇怪。然而，这样的感觉只有从这里观看，离开那里才能产生。置身其间，近距离接触，在牌桌周围密切关注的目光下，根本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东西。

他一直设法避免与特里·成见面。他不愿与特里交谈，不愿听到他的声音，不愿看到他手里的香烟慢慢燃烧的样子。

那张幸运J牌没有出现。

他不听周围的声音——偶尔冒出来的玩家之间的对话。桌布上出现了一副新牌。有时候，他被疲惫所困，处于近乎野兽的状态，发牌之前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桌子。

过去，他曾经每天想到弗洛伦斯·吉文斯。如今，他大多数时候依然如此；他今天坐在出租车上，盯着广告牌时也想到了她。他一直没有给她打电话。他从来没有想过再次穿过公园去见她，聊一会儿，看一看她过得怎么样。他以超脱的方式考虑这个问题，就像面对风景，就像想起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走过那里的小巷，穿过那里的高山草地——那种他绝对不会干的事情。

最终重要的事情是他本人，既非运气，也非纯粹技巧。那是内心的力量，精神锐气，然而也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某种更难言传的东西，一种需要或愿望的狭隘性，或者说，一个男人的性格如何决定他观察的方向。这些东西会让他取得胜利，但是数量并不太大，其比例不会让他得意忘形。

那个矮子——卡罗——回来了；他高兴地看到这一点，看见那个人在两张桌子之外的座位上坐下。不过，他没有在大厅里寻找特里·成的踪影，和他交换一下会意的微笑。

男人们以固定的方式打哈欠，胳膊伸得高高的，男人们直愣愣地盯着死气沉沉的空间。

特里可能在圣菲①、悉尼或者达拉斯。特里可能死在他的房间里了。特里过了两个星期才弄明白，固定在长方形大厅一侧墙壁上的装置——上面标有**透明**和**厚重**字样——是用来控制大厅另外一侧的窗帘的，开启或者关闭透明的内窗帘或者厚重的外窗帘。有一次，特里试图用手撩开窗帘，后来发现无论它是关闭的还是打开的都没有什么

① 圣菲是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

关系。外面没有他需要了解的东西。

他一直没有告诉丽昂步行穿过公园的事情。他与弗洛伦斯的交往时间很短，在十五天的时间里大概见了四五次面。可能吗，只有四五次？他坐在出租车里，在示意停车的交通灯前，两眼望着广告牌，心里计算着次数。这时，一切都联系起来了，仅仅剩下内心感觉和保留的某种东西的依稀痕迹。他看到她所描述的塔楼里的情景——她和人流一起，顺着楼梯往下走；而且，他觉得有时候看见了自己，在一闪而过的刹那，模糊不清，一种虚假回忆，或者说，它严重变形，稍纵即逝，不可能是虚假的。

赢钱当然开心，然而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游戏本身，用手触摸毛毡，还有庄家先扔掉顶端的牌，然后摸出下面一张的方式。他玩牌并不是为了赢钱。他是为了赢得筹码。每个筹码的价值仅有模糊的意义。重要的是圆盘本身，色彩本身。在大厅的另一端，一个男子在哈哈大笑。还有他们将来都会死去这个事实。他希望获得大量筹码，把它们堆放起来。游戏过程是重要的——堆放筹码，用目光清点数目，手眼之间的配合动作。他与这些东西融为一体。

他让上肢用力。他用力划动，胳膊和腿部发力，不过主要是腿部，尽量不让肩膀下垂，讨厌每个划动的动作。有时候，这个地方没有别的人，可能有人在踏车上看电视。他总是用划船练习器。他锻炼之后淋浴，淋浴器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后来，他停止了一段时间，不久又开始到那里去，并且提高了强度；他心里不禁感到疑惑，不知为什么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

他看着手上的十点杂牌。在那一瞬间，他想站起来，然后离开。他觉得，他可以走出去，收拾行李走人，搭乘第一班飞机，要一个靠窗的座位，放下遮光板，安心睡觉。他弃了牌，靠在椅子上。待到一副新牌浮现在面前时，他已经做好再玩一把的准备。

大厅里有四十张桌子，每张桌子九个玩家，其他人在栏杆外等候，三面墙上挂着电视机，屏幕上是足球和棒球比赛，有一种特殊的氛围。

透明和厚重。

飞机撞楼过去三年之后，他不愿在蓝色瀑布旁边见到以新角色出现的特里·成，不愿听他唠叨。

年龄更老的人满脸皱纹，眼皮下垂。如果他看见他们在餐厅里旁边的桌子上用早餐，他愿意认识他们吗？每天长时间不动，言语不多，押注，加注，看见两三张这样的面孔——几乎不被注意的男人。可是，他们给游戏带来合适的地位，它表现在时间上，表现在对毫无表情的面孔和两对牌牌张的了解中，表现在充满自尊的呼吸里。

瀑布现在是蓝色的，或者说一直都是蓝色的，或者说这是另一处瀑布，另一家酒店。

你得打破自己的固定习惯，以便让自己倾听。听一听吧，筹码被人抛出，四下散开，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玩家和庄家，洗牌和码牌；这种场合特有的一种轻柔声音，它处于听觉范围之外，存在于自身的空气流动中，只有你才能听见。

凌晨3点，特里·成懒洋洋的身影出现在侧面的一条走廊里；他们的目光几乎没有对视，特里说："在太阳出来之前，得回到自己的棺

材里去。”

那个来自她自己该来自的地方的女人，戴着黑色皮帽，来自曼谷、新加坡或者洛杉矶。她的帽子微微偏斜；然而他知道，跟注和弃牌的持续刺激已经让他们非常中性化了，赌桌上的人对流行的幻想性交没有什么兴趣。

一天晚上，他坐在自己房间里，进行熟悉的练习，做熟悉的康复治疗练习，向下翻腕，向上翻腕。客房送餐服务午夜停止。午夜电视节目播放的是轻度色情电影，女人裸体，男人没有露出阳具。他既没有觉得失落，也没有觉得厌倦或着迷。星期四的锦标赛下午3点开始，中午签到。星期五的锦标赛中午开始，上午9点签到。

他正在变成他所呼吸的空气。他在包裹他身体的噪音和话语浪潮中移动。手中的A和Q在拇指下面露出面孔。顺着走廊摆放的轮盘赌博机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他坐在赌注登录处，并不知道分数、赔率或者让分的情况。他的目光落在身穿迷你裙递送饮料的女人身上。外面是令人窒息的热浪。他连续八九手都弃牌。他站在运动服装专卖店里，不知道给孩子买什么。没有日子和时间概念，只有锦标赛的日程安排。实际上，他赢的钱尚不足以让他有理由保持这样的生活方式。然而，没有这种需要。本来应该有的，但是事实上却没有，问题就在于此。这是一个无效问题。其他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只有这具有束缚力。他又弃了六手牌，然后开始大赢。让他们流血。让他们流出输家的宝贵血液。

这就是“9·11”之后的日子；几年已经过去，成千上万的人仍被梦

魇困扰:被困的人、被压的肢体、瘫痪的梦、气喘吁吁的人、窒息的梦、无助的梦。

桌面上出现一副新牌。

运气青睐勇敢者。他不知道这句古老格言的拉丁文原话,这让他觉得汗颜。这就是他一直缺乏的东西——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学习知识的锐气。

她仅仅是一个姑娘,总是以女儿的身份出现;她父亲喝着添加利牌马提尼酒。他让她加了一片柠檬,接着十分夸张地告诉她详细的制作方式。那天晚上,在南塔基特岛上,他们坐在某人的一幢破房子的露天平台上;人的生存,这就是那天晚上他所说的主题。五个成年人,姑娘在边上。人的生存应该拥有深厚的根源,超越我们身上的湿漉漉的液体。湿漉漉的或者臭气难闻的。在生存的后面必须有一种力量,一种在过去、现在、将来保持不变的主要存在者。她喜欢那种说法的声音,它就像咏唱;现在,她独自一人喝着咖啡,嚼着吐司,心里想到了它,还想到了别的什么东西,想到了在这些文字本身中回响的生存——过去和现在的生存,想到了寒风在夜幕落下时是怎样停止的。

有人现在读《古兰经》。她知道有三个人这样做。她和其中两个人谈过,认识其中的第三个。他们购买了英语版的《古兰经》,希望认认真真地学到某种东西,希望找到某种可能帮助他们深入思考伊斯兰教问题的东西。她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坚持下去。她可以想象她自

己这样做的情形——它会成为最后变为虚无姿态的果断行动。可是，他们也许会坚持下去。也许，他们是做事认真的人。她认识其中的两位，但是并不十分了解。其中一位——一位医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背诵《古兰经》的第一行。

不可怀疑这本经书。

她对事物持有怀疑，她有自己的疑虑。有一天，她在上城里步行很长距离，到了东哈莱姆。她想念她的组员，想念他们的笑声和调侃，但是心里一直明白，这并不仅仅是一次散步，而是回忆往事，故地重游。她回想起组员们动笔写作时浸润整个房间的那种坚毅的安静气氛：他们忘记了周围的喧嚣，忘记了过道尽头传来的说唱乐手——他们还没有到学龄，认真地修改着自己的歌词——的声音，忘记了工人在楼上钻孔和敲击榔头的声音。她要在这里寻找某种东西，一座教堂，就在社区中心附近，她觉得它是天主教教堂，可能是罗斯琳·S. 做礼拜的教堂。她并不确定，不过觉得它可能是，让它是，说它是。她想念那一张张脸庞。人的脸就是人的生命，她母亲说过的。她想念那些开始变得模糊的直率说话声，想念那些降为喃喃低语的生命。

她拥有正常的形态。她喜欢"形态"这个词语。然而，在这形式和结构之内是什么呢？精神和灵魂——她的和其他每个人的精神和灵魂——一直在梦想，希望实现某种无法触及的东西。这是否意味着，在物质和能量的极限处存在某种东西呢？那是一种力量，以特定方式形成自然本身，是来自外界精神的我们的生命颤动——小鸽子的眼睛眨动延伸存在的平面，超越逻辑和直觉，外界精神就在这样的颤动

之中。

她希望怀疑。用当下的地域政治的术语来说，她是一名离经叛道者。她依然记得她的父亲杰克的样子：他在太阳下晒了一天之后，面孔红得发亮，似乎发出电流般低沉的声音。在这里，她一边喝着咖啡，嚼着吐司，一边环顾四周，海洋、天空、夜晚，心里想到了这一点：他多么虔诚地相信，上帝将时空与纯粹的存在融为一体，让星星闪闪发光。她觉得，在他一生的许多时光里，杰克是一名建筑师、一名艺术家、一个悲情者；正是那种悲情渴望某种巨大、无形的东西，渴望某种可能化解他那微不足道的不幸的慰藉。

然而，什么夜空，什么受到神圣启迪的星星，这全是一派胡言，对吧？星星本身可能发光。太阳就是一颗星星。她想到了前一天晚上贾斯廷的样子——他哼着歌曲做家庭作业。那意味着，他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感到无聊，哼着单调的加减法歌曲，哼着单调的总统和副总统歌曲。

其他人在读《古兰经》，她要去教堂。她乘坐出租车去上城，每周两三次，在非周末时间，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堂里——罗斯琳的教堂里。其他人站起来，然后跪下，她跟着他们一起做，她看着神父主持弥撒，分发面包和红酒——身体和鲜血。她不相信圣餐变体这一说法，但是相信某种东西，心里有一些担心，觉得那东西会控制她。

在孩子醒来之前，她在晨曦中沿河跑步。她想到了接受马拉松长跑训练，不是今年，而是明年，想到了训练的痛苦和严格，想到了将长跑作为精神上的艰难尝试。

她想到了基思在他房间里和一个电话应召女郎鬼混，进行自动取款式性交。

弥撒结束之后，她试着找出租车。这里来的出租车很少，搭乘公共汽车花的时间太长，而且，她尚未做好乘坐地铁的准备。

不可怀疑这本经书。

她被困在自己心里的重重疑问之中，但是仍然喜欢坐在教堂里。她去得很早，赶在弥撒开始之前，独自待上片刻，感受清醒心灵不停的翻动之外的平静。她感受到的并不是某种神灵的东西，仅仅是一种对他人的感觉。他人使我们更密切。教会使我们更密切。她在这里感受到什么？她感受到死亡，她的死亡、素不相识的他人的死亡。这就是她在教堂中总是感受到的东西，无论是在欧洲辉煌、雄伟的大教堂里，还是在现在这种贫穷教区的小教堂里，都是如此。她感受到墙壁上的死者，数十年、数百年以来死去的人。在这种感觉中，没有令人沮丧的颤栗。这是一种安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她所爱的死者，以及所有已经填满成千上万座教堂的素不相识的他人。那些遗骸安放在地下室和墓穴之中，安睡在教堂院子的土地里，让人产生亲近感和自在感。她坐在那里等待。很快，就会有人从她身旁走过，进入教堂的中殿。她总是最先到达这里的人，总是坐在靠后的座位上，呼吸飘荡在香烛之中的亡灵的气息。

她想到基思，而在这时他打来了电话。他说，他大概在一周之后可以回家待几天。她说，好啊，行啊。

她看到自己的发际已经开始出现灰白。她不会染色掩盖它。上

帝啊，她心里想。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你相信上帝吗？如果你听到这个词，如果你看到相关仪式，你内心是否有所感受？这种感觉是否出现在你的脑波里，出现在激烈的心跳中？

她母亲在生命终结时长出了长而密的白发，身体慢慢衰弱，备受中风折磨，两眼充满血丝。那时，母亲正在缓慢地滑入幽灵生命状态。她那时是一个幽灵女人，几乎发不出可以称作字眼的声音。她躺在床上，身体萎缩了，原来的躯体只剩下缕缕白发，在阳光下闪动，一片雪白，非常美丽，超脱尘俗。

她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等待那个孕妇进来，或者也许等待那个总是向她点头的老太太进来。一个女人进来，接着是另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进来，接着是她的男人。他们形成一种模式，这三四个人，后来，其他人进来了，弥撒开始了。

可是，把你带到上帝面前的不正是这个世界本身吗？美丽、悲痛、恐惧、空旷的沙漠、巴赫的康塔塔。他人使你们更密切，教会使你们更密切，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玻璃中包含的颜料，熔化在玻璃表面上的金属氧化物，用黏土和石头做成的上帝形象；或者说，她是不是在独自呓语，以便打发时光？

如果有闲暇，她会从教堂步行回家。不过，如果没有时间，她会设法找到出租车，试着与司机交谈——他当班已经二十个小时了，心里只盼着平安熬过最后一个小时。

她仍然不坐地铁，并且总是观察火车站外面的水泥路障和其他可能的目标。

她一早起来跑步，然后回家，脱光衣服，淋浴。上帝会把她全部耗尽。上帝会将她化为泥土，她微不足道，非常驯服，不可能反抗。这就是她现在奋起抗争的原因。因为考虑了这一点。因为一旦你相信这样的事情，相信上帝存在，那么，你怎么能够逃避，怎么能够超越信仰的力量，存在下去？它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将来也存在。

他坐在桌子旁边，面对灰蒙蒙的窗户。他把左前臂放在桌子边上，手掌悬荡在边缘下。每天两次，这是第十天，伸展腕部，偏斜尺骨。他计算日子，计算每天所做的次数。

腕部没有问题。腕部是正常的。但是，他坐在酒店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窗户，手掌弯曲成半握拳状，拇指做竖立练习。他回忆说明书上的语句，一边默默背诵，一边做着手形练习，腕部朝下弯曲，腕部朝上弯曲。他使用没有练习的手给正在练习的手施加压力。

他坐着，陷入了沉思。他回想拇指竖立的次数、每次动作所用的秒数、重复的次数。手心向下，腕部朝下弯曲。前臂向两侧伸展，手腕向下弯曲。他做了腕部弯曲练习，腕桡侧偏斜练习。

每天晚上从赌场回到房间，必定是早上了。他望着灰蒙蒙的窗户，背诵说明书上的片段。坚持做五次。重复十次。他每次都做完整套动作：抬手，前臂平直，手放下，前臂侧平举，稍微放慢速度，从白天到晚上，然后第二天重复，延长时间，让过程延续下去。他数着秒数，他数着重复次数。

今天，有九个人参加弥撒。她看着他们站起来、坐下、下跪，她模仿他们的动作；但是，当神父朗诵祈祷书上的词句时，她没有像他们那样应答。

她觉得，在灵魂中形成孤独和疑问的正是上帝高高在上的可能的在场；而且，她还觉得，上帝正是那存在于时空之外的东西，将这种疑问化解在一个单词、一种声音的抑扬顿挫的力量之中。

上帝是那个声音，说："我不在这里。"

她在心里与自己争论，不过，那不是争论，仅仅是大脑发出的噪音而已。

她有正常的形态。一天深夜，她把一件干净的T恤衫套在身上。她闻到一种气味，不是汗味，可能只是一种不明显的气味，然而不是晨跑留下的汗酸味。那是她的气味，整个身体的气味。那是身体和身体所带的东西的气味，内部和外表，身份、记忆和体热。那甚至不是她嗅到的东西，而是她内心感悟的东西。那是她一直知道的东西。那个孩子在里面——那个希望成为别人的小姑娘，某些她无法言喻的朦胧东西。那仅仅是一瞬间的感觉，已经过去了，那种瞬间总是在几秒之后就会被人遗忘。

她准备独自生活下去，以可靠的镇定态度独自生活下去；她和孩子将会以撞楼飞机——划过蓝天的银色——出现前一天的方式生活下去。

在哈得孙走廊

这时，飞机已经处在控制之下，他坐在前舱厨房对面的活动座椅上，监视着舱内情况。他的任务要么是在这个位置上或者在驾驶员座舱外面监视，要么是手握纸箱切割刀，在过道上巡视。他并非不知所措，只是想喘一口气，休息片刻。就在这时，他觉得胳膊一阵颤动，裂开的皮肤疼得他一阵畏缩。

他面朝舱壁坐着，身后是厕所，头等舱专用厕所。

空气中弥漫着他刚才喷洒的梅斯毒气的味道，他的长袖衬衣袖口上有血，某人的血，他自己的血，一点点地往下滴。他没有查看伤口，但是看见更多的血开始从袖口流淌出来，从肩膀往下流。他觉得，可能疼痛早就出现了，他只是这时才记得去感受它。他不知道那纸箱切割刀在什么地方。

根据他对计划的理解，如果其他方面正常进行，飞机应该飞向哈得孙走廊。这个短语他多次听阿米尔说过。如果他不离开座位，附近没有可以让他看到飞机外面情况的窗户；况且，他觉得没有必要起身

去看。

他已将手机调到振动状态。

一切都是静止的。没有飞行的感觉。他听到飞机发出的噪音,但是感觉不到运动;那是某种压倒一切的噪音,似乎完全自然,所有的发动机和操作系统全都变为空气本身。

忘记世界吧。别去想那个叫做世界的东西。

现在,生命中所有失去的时间已经终结。

这是你的夙愿,和你的兄弟们一起牺牲。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的两眼在燃烧。他往左边看,目光在途中落在一等舱里靠过道的一个空座位上。正对面就是舱壁。但是,出现了一个场景,在他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他是被自己的一个兄弟弄伤的,不知道别人在搏斗中是怎么误伤自己的;不过,他喜欢流出的鲜血,不喜欢疼痛,这疼痛现在越来越难以忍受。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已经忘却很久的一件事情。他想到了阿拉伯河战场上的那些什叶派娃娃兵。当时那情景历历在目:他们跃出战壕,跑过淤泥滩,冲向敌阵,嘴巴张开,发出必死的呼喊。他从中获得了力量:看见他们——数以百计的孩子——被机枪子弹撂倒;接着,数以千计的孩子——自杀队的人——冲锋向前,他们脖子上围着红色印花巾,下面挂着塑料钥匙,去打开通往天堂的大门。

背诵神圣的文字。

用衣服紧紧裹住身体。

两眼保持注视。

把灵魂攥在手心里。

他相信，尽管他背向塔楼，但他能够直接看到里面的样子。他并不知道飞机现在的位置，然而相信自己能够看到脑后的情况：他的目光穿过飞机的钢铁和铝片，看到了大楼的轮廓、外形、构造，里面的人越来越近，还有里面摆放的东西。

虔诚的先辈们在战斗开始之前用衣服紧紧裹住身体。他们是指明道路的人。其他还有什么死亡方式比这样更好呢？

在即将到来的几秒钟时间里，你生活中的所有罪孽全都得到宽恕。

在即将到来的几秒钟时间里，你便融入永生。

你一直希望牺牲，在即将到来的几秒钟时间里，这将得以实现。

他浑身开始颤抖。他不清楚，这究竟是飞机在抖动，还是他自己在颤抖。他在座位上摇晃，在痛苦中摇晃。他听到机舱的什么位置上发出了响声。他觉得疼痛越来越厉害。他听到说话的声音，但不确定那激动的叫喊究竟是从机舱里，还是从驾驶员座舱里传来的。有什么东西从前舱厨房的柜子上滑落下来。

他收紧安全带。

一个瓶子从橱柜上落下来，出现在过道对面，他看着它朝自己脚下滚来；一个饮水瓶，空的，在地板上画出一条弧线，然后回到对面；他看见它旋转的速度加快，在地板上飞掠而过。

这时，飞机撞上了塔楼，热浪涌过，燃料喷出，火焰熊熊，紧接着一

阵冲击波穿过大楼，把基思·诺伊德克尔从椅子上掀了下来，推向墙壁。他发现自己正在冲向墙壁。他撞上墙壁之后才放开握在手里的电话。地板开始在他脚下滑动，他身子一歪，顺着墙壁，倒在地板上。

他看见一把椅子以慢动作方式在走廊里弹跳。他觉得，他看见了天花板开始出现波纹，往上隆起。他用双手抱着脑袋，坐在地板上，头夹在两个膝盖之间。他感觉到巨大的运动，感觉到其他较小的、看不见的物品在飘荡，在滑动，听到的不是一个接着一个清晰的声音，而只是响声——在各个部分和物品的基本结构之中出现的一种变化。

那种巨大的运动在他脚下，接着在他的周围，巨大的运动，某种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场景。那是塔楼在倾斜。这时，他明白这一点了。塔楼开始往左侧剧烈摆动，他抬起头来。他把脑袋从两个膝盖之间抬起来，侧耳倾听。他努力保持完全不动，试着张开嘴巴呼吸，吃力地听着周围的声音。他觉得，他看见一个男子双膝着地，顺着第一股白色烟雾和灰尘，从办公室外面经过——一个陷入冥想状态的人，脑袋上扬，上衣脱掉一半，挂在一个肩头上悬荡。

这时，他觉得塔楼停止倾斜了。那倾斜给他的感觉是永远的、不可能的，他坐在那里听；过了片刻，塔楼开始慢慢地回到原位。他不知道电话机在哪里，但是可以听见对方说话的声音，依然在那里，在某个地方。他看见了天花板开始出现波纹。到处弥漫着某种熟悉的东西发出的臭味，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当摇摆的塔楼最后终于回到垂直位置时，他挣扎着离开地板，朝门道移动。在走廊另外一端，天花板一阵呻吟，接着裂开了。可以听

到重压发出的声音，天花板坍塌了，东西落了下来，外墙壁和内墙板倒下来。灰泥和尘土填满楼层，走廊里响起一片叫喊声。在这些情景出现时，他觉得身体渐渐失去控制，眼前一片混乱。

那个男子仍在那里，跪在对面办公室门道里，正在冥思苦想着什么事情，鲜血从他袖口浸出来。他是个咨询律师或当事人，基思和他有过一面之交；这时，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无法知道这一眼意味着什么。走廊里有人在叫喊。他想从门上取上装。他把手伸向门后，从挂钩上取下上装。他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并不觉得这样做是愚蠢的——已经忘记了愚蠢的感觉。

他往走廊走，把上装套在身上。在相反方向，有人互相搀扶着，朝应急出口走，一边走着，一边咳嗽。他们脚下踩着碎片，脸上露出严峻的神情。这就是每个人脸上的意思——他们必须得走很长的距离，才能到达平街的那一层。他们——其中的一两个人——和他说话，他点头回应，或者没有点头。他们说着把目光投向他。他就是那个觉得需要上装的家伙，那个走错方向的家伙。

那臭味是燃料，他这时辨别出来了，燃料正从上面的楼层往下渗流。他到了走廊末端的鲁姆齐的办公室。他得爬进去。他爬过椅子和散落在地上的书本，爬过一个翻倒的文件柜。他在本来是天花板的位置上看见光秃秃的架子，扣板架子。鲁姆齐的杯子已经在他手里打碎了。他仍然抓着杯子的碎片，他的一根指头钩着杯子把手。

但是，那个人不像鲁姆齐。他坐在椅子上，脑袋偏向一侧。当天花板塌落时——甚至那之前，在塔楼第一次痉挛时——他遭到某种巨

大的东西打击。他的面部被压在肩膀上，出了血，但不太多。

基思和他说话。

基思在他身边坐下，抓住他的胳膊，两眼望着他，和他说话。有什么东西顺着鲁姆齐的嘴角流淌下来，有点像胆汁。胆汁是什么样的？他看见鲁姆齐头上的伤口，一处凹陷，一个口子，很深，露出了组织和神经。

办公室空间狭小，是临时的，角落中的一个小隔间，从狭窄的窗户中可以看到早晨的天空。他感觉到死亡就在附近。他感觉到死亡在悬浮的尘土中。

基思看见面前这个人在吃力地呼吸。鲁姆齐在呼吸。他仿佛是一位终身瘫痪的病人，生下来就这样，脑袋耷拉着，靠在肩膀上，生命的日日夜夜都在椅子上度过。

上面的某个地方在燃烧，油料在燃烧，一股股浓烟从通风管里涌出来，窗户外面的浓烟顺着大楼表面蔓延。

基思把他的指头掰开，把破碎的杯子取下来。

基思站起来，两眼望着他。基思和他说话，说自己可以用椅子推着他出去，反正地上到处都是碎片，椅子有没有轮子都没有关系。基思语速很快，碎片堵住了房门和走廊，快速说话的目的是想让他快速思考。

东西开始落下来，从天花板开口处落下来，一个接着一个，开始还分得清是什么；他挣扎着将鲁姆齐从椅子上抱起来。这时，窗户外面出现了什么东西，正在往下坠落。有一个影子划过窗口，他看清楚了。

它转瞬即逝，接着他又看见它，不得不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两手抱着鲁姆齐。

他无法将目光移开，它在二十英尺之外，刹那之间出现的侧影，从窗户外面落下，白色衬衣，一只手朝上，往下坠落。这时，落下大量碎片。从下面楼层传来回声，电线啪啪地击打在他脸上，到处弥散着白色粉尘。他站在白雾中间，手里抱着鲁姆齐。玻璃隔断破碎了。有什么东西落下来，有人尖叫一声，接着玻璃颤抖一阵，碎了，他身后的墙壁倒塌了。

他挣扎一阵，站起身来，走了出去。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看见鲁姆齐在浓烟和尘埃之中，面部朝下，匍匐在水泥碎片上，血流如注。他想把他拉起来，让他翻过身来，但是发现自己的左手不听使唤，只能让他身体微微侧向一旁。

他想把他扛在肩膀上，于是用左前臂扶住他的上半身，用右手抓住他的腰带，设法把他提起来。

他开始用力，鲁姆齐衬衣上的鲜血——鲜血和尘土——涂在他的脸上，他觉得热乎乎的。鲁姆齐猛地抽搐一下。突然，他喉咙里发出一阵响声，这喘气仅有半秒钟，然后从什么地方淌出一摊鲜血；基思转过头，右手仍然抓着鲁姆齐的腰带。他停下来，想喘一下气。他望着鲁姆齐：他已经倒下了，上身松弛，面部几乎完全变了样。这时的鲁姆齐已经让他认不出来了。基思紧紧抓住鲁姆齐的腰带扣子。他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鲁姆齐睁开了眼睛，死了。

这时，他很想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纸片在过道里飞扬，发出啪嗒响声，那一阵风仿佛是从上面吹下来的。

在两边的办公室里，隐约可见死去的人。

他爬过一面倒塌的墙壁，向着有人说话的方向慢慢挪动。

在楼梯井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女人两手紧紧抱着一辆三轮车，那是三岁小孩用的，车子把手护住她的两肋。

数以千计的人往下走，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在睡梦状态中迷迷糊糊地走着，一步接着一步。

什么地方有流水的声音，什么地方有人在说话，是从另外一个楼梯井里传来的，或者从电梯间传来的，就在黑暗中的某个位置上。

里面很热，非常拥挤，他觉得面部疼痛，几乎脑袋都萎缩了。他觉得两眼和嘴巴正往身体里塌陷。

他的脑海里闪过模糊不清的形象，就像半眯着眼睛看东西。这是一些瞬间，在出现的那一刹那就消失了，他只得停下脚步，以便不再看见它们。他站在那里，两眼茫然。抱着三轮车的那个女人本来和他并排走着，这时和他说了一句，然后往前走去。

他闻到什么臭味，心里明白那是他自己的气味，黏在他皮肤上的东西发出的气味：灰尘、烟雾、脸上和手上的某种油腻腻的颗粒，与糨糊般的体液——血液、唾液和冰冷的汗液——混在一起；发出臭味的是他自己，还有鲁姆齐。

巨大的灾难，这么高的塔楼；他看见自己身处其中，看见这么多人

朝下面走，感觉到大楼在摇摆，慢慢倾斜，令人恐惧。

有人抓住他的胳膊，领着他向前走了几步，然后让他在睡梦状态下自己走；在那一刹那，他看见那东西又出现了，从窗户坠落下去，这一次他觉得那是鲁姆齐。他把它与鲁姆齐混淆起来了——那个侧身坠落的人，胳膊向上展开，仿佛指着苍天，仿佛在说，为什么我在这里，不在别处。

有时候，他们得停下脚步，长时间地延迟；他抬头往前看。人流继续向下，他挪动脚步，向下行走。有人和他说了几次话，不同的人；每逢这种情况，他都闭上眼睛，也许是因为这表示他不愿回答。

在前面楼梯平台上有一个人，一位老者，个子比较矮小，膝盖朝上，坐在阴影里休息。有人说了什么，他点了点头，表示没关系，一边点头，一边挥手示意他们继续走。

附近有一只女式鞋子，反扣在地上。鞋子旁边有一个公文包，那个男人得俯身才能够着它。他伸出一只手，用力将它推向往前涌动的人流。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东西。她摔了一跤，把这个丢在这里了。"

人们没有听见他说的话，要么没有在意，要么不想听到；他们走了过去，基思走了过去，向下的人流到了有一点光亮的位置。

他觉得，朝下走的路仿佛没有尽头。他既没有步幅感，也没有速度感。在他以前没有见过的楼梯口有一道闪亮的条纹，后面什么位置上有人在祈祷，说的是西班牙语。

一个戴着安全帽的男子飞快地冲上来，他们让开一条路；接着，出现了穿着防护服的消防队员，他们让开一条路。

鲁姆齐就是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他现在明白这一点了。他刚才把鲁姆齐放在椅子上了，他们会发现鲁姆齐，把他和其他人救出来。

从他身后的上面楼梯传来说话的声音，先是一声，接着是回音似的另一声，哼赋格曲的声音，用自然语言节拍唱出的歌声。

往下。

往下。

往下传。

他再次停下脚步，这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了；他周围的人推着他，看着他，要他往下走。一个女人抓住他的胳膊，想要帮助他；他没有动，她继续往下走。

往下传。

往下。

往下。

那个公文包下来了，经过众人的手，顺着楼梯井往下传；这是某个人留下的，这是某个人丢失的，往下传；他站在那里，两眼一直往前看；公文包传到他跟前，他伸出右手，侧身抓住它，满脸茫然，随后继续往楼下走。

有的人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没有等那么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被领到大厅那一层，就在广场下面；他们路过空无一人的商店，关门闭户的商店。这时，有的人开始奔跑，水从什么地方涌了下来。他们

出了地下通道，到了街面上，回头一看，两幢塔楼都在燃烧。不久，他们听到一阵轰响，看见一幢塔楼顶上冒出滚滚浓烟，接着涌了下来，塔楼开始倒塌，一层接着一层向下，南楼笼罩在浓烟之中；他们再次奔跑起来。

一阵巨大的气浪把人推倒在地上。浓烟和泥土伴随着巨响，朝他们袭来。阳光没有了，烟尘遮天蔽日。他们奔跑着，有人跌倒了，挣扎着爬起来；男人头上缠着毛巾，一个女人的眼睛被碎片弄瞎了，另一个女人呼喊着某人的名字。这时，只有残留的微光，世界末日之后出现的微光，映在碎物的残余上，映在原来丰富多彩的人类活动的尘土废墟中，在头上的空气中徘徊。

他迈出一步，接着又一步，浓烟劈头盖脸地袭来。他觉得脚下踩着水泥碎块；到处都在动，人们在逃跑，东西从身边飞过。他走过写着“轻松停车”字样的标牌，走过挂着特价早餐和廉价三件套装招牌的商店；人们从他身边仓皇逃过，落下了鞋子和现金。他看见一个女人高举着一只手奔跑，仿佛赶着去搭乘公共汽车。

他经过一排消防车，它们停在那里，水已经用完，大灯不停地闪动。他在所见所闻的场景中无法找到自我。两个男子抬着一副担架跑过，上面趴着一个人，烟雾从他头发和衣服中冒出来。他目送着他们消失在令人震惊的远处。这就是灾难发生的现场，就在他周围，一切都在坠落，路牌、人，还有他无法说出的东西。

这时，他看见空中飘过一件衬衣。他走着，看见它坠落，两袖挥舞，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书目

《坠落的人》 22.00 元 ISBN 978-7-5447-1111-1

- [美国] 唐·德里罗著，作者曾获 1998 年美国全国图书奖
  2007 年 《纽约时报》 年度瞩目好书
  2007 年 《新闻周刊》 等十余家美国主流媒体年度最佳图书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 25.00 元 ISBN 978-7-5447-1059-6

- [美国] 朱诺·迪亚斯著，获 2008 年美国普利策奖
  2007 年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

《回声制造者》 35.00 元 ISBN 978-7-5447-0757-2

- [美国] 理查德·鲍尔斯著，获 2006 年美国全国图书奖
  2007 年美国普利策奖提名
  2006 年度 《华盛顿邮报》 最佳小说
  2006 年度 《波士顿环球报》 最佳小说
  2006 年度 《芝加哥论坛报》 最佳图书
  2006 年度 《西雅图时报》 最佳图书

《销毁文件》 25.00 元 ISBN 978-7-5447-0758-9

- [美国] 达娜·斯皮奥塔著
  2006 年度美国全国图书奖提名奖
  2006 年度美国艺术与文学学会罗森塔尔基金奖
  2006 年度 《艺术论坛》、《纽约消费论坛》、《俄勒冈人报》 最佳小说
  2006 年度 《纽约时报》 瞩目好书

《夕子的近道》 18.00 元 ISBN 978-7-5447-0782-4

- [日本] 长嶋有著，获第一届大江健三郎文学奖

《马蒂斯》 25.00 元 ISBN 978-7-5447-0946-0

- [俄罗斯] 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著，获 2007 年俄语布克奖
  2007 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巨著奖”提名
  作者还有其他作品在
  2005 年获尤里·卡扎科夫最佳短篇小说奖
  2006 年获布宁奖银奖
  2008 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巨著奖”提名

《女人，房子，一部小说》 15 元 ISBN 978-7-5447-0589-9

- [德国] 威廉·格纳齐诺著，作者获 2004 年德国毕希纳奖

《断层线》 20.00 元 ISBN 978-7-5447-0575-2

- [加拿大] 南茜·休斯顿著，获 2006 年法国费米娜奖
  2007 年加拿大罗杰斯作家基金会小说奖提名
  2008 年英国奥兰治奖提名

《神秘的河流》 25 元 ISBN 978-7-5447-0676-6

- [澳大利亚] 凯特·格伦维尔著，获 2006 年英联邦国家作家奖
  2006 年英国布克奖提名

《红色巴西》 28 元 ISBN 978-7-5447-0395-6

- [法国]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著，获 2001 年法国龚古尔奖

《英格丽·卡文》 18 元 ISBN 978-7-5447-0396-3

- [法国] 让-雅克·舒尔著，获 2000 年法国龚古尔奖

《纠正》 38 元 ISBN 978-7-5447-0205-8

- [美国] 乔纳森·弗兰岑著，获 2001 年美国全国图书奖
  2001 年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提名
  2002 年美国普利策奖提名

《游荡的影子》 15 元 ISBN 978-7-5447-0233-1

- [法国] 帕斯卡·基尼亚尔著，获 2002 年法国龚古尔奖

《传染病屋》 18 元 ISBN 978-7-5447-0271-3

- [英国] 吉姆·克雷斯著，2007 年问世

作者曾获 2001 年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小说奖
两获英国惠特布莱德奖
获英国布克奖提名

《千万别丢下我》 22.5 元 ISBN 978-7-5447-0204-1

- [英国] 石黑一雄著，获 2005 年英国布克奖提名
  2005 年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提名
  2006 年美国亚历克斯奖
  2006 年意大利塞罗诺文学奖

《爱与黑暗的故事》 35 元 ISBN 978-7-5447-0295-9

- [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著，2003 年问世
  作者 1988 年获法国费米娜奖外国文学奖
  1998 年获以色列国家奖，近年来一直是国际文坛
  获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少数几位作家之一

《大火》 22 元 ISBN 978-7-5447-0207-2

- [美国] 雪莉·哈泽德著，获 2003 年美国全国图书奖

《丑闻笔记》 18.8 元 ISBN 978-7-5447-0172-3

- [英国] 卓伊·海勒著，获 2003 年英国布克奖提名
  2007 年同名电影获奥斯卡奖 4 项提名

《三个六月》 25 元 ISBN 978-7-5447-0186-0

- [美国] 朱莉亚·格拉丝著，获 2002 年美国全国图书奖

《弗农小上帝》 25 元 ISBN 7-5447-0030-5

- [英国] DBC·皮埃尔著，获 2003 年英国布克奖